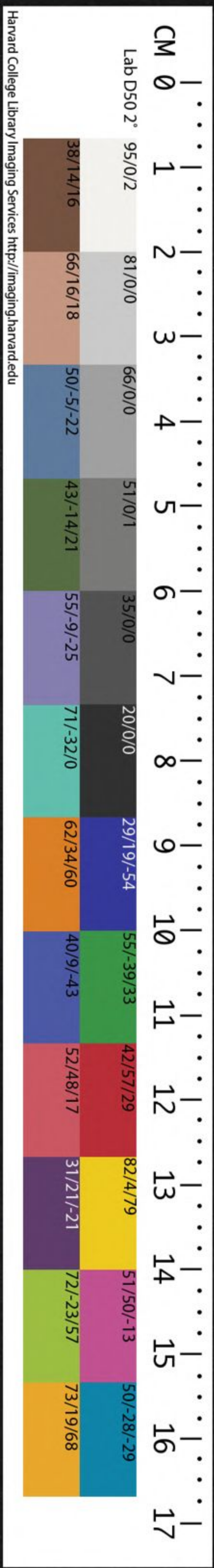


T 225/4221(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有
68



甬江萬 經授一輯

新安吳本立合樹同輯
同里錢中盛又起同參

周易上經

按朱子云周代名也據朱子是以卦則伏羲所畫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不沒文王周公也是矣然孔仲達云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文王作易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別於殷以此謂之周易孔子則以大傳為據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似指岐周為正至程可久則云周著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其言文王之書則是不當云周以著代周以著代非文王之時也○問交易變易如何朱子曰陰陽有個流行底有個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傳十篇即十翼也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漢費直初以象象傳釋經加一傳字總附於每卦爻辭之後鄭康成王輔嗣宗之又於分附卦爻辭之外增入乾坤文言傳以別於經而繫辭傳以後如舊是為今易程子作傳因之宋晁說之正其失然以上下經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各合為一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各一定為八卷猶未盡合古文呂東萊謂繫辭傳言二篇之策二篇謂上下經是孔子時已分上下經矣而晁氏合之何耶因更定為經二卷傳十卷復孔子之舊朱子從之而作本義焉明時纂修大

周易卷之一

周易上經



朱熹本義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辭泰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乾下

乾亨利貞。乾渠焉反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二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

全以程傳為主而以本義分附程傳之後其後刊行本義者就大全中撮取之故今所傳之本義遂從今易之次

卦者伏羲所畫伏羲時有畫无文諸卦之稱但以名相傳文王繫辭始因名而書之其辭則文王所繫此所謂彖也彖則通論六爻之體傳曰

象者材也又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其下象曰則是象傳也乾總論乾之為卦純陽至健非他卦可比故聖人象之於天而爻則以

龍象之龍固純陽之物然靈變不測者唯龍也其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末同者時為之耳時微當潛故初戒以勿用時極必亢故上憂其有悔時見

而見時飛而飛皆以利見繫之幸之也時惕而惕時躍而躍皆以无咎乎勉之也凡此者皆趨乎時也故傳曰六位時成然卦皆有時不獨乾為

然也故明乎時之說則盡乎乾之義更得乎易之本矣乾象伏義何以名卦為乾也乾者健也凡陽皆奇凡陽之性皆健此卦六

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矣故名為乾文王繫辭以為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莫之阻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

且剛者必正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故辭曰元亨利貞此則天理之本然也占者得之本其陽剛之才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就惟得亨

而且大亨也然可以有為者至健之守也而所以善其才於不窮者至正之守也才雖可以得亨又必為所當為而隨時變易以處乎正其合乎天

理當乎人心者又不致恃其正而少有移易焉乃可以元亨而利也不然鮮不困矣况元亨乎故元亨而又必利於貞此則人事之當然也

正義乾本以象天卦何以不謂之天而謂之乾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

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也象曰健何以為陽之性蓋天地間凡陽皆動動而有常見陽性健也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謂須善為之也事

之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之義也固所以全其貞也蓋測貞是善用其健之謂貞字極方極活離却這個便不是貞也

這個亦不是貞隨時隨處體認個正當道理元亨利貞一時事從頭做去便通從頭做去便要正非元亨了又必貞以守之

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初三五二四上為位之陰陽九六為爻之陰陽氣之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陽

爻稱九陰爻稱六蒙引云六爻之在圖書初无變之可言下不得九六字九六著策之變數也然其數則自參天兩地來據此則九者三奇之

積六者三耦之積稱九稱六乃天地自然之數也辭則周公所繫所謂爻辭也若下之象曰此孔子釋爻之辭謂之象傳

初爻以九居初是以陽在下有神靈之德者也故象之以龍而未值動變之時故又象之以潛夫在卦之下而謂之潛則其時未可用矣一有下進

之心能无失其處潛之道哉占而得此者既度其時之未可用又度其身之未可輕用與時俱止而不及於進焉斯為善處潛矣

胡雙湖六爻取六龍象固以純陽之物象純陽之爻然亦實取其變也序而變化之迹也胡雲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坤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存疑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文言以聖人名之比之於物則是龍也龍就爻德上取潛就爻位上取潛測龍變化之物象聖人之神明不則勿用勿輕用也非終不用也通典此處泛說不可專以隱者言伯正符亦不必專主仕進說若專主一事則一爻止當一事之用矣

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

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

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

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

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

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

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

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

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

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上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初九潛龍勿用潛捷言反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

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

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

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

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

爻放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

九二剛健中正是有聖人之德具於己者也而時當出潛離隱則德

以位顯而澤足及人。故象為龍之見於田。而有雲雨之澤焉。在九二雖未得君位。而君人之德已著。是為在下之大人。當其既出。澤必及物。而為物所利。見占得此者。利見如是之大人。如在上者見之。則可藉之以成天下之事業。如在下者見之。則可資之以淑一己之身心。孰有不利乎。

正義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管為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見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輔嗣惟取地上。稱田。諸儒更廣而稱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盈滿。任益於人。猶若聖之益於萬物。故稱田也。陸山田者。聖人應世之跡耳。而龍豈真在是哉。程傳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蒙引澤及於物。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則有雲雨之被於物矣。本義九二剛健中正。九居二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

三爻九三以陽爻居陽位。又不在二體之中。重剛是具過剛之資。不中則用其剛者。又不當。且居下之上。是當國象之重任。乃危地也。夫三處危地。既當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占得此爻之君子。知責任之重。憂勤惕勵。不少止息。至口入之時。若可少休矣。猶惕然。敬畏无已。如此則謀无不審。動罔不臧。時勢之危。不足以累之矣。何咎。然敬畏无已。如此則謀无不審。動罔不臧。時勢之危。不足以累之矣。何咎。

天全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朱子曰。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能。故言乾乾惕厲。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蒙引乾之義亦健也。自強不息之意。夕惕若言終日乾乾。雖至夕。其心猶不放也。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无咎。三之惕於龍。有難於取象。則就人事上直說。疑夕惕若。是觀貼終日乾乾意。至夕猶惕。乃為終日。王氏凡言无咎者。

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愚按乾乾在心上說。此心常存。則事皆有管。掛處而无不當矣。殆非空虛憂懼而慮患避禍也。

四爻此爻九陽欲進。四陰則未必於進。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且初離下體。入上體。為改革之際。皆進退未定也。故象龍之或躍於淵。焉夫以能疑之人。而居可疑之地。使不能審乎其時。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有咎也。占者能隨時以進退。自不至於躁而亦不失夫時矣。何咎。

蒙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詞。疑而未定者。四也。四白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躍本起也。或躍則未起也。存疑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重在進一邊。蓋測或者不是猶豫。只是審之又審。不輕易耳。

五爻九五剛健中正。德極其盛。龍之象也。以居尊位。猶龍之飛而升於天。焉龍而在天。則乘風雲。神變化。霖雨足以及物。此其時也。聖人而在天子之位。則議禮制度。考文。使人得以真過。此其時也。不誠為在上之大人乎。占者得之。在君子則宜見之以行道。在小人則宜見之以蒙澤也。

王註位以德。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高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語類文言言聖人作而萬物觀也。分明是以聖人為能以作言。飛以萬物觀。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仕居卦之上極。而將變之時也。而以陽剛處之時。極而不知反。位盛而不知謙。有亢龍之象。聖人於此。必有所以處此亢者。若不識消長之理。昧變通之道。而與時俱亢。則得意之地。固失意之階。能无悔乎。占者若知物極則反。勢盈則傾。能順時而知變。庶不至於有悔矣。

正義觀文言云。是知大聖之人。本无此悔。但上九高位有大聖而居者。亦有非大聖而居者。不能不有驕亢。故聖人設法以戒之。蒙引只據

辭上九折首。言身經長。解上經三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六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躍羊灼反。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水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无咎。浪反。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上經三

上九時位說時亢而不與俱亢則雖有悔而復於元悔矣陳介眉上九稱龍亦是有聖人之德者但居卦之極則不能不亢故正義以為自然之象曰有悔者此周公設戒以為時雖亢當思所以處之不可與之俱亢也

用九乾是純陽至健之卦龍是純陽至健之物乾象龍六爻則羣龍也今乾六爻皆用九則是剛變為柔不純乎剛而濟之以柔象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皆見其无也占者得此本之以剛而以柔濟之則不至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動罔不臧而得吉矣

存疑本義凡筮得陽爻者三句作先發明占例當另托在本文用九二字之上蒙引用九二字綴在上九之後則是六爻皆用九者言故於用九二字上看得有羣龍无首之象不言无首不見其為變若只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用柔也見字彷彿之詞无是實事

○象曰以下此孔子釋經之詞象之傳也今乃於孔子所釋象詞之上不加以傳字何也故虛齋謂其不見古易元本而今易之所以失也

家傳全直此專以天道明乾義也象詞既以元亨利貞示人以占之矣孔子有見於乾之道即天之道復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乾道而以聖人互言者聖人與天合德也

後通此以天道明乾義而以聖人之治配之也曰乾道无形而難知天道有迹而易見試以天道觀之大哉乾之元乎蓋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其生生之意當剝落之餘生意初動萬物之胚胎狀兆莫不資之以始其物之始皆元也且元非徒始物也天德循環无窮一元有以貫道之始通利遂貞成莫非此理與氣之運行无間是元乃貫統乎天德之始終也始萬物而統天德不見元之大乎

語類天只是以形體言元即天之所以為天者蒙引萬物資始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四德默運於冥漠之中而萬物之所以元亨利貞者唯其機之所動耳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天亦莫之能為也總之體統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无間也天之所以為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即是統天存疑資始者无物不有統天者無時不然也

雲行始則必亨而乾之亨何如物當資始之時其機雖萌而形猶未著唯乾道亨通氣機一到但見雲行雨施而凡品彙之物各流其形而不可遏矣即物之亨而可見乾之亨也

蒙引萬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看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內而乾德之亨的道理在雖有雲雨之施亦无從而流其形矣品物只是植物若飛潛蠢動之物豈必皆雲雨然後流其形耶以植物言指易見者以示人耳流字有生不生之意存疑品物流形全自乾之亨來雲雨乃造化之功用耳不然物當閉藏時非无雲雨然亦不能流形何也變言植物者植物於雲雨為尤切耳易解品者物各分類也

大明天道之元亨固皆乘時以生物矣聖人則代天以生萬民者其元亨則何如彼乾道運行終而復始時焉而已聖人至誠與天默契大明終始之機不外一時之運於是知在天者此理在易者亦此理易之卦位正所以模寫乎天道者因見夫六位之間始於潛終於亢者各以時而成焉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政治之際張弛開闢與時偕行亦由天道之以時而運也是則聖人一身常駕御乎六龍乾之六龍常出没於聖人之一身王道之行一造化之資始流形也此則聖人之元亨也存疑大明有默契之妙張元德以上下之定位言謂之六位以陽氣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家吐亂反

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

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始或反卦內同

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

變化言則曰六龍語類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陽躍飛亢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象引此條時字最重御天者天道在其所御也謂其能行天道也死滄往大明終始句是合下首出節總昌語傳釋乾之四德因欲明聖人之四德故著此句以總貫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便是時乘御天非謂必如六爻之次第也

乾道乾道元亨之後有利貞也利貞於何見之彼乾道由變而化默運於無為則所為鼓萬物之入機者在是矣夫物當元亨時氣方發舒在外賦受之理猶未實也至此則華者以實而大小有定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性命於是各正矣然雖已向於實沖和之氣尚未飽足也至此則太和元氣充足飽滿無少欠闕無少滲漏莫不保全而凝合矣夫各正者生物之逐也保合者生物之成也皆乾道之變化為之此乃乾之利貞也

余南湖變化即坤文言天地變化之變化同承上元亨說來以見各正保合之由猶首出庶物承乘龍御天說來以見萬國咸寧之由也靈剛變者以漸而移推行有迹化則頓更倏改泯然无迹矣存疑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始生陰陽交合便是沖和保是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覆護意合是聯合合縫之合有韜藏秘密意蒙引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分明各正在先保合在後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有利在要看得端的方是循正符物類不齊方春夏時非无各正保合也但至秋冬則无不歸根復命矣故以為乾之利貞

首出利貞之在乾者如此吾以觀夫聖人聖人聰明睿知高出於臣民之上其乘龍御天教養之事已備至此夫何為哉唯端拱无為以觀德化之成猶如乾道之變化一般但見德化覃敷萬國莫不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成寧一如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則聖人之利貞也

語類首出庶物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象引聖人

既首出於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道之變化豈止擁虛位而已哉

○此大象傳也下潛龍勿用六節則小象傳凡君子以句皆以見成者言是孔子於人事中舉一以配造化之象諸卦皆然

象傳乾之象天也兩象皆乾是天之行也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運行不息何其健也君子法之知吾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唯為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強則天理遂窒遏而不行矣於是以理勝物卓然自強使吾心天理運行而无間斷則其純亦不已一如天之所行矣其健為何如哉

蒙引自強則不息一息則非強矣自強不息乃所以全天德之剛乃所以體天行之健究竟君子自強不息之實亦不外乎體仁足以長人四句而已四德何所不該此便是全其天德之剛存疑君子體乾全在不息是何物不息心之天理流行不息如何能不息自強方能不息如何是自強傳曰自勝者強又曰能勝物之謂強是知自強能勝物欲而已

○此一節是小象傳孔子舉六爻之辭而釋之以推象占之由周用齋曰陽在下也以下七條以人事言

潛龍所謂潛龍勿用者蓋九為陽剛初在卦下以九居初是以有為之德而未遇可為之時所以為潛龍而未可輕於施用也

徐進齋陽龍字下釋潛字在下故潛潛故勿用廣義陽以德言在下以位言說一陽字便見其當用在下故勿用也

也於坤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見龍二何言乎見龍在田為其剛健中正出潛離隱則其德已盛其化自神所施以及於物者无不周備宜為人所利見也

董樂淵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无所不被矣雲峰提一德字見二之為大人以德言不以位言也

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感靈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管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

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故此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

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入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

彊而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復道也復芳服反本亦作覆

只是個反復的道理。反復者行而復行。故曰重復踐行之意。即乾乾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无咎。

飛龍九五。飛龍在天者。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乃有德之大人。乘時而起。以統御乎天下。猶龍之飛而在於天也。

進齋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聖人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元龍元龍何以有悔也。上九陽極於上。是處既盈之地。猶龍之亢也。天下之物无久盈之理。不可以久。此亢之所以有悔也。

進齋盈謂陽極以盈釋亢。不可久釋有悔。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存疑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

用九六爻何以皆用九也。蓋剛為天德。固不可无。但非可主以為物先也。先則純任乎剛。太剛則折矣。故六爻皆變而吉也。

蒙引言不可以剛為主也。首字與无首之首不同。只是先字義。愚按九陽數也。故云天德。總是言陽剛不可為物先也。若九五所云天德如何不可為物先。故虛齋以為此偏言之天德。

夫子於象象既作傳以釋之矣。此則以乾坤之道大而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象象傳之義。所以盡其蘊也。文釋也。言指舊文元亨利貞。文王則為占詞。孔子乃釋為四德。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此則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

總此傳凡三段。首段言人之四德。次段言君子之行。此四德未段言君子之健而能行此四德。

文曰。此章是夫子以人道明乾義也。曰。經所謂元亨利貞。固于天道見之。然在天為元者。于人則為仁。仁義禮智皆善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眾善皆從此出。是為善之長也。在天為亨者。于人則為禮。禮節文人事儀。則无不本于吾心。彼經緯萬端。一齊恰好的。由此總會其全。是嘉美之會也。若夫在人之義。即天之利。利者尊卑上下。分極其嚴。而實順乎人心。无所拂戾。是義之和也。在人之知。即天之貞。貞者乃吾性中明覺之理。既有此理。則萬事萬化皆依此以立。是事之幹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

語類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嘉是美。會是聚。若只一物是如此。他物不如此。不可以為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嚴肅之氣。義也。萬物不得此。則不生。乃是和利。是那義。理而生出來。的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只義和處。便是利。知是那嘿運事變的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存疑人之所以生。只是仁。何謂兼統四者。曰。仁是心中生理。常流行不息。徹始終。无間斷。苟无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發。必无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无所謂義。其于是非。亦頑然无覺。而无所謂知矣。義之體。嚴以嫌于不利。故特變例為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和則利。孰大焉。木

有軀幹。枝葉方依以立。事必正固。而事亦依以立。故曰貞者事之幹。以幹事。體仁四德。本人所同。且而能全之者。唯君子。君子以仁為體。凡存之心。與發之事。无一非天理。則愛由仁出。足以長乎人。而善之長在我矣。嘉其所會。自綱常之大。動作之微。无一非嘉美。則動皆天。則足以合乎禮。而嘉

辨志堂折斷易經集解 上經 六

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但早反。

造猶作也。

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天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長。人同。幹。古且反。

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是。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

上經 乾 六

之會在戎矣。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疏疎上下无所乖戾，足以和義而義之。和在戎矣，知正之所在而守之，必固則是非可否，皆知明守定，足以幹其事而事之幹在我矣。四德之全于君子者如此。

語類體仁，不是將仁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會是齊集的意思。許多嘉美一時，湊到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便是合禮。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義自然不是義外。別詩個和蒙引經禮曲，其道至纖悉，具故必嘉其所會，乃合禮義。主于有執疑若不然，其分足以相維，恩足以相洽，是和不生于和而生于嚴也。利自利生也，利非有心為之者，義中自有個和也。易解固者，堅固不搖，乃貞之恒久工夫也。凡事或不能貞，或貞而不固，皆知不能及之，是以不能擇而守之，故非至靈至明，是非確然不可移易，決不能貞固，所以貞固為知之重。

君子大體仁，嘉會則仁禮之德行矣。利物貞固，則禮知之德行矣。然其所以行此四德者，蓋以君子之至健也。不然，四德雖人所同具，而人欲問之，其何以行之也。唯君子以健而行此四德，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屬之乾者，蓋以此也。觀君子體乾之功，益知聖人繫乾之意矣。

易解行此四德，則與乾合其德矣。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即乾也。

○三節總旨此一節，并下第三第四節，俱是申上象傳陽在下也。一節之意，要一節深于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此一節重德上看。

初九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初以陽在下，是有神明變化之龍德而隱者也。凡人所守，易為世所易，德周于身，非邪世所能亂，不易乎世也。凡人有一能，便欲藉以成名，韜光自晦，不求知于人，不成乎名也。行與時違，則必至于遜世。已不求知于人，亦不見是矣。易至于悶也。然其德足以自樂，何悶焉。是豈果于忘世哉。蓋見行藏之具在我，用舍之權在人，道與時行而可樂，樂則未嘗不行，以兼善天下，道與時違而可憂，憂則始

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樂音洛，確苦學反。

與違之而獨善其身，樂行憂違，雖不凝滯于物，而所以立于已者，蓋確乎其不可拔。此雖乘時而潛，而實則潛龍也。夫豈尋常隱者之所能及哉。

蒙引：遯世不見是非，難无悶為難。龍德之隱，正在无悶上。樂行憂違，不要兩平說。初何常有樂行時，論初之心，則非一于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六句一節，深一節，正符不可拔，說家俱就憂違之操言。若依此說，則是石隱而非龍德而隱也。此則拘隱之一字耳。若拘隱字，夫子何兼言樂行在初，固未嘗有樂行亦不見有憂違。夫子弟以其在初，故以為隱。以其有龍德，故以為若樂則自行之憂，則自違之固，非一于隱也。方見是龍德不可拔，故當從進齋立已言。

九二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九二蓋以剛健中正之龍德而當不潛未躍之中，是時位之正中者也。何以見之，彼尋常之庸言，无事于信而亦信，則无不信之言矣。尋常之庸行，无事于謹而亦謹，則无不謹之行矣。言信行謹，宜无邪之可閑矣。然其心唯恐不信不謹之念，得以乘間而入，閉之又開，使此心之誠存之愈固。如是則言皆可法，行皆可則已。善蓋一世矣。猶欲然不自足而不伐焉。其德之盛，一至于此，將見德之所施者博，而物之被其德者，有不知誰之所為而化焉。斯皆大人之事，雖未居君位，而君人之德已全。此所以為大人而利見之也。

程傳：善世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蒙引：德博而化，澤之所及者博也。蓋言信行謹則事皆天理，而人自被其澤，自蒙其化，豈必別有恩義之施哉。非其時位之正中，僅如初九之潛人，亦无由被其澤而化。故上俱是龍德。唯此句見得是正中，愚按誠即是信，謹不不謹便是邪。

九三九三曰：君子乾乾惕若，何謂也。子曰：君子朝乾夕惕，豈過慮哉。蓋理一也，自得于心，謂之德。自措于事，謂之業。其乾乾惕若，正欲其德之進業

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行下孟反，邪以嗟反。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欺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

之修也。願德何以進。人無道實為善之心。何能有是實理于已必也。內主忠信實心為善。則善日充長。而德可進矣。業何以修。忠信之心。心之誠也。徒有是心而不實去。做事則言皆空言。而業不可居。必也修治言詞。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則事皆有實。而業可居矣。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者德之所由至也。知忠信為德。所由至。而主忠信以至於之。則理之微妙難測。善已洞燭之而不蔽矣。不亦可與幾乎。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是誠者業之所由終也。知誠為業。所由終。而立誠以終之。則義之泛應。不窮者。得豫存之。而時出矣。不亦可與存義乎。與幾而德以進。存義而業以居。安往而不宜乎。是故居上位也。自能持盈而不驕。忘其尊也。在下位也。自足勝任而不憂。忘其卑也。其所以乾乾惕若者。審乎時也。因時而惕。位雖危。何咎矣。
通典此節大意是德業之進修。由于誠心之誠本于知。然須知是聖人地位。蒙引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問存主上說。修詞立誠。就事到就緒上說。忠信所以進德。以其實也。若非實心下。工夫則無理。無自而得事歸于誠。然後其言為不安。此句本意。只是行不悖于詞。為詞之修也。語類問立誠。特指修詞何也。曰。人不誠實。多在言語上。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這忠信亦被汨沒。立不住了。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二者只是一意。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當居之。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一個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在這裡。九四九四曰。或躍在淵。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常迹論也。彼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是有常也。四不安于下。而亦不遽上。是上下无常也。其迹有似于進者。不幾于為邪乎。然其心則非為邪也。進而為飛。退而為見。是有恆也。四不安于退。而亦不遽進。是進退无恆也。其迹有似于獨離其羣者。然其心則非離羣也。蓋君子德業既已交修。欲及其可進之時。而進以行此德業于天下耳。所以雖无為邪離羣之心。而亦

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不。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流濕相就。燥氣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

不暇避為邪離羣之迹也。以是而進。又何咎乎。
語類君子進德修業。非但為一身。亦欲存為于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九五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欲觀人之從聖人。亦觀之于物而已。夫物各有聲。聲之同者。无不相應。物各有氣。氣之同者。无不相求。水性潤下。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火性炎上。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龍與而雲騰。是雲之所從者。龍。虎嘯則風生。是風之所從者。虎。感應之機。在物猶然而見于。人乎。九五以聖人之德興起在位。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視聽。天下臣民。莫不爭先而快觀。是果何為而然耶。彼動物得乎天之氣多。本乎天也。天在上。故本天者皆親之。植物得乎地之氣多。本乎地也。地在下。故本地者皆親之。所以親上者。以天純陽上浮。而動物皆陽之類。所以親下者。以地純陰下凝。而植物皆陰之類。則各從其類也。聖人人類之首也。既興起于上。則人皆利見之。亦以類而相從也。

齊親上本平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作起也。物猶人也。觀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平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見龍二有龍德。以之雲雨。天下何難哉。而曰在田者。特以時之尚舍。未居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言未為時用也。

君人之位而為時所用故止云在田也

終日君子當行之事進德修業而已三之終日乾乾豈徒然憂懼哉蓋汲汲于忠信立誠而行其所當行之事也

南湖九三居下位之上乃危疑之地于是而不進德修業禍之所由生也故進德修業為行所當行之事

或躍九四德已進矣業已修矣欲及其時然猶或躍者是其未遽有為試其時之可有為而後為之也豈故為遲疑哉

象引此所謂自試其時非試其才也自試其可否而未自決也

飛龍九五所謂飛龍在天者聖人既作物所快觀是居君上之位而治天下之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矣不猶龍之在天乎

百正符飛龍在天必有雲雨之施聖人在上豈无政教所及故云上治也

元龍物最忌窮陽極于上位已窮矣勢盈則傾災能免乎知其窮而亟反之在通變之聖人耳

折衷言時之窮而不知所以善處其窮則必至于有災

乾元乾君象也元君德也君道本元而用九是其為治也剛而濟之以柔德威兼行則天下皆畏威懷德而世无不治矣

象引孔子蓋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也乾元之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

此第四節又申前象傳陽在下也一節意重時上

陽氣潛龍勿用非獨以其下也自爻位而言初陽在下是陽氣之潛藏所以有潛龍之象也前此言隱言下矣此又言藏總以釋潛之義也

象引此自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陽氣潛藏亦據一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治也

聲

居以治下

元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治去聲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元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畫之在下者言總是明潛龍之義折衷氣乃氣運之氣就世道上說

天下九二見龍在田九二雖未得人君之位而其德已著斯時也天下被其德博之化者莫不丕變而有以成文明之治也

折衷德施普者已之德及于天下也天下文明者人之被于其德也

與時終日乾乾者九三任大責重所謂處乎憂危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其時當惕故乾乾匪懈與其當惕之時而偕行也

存疑三處危地時當乾乾而乾乾也故云與時偕行

乾道或躍在淵者離下而上正乾道改革之時天人去留之際故其進不可不審也事幾之會開不容髮自試其可蓋慎之也

正義九四去下體入上體故云乾道乃革象引問此所謂乾道何謂也曰凡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也或躍在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發其取象之意耳愚按此以爻位

明或躍之意以時之改革未定故四之進退亦未定也

乃位所謂飛龍在天者有其位无其德是位乎天位而非位乎天德也九

五以天德而居天位則其位也乃位之以天德也所以謂之飛龍

象引乃字似亦有意蓋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尊

位者也百正符天德者德乃天之所賦唯聖人能全之故謂之天德

皆極元龍有悔者上九居卦之上是時已極矣所處之時既極則當有以

變通之不知變通而失持盈之道是與時偕極宜其有悔也

隆山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折衷三處其危時當

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

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

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

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

剝之後繼以發育此天之剛而能柔也聖人之剛而能柔象之
○此第五節復以天道申象傳之意但象傳就天道說此就物之生長收
藏說前四條是分合以贊天道之妙以申大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
化三節六爻以下是言聖人以經法天之化以申大明首出二節
乾元此復以物之生長收斂釋乾之四德言所謂乾元者于何見之凡物
受陰陽之氣莫不露其機織是物之始也然始不徒始機織一萌資以始
者暢茂條達而不可遏始而亨者也乾之元不可見即始而亨見之矣
蒙引此教人于物之始亨處認乾元于物之性情認乾之利貞蓋始而
亨則亨固乾始之所亨也至于性情亦乾始之所成就也故下文從而
贊之

利貞所謂利貞者蓋物當成始時天道之復不可見也惟乾道變化物之
生意斂焉則有者既向于无而无者復含于有即物之性情利貞可知矣
蒙引方始亨時非无性情但實理未足生意未完故必至收斂歸藏乃
見性情之實耳愚按前象傳言性命此則曰性情蓋命以天之所賦者
言情以性之所發者言其實一也

乾始由斯以言乾元為物之始而亨而利貞是不特亨本于始即性情莫
不由于始是乾始不第亨已也能以美利徧利于天下使物各得其所利
而其終也收斂神功于內而莫可名言是皆乾始之所為不其大與

存疑上既即物之始亨性情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于乾始而贊之即
上傳統天之說也乾如何不言所利天下之物既蒙其利而神功收斂
于內泯然无形可見有似于不言也

大哉夫此四德之流行皆本于乾之所為大矣哉乾之道乎試就四德觀
之專言其體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元
而亨亨而利而貞貞而又元迭運不息何其健也用之所行四時順序

無過不及抑何中哉體之所立四時專職無偏无倚抑何正也且剛健之
極不雜于陰柔而純中正之極不累于邪惡而粹而純粹者又至極而至
于精四德之妙如此信乎乾之大也

蒙引乾字包四德孫質菴只是一個乾只是一個四德但乾德之妙非
一言贊美得盡故著剛健等字就氣機運動處細細想像出來愚按本
義體字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蓋健亦就體言觀本義下一兼字可
見

六爻語乾之大而至于精其蘊已盡矣然不可无爻以發揮之然使有初
二三而无四五上不能發揮夫乾之道亦未能曲盡夫事物之情也今六
爻布列而發揮夫潛見惕躍飛亢之理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
變者皆該括曲盡而无餘矣而聖人之時乘御天者其有外于此哉

正義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伯正符
情字諸家以為事物之情此即大傳以類萬物之情情字也時說謂旁
通乾之情者非益六爻俱以龍言龍乾象也故發揮自是發揮乎乾既
是發揮乎乾則旁通為通事物之情何疑有謂此節輕輕通過者亦非

時乘聖人有見于六爻之發揮而六爻即六龍六龍即時也于焉以時乘
此六龍以行天道夫天道之生成萬物雲雨也聖人之道化單敷德澤廣
被亦如天之雲行雨施无不遂生復性而天下平矣聖人體乾之極功也

高探采此條是形容乾之大不重聖人能時乘御天然時乘御天而天
下由此以平則乾之大可見矣故舉此以贊乾之大不然聖人之言重
復矣平天下而亦以雲雨言者雲雨之施均平不偏陂也

○此以下復申前象傳三節之意俱重占義上看
君子德者行之本行有德之用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初九
德已成矣則不日之間可以見之行也又何以言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

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
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

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

蒙引有有其德而不見，諸用者未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故曰以成德為行。存疑以成德為行，以道德為功業也。語類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學以九二為成德之大人，而成德必有其由。彼理有萬殊，非學无以聚于已，則多聞多見而學以聚之，理聚于已，非問无以辨其疑，則親師取友而問以辨之，辨之既明，使无以居之，則心與理二矣。必從容涵泳優游厭厭而寬以居之，居之既寬，使不行之以仁，則私欲猶得以間矣。必內焉无私心，外焉事當理而仁以行之，君子之功如此。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君德已具，此所以為人之利見與。

存疑寬居如杜預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于中，浹洽于心，有居安資深之妙。左右逢原之機矣。愚按仁字存疑，言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曉，到得行時又錯了私欲奪之也。此止言去其私欲，通典則云：居焉既安，使无以行之，則亦何得于身哉。必存心无私，處事合宜，而仁以行之焉。通典說得完密。

九三三以厲而得无咎者，以九居三，重剛也。是質性過剛矣。居下之上，不中也是用剛又不得當矣。且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而為君所毗賴，下不在田，處百僚之上，而為下所具瞻，以質性之偏，任重大之責，乃危疑之地。正當惕之時也。三乃乾乾因其時而惕，位雖危何咎矣。

蒙引重剛質性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不得其當，不當剛而剛者也。九四四或躍在淵而无咎者，以剛處柔而不中，剛則有志于進，不中則不決于進，是能疑之人也。且上不在天，非若五之定于為君也。下不在田，非若二之定于為臣也。德業已具，非若三之進脩，中不在人也。此正進退未定之時，四所以欲進又不果于進，而或之，所以或之者，由詳審于天人從違之際，疑而後進，其進也不苟，所以得无咎也。

存疑疑是九四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大人九五之為大人者，豈徒以其位哉，以其德也。无不持載，无不覆燭，天地之德也。大人博厚載物，高明覆物，與之合其德焉。无私照臨，日月之明也。大人知周萬物，與之合其明焉。寒暑迭運，四時之序也。大人動靜適宜，與之合其序焉。福善禍淫，鬼神之司其吉凶也。大人遏惡揚善，與之合其吉凶焉。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无不脗合如此。天所未為，大人以意為之。是先天也。一至公无私，則行无不得，而天弗違乎大人。天所已為，大人奉而行之。是後天也。一至公无私，則行无非道，而大人弗違乎天矣。夫合乎道而天且弗違，况人乃效法于天地鬼神，則效靈于天地者也。而豈有違之者乎。甚矣大人之德之大也。

語類此節只是釋大人之德。通典人心无私，便與天地鬼神相合。制作盡善，亦與天地鬼神相合。皆當以理論之。若以迹論之，則亦有不合者矣。蒙引先天弗違，雖云先天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合乎天，天亦何嘗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既為了我，我便後乎天，即依而為之，是奉天時也。天之道時焉而已矣。時即理也。雖先天亦時也。疑問先天後天，要看得活，皆是形容合一之詞。亢之上九何以云亢也。蓋身之進退，位之存亡，物之得喪，其機相因，未有極而不反者。理也亦勢也。亢之為言也，但知身之進，而不知有退，知位之存，而不知有亡，知物之得，而不知有喪，此則昧乎理勢之必然，而失所以處之之正，所以動而有悔也。

正義若能三事，雖居上位，不至于亢也。此設戒詞。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重剛謂陽爻陽位。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並去聲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十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君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其進求其知之而善處，不至于亢者，其唯聖人乎。蓋進極思退，存不忘亡。

道之正也。聖人知進有退之機，而進極則思退，知存有亡之理，而存焉不
忘。或先時傲戒，或隨時變通，不失其道之正而已。若此者，眾人昧之而
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唯聖人明炳幾先，故能知心无私，故能處之而
不失其正。斯不至于亢也。非聖人其誰與歸。
正義再稱聖人者，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也。不云得
喪者，得喪輕于存亡，舉重略輕也。蒙引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理勢
之自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

●坤總論坤者乾之對也。乾則剛健專固，坤則柔順承從。故朱子謂坤六
爻雖有輕重大象，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丘行可云：初陰之微，故曰履
霜，忌其長也。上陰之極，故曰龍戰，著其窮也。此以陰道之消長言也。二與
五居得中位，臣道之顯者。二位內故不習，言其德之盛。五位外故黃裳，言
其業之美。三與四居位不中，臣道之晦者。三位陽靜中有動，故曰含。含則
有時而發。四位陰靜而无動，故曰括。括則无時而可出矣。此以臣道之顯
晦言也。皆有謹敬順正之意。故終之曰利永貞。

坤象伏義名卦為坤者，蓋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則是陰之純而順之
至也。故名為坤。文王係詞以為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占得此卦者，惟能柔
順則與物无忤，有大通之理。當得元亨，然順而始者，未必以順而終。必當
以順為正，而固守之，不強其事之所難為，與分之不得為者，如牝馬之貞，
乃為利耳。牝馬之貞，何如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理也。故君子有所往也，
任已先物，必至于迷。居後從人，乃可无失。且其居後代終也，唯順其自
元所造作而主于利，是所宜也。至于與人亦須審擇，西南陰方，往西南則

以陰從陰，皆其類而得明矣。東北陽方，往東北則以陰從陽，非其類而
朋矣。夫後得也，主利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也，皆貞也。能安于貞而守之
不失，乃有以得亨而吉矣。夫是之謂牝馬之貞而利也。
正義牝馬之貞，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為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
德也。西南東北，此假象以明人事。諸類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
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行可馬，後象而坤言牝馬者，明
其為乾之配也。存疑牝馬之貞，戒其順而健也。非順外有健，只是固守
其順而不失耳。蒙引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
迷。居後從陽，則不失。西南東北，不必太拘泥，但往得其地，即是西南往
非其地，即是東北。聖人只是要人往得其所，不可往非其所。見說西
南二句，要看二朋字，從得其人，猶之往得其地也。從失其人，猶之往失
其地也。

●象傳全旨此章以地道明坤義也。在柔順利貞，截上是言坤之德，下是
言君子應坤之德。蒙引物之生成一而已，有乾之四德，又有坤之四德。
者，此只是陽施陰受之義。所施者氣，所受者形。非外乾而有四德也。
象傳此以地道明坤義，因言君子之合德于坤也。曰：坤有四德，而元居其
首。至矣哉！其坤之元乎。物當乾元資始時，弟有氣而无形。坤元一至，成
性成形，固不資其元以生矣。然其所以資生者，非坤自為之也。未至不敢
先，既至不敢後，乃因天而順以承之耳。坤之順如此，其斯以為至乎。
游定夫：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蒙引：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
氣而已。造化原无兩個元。坤元只是乾元後一截資生，是其肇端處。
二節坤之亨，何如天之覆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亨物之功，何无疆也。坤
之德深厚而不可限量，无一物不在其持載之中，是其德合于乾之无疆。
矣。何以見德之厚也。當資生時，萬物生機包於中，為含而所包者廣，何其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
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
○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三三坤下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類忍反
喪去聲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
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
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
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以陽先陰後。

陽至義陰至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
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
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
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
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疆居良
反下同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

弘也。萬物生機達於外為光而所達者遠何其大也。是以品物之資生而流形者至是種種潔齊无一之不亨矣。此德合元疆而為坤之亨也。

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吐納之中非厚德而何。

三節其貞必利。牝馬者何。牝馬陰屬柔順之物。地之類也。行地不息則又無疆焉。牝馬地類則其柔順有似坤德之柔順。行地無疆則順而且健。有似坤德之利貞矣。是坤也。承天時行而无所專主。承天生物而事必有終。坤之柔順利貞如此。君子所行順以自處而守之以健。一如坤之德也。

語類。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蒙引以象言。則為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以義言。則為柔順利貞。生物有終。便是順而健。所謂無疆。只是不息。生物有終。便是不息。便是利貞。存疑。牝馬地類。順也。行地無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云耳。承天之施以生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于有終利貞也。

四節君子之所行何如。蓋陰可後而不可先。若居先則失柔順之道。此所以迷也。唯居後則得柔順之常。此所以宜于順也。西南陰方。其類皆在。以陰從陰。乃與類行。故得朋。東北雖喪朋。若能反之西南。則善于改行。終有得朋之慶矣。甚哉順之不可失。此改行者所以宜居後。宜往西南也。

正義。先迷失道者。以陰在事之先。天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陽倡而陰和。是後順得常。項平菴乃終有慶。發象詞言外之意。五節所謂安貞吉者。居後而利。西南者。貞之所在也。君子于貞之所在。以為吾分之當。然而安之。則合德于坤。而應地之無疆矣。蓋安而且貞。地之德無疆也。君子安于貞。則有以應地之無疆。此其所以得吉也。

蒙引。安是心安意肯。天所勉強之意。上言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也。此言應地無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証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陳潛室。德合元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無疆。是坤之本德。應地無疆。是人法坤之德。

象傳。坤之象為地。上下皆坤。猶地之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也。故象為地勢。坤君子以地之德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已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眾也。于是一以深仁厚澤。使之各遂其生。各若其性。无一人之不得其所。萬物皆在其特載之中。而不自知矣。君子之德。一坤之德也。

王註。地勢不順。地勢順。語類。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所以見其順。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個道理。李去非。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初爻。此爻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長。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則至于盛也。

蒙引。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為冰。一陰積至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慎。而圖之不可不早也。語類。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唯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

初象。坤之初六。一陰也。身為以堅冰危之。蓋陰之氣始凝也。陰之始凝。似乎其微。能預防之。則不至于盛之極矣。若馴致其道。日積月累。必至堅冰也。他日之冰。自今日之凝始。可不畏哉。

正義。陰陽之氣。无為。故積剛履霜。必至于堅冰。此蓋自然之勢也。人之于事。不能見微知著。而為先事之防。何以異此。故聖人設為此戒。馴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雲峰爻曰。堅冰至。要其終也。象曰。至堅冰原。其始也。愚按。爻象俱只就陰之初取義。而防小人之意在言外。

二爻。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

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辭。直方而大者。坤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為德。語

其內則心无私曲而坦乎其直語其外則事皆當然而截乎其方且直純乎直无一念之不直方純乎方无一事之不方直方之德光輝而盛大至其所為直方大者則又不假思為无待勉強自然直方自然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六二之德如此占者有其德則如其占矣

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不待學習不思不勉而自然中道也通典利順也无不直方只是无不直方也

二象所謂直方大者豈尋常之順德哉本六二柔順中正之德以動故其發于內者直而形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而大不外是矣二具直方大之德二之道即地道也不待學習而從容中道地道不顯乎故无不利也

三爻以陰居陽以才言之固未可有為而但可自守居下之上以位言之又不容于守然亦未必能大有為也故雖有美深自韜晦但含之而已此二之貞也可固以守之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不能自成其功後必因人以終其功矣占者亦惟反求其德可耳

三象三之含章可貞豈終晦其章美哉蓋待其時之可為而以章美之內蘊者發而為事業也其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蓋由其知識之光大道知臣分之不可越而職之不可不盡故无成而代有終也

正義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動是以時發也程傳知光大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隱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愚按光則无所不明大則无所不盡光是直說大是橫說

四爻六四重陰是全然无才既不足以有為不中是不當時位又不可以有為也是以畏懼之至謹密收斂猶囊括其口而不出然占者如是傲迹不出可以遠害故无咎然既不出而有為亦无自而成功故无譽

正義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辟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囊峰陰虛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

四象所謂括囊无咎者以重陰而處多懼之地害之所由生也四施其謹慎不與物競自不被于害矣此所以无咎也

五爻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又在上卦之中是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有黃裳之象占者有如是之德以之處已則盡已之道以之治人則得人心大善而吉也元吉

語類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蒙引不主臣道說黃裳亦不可分說黃字從五字來裳字從六字來黃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不可分充諸內為黃見于外為裳此之黃裳皆以見諸外者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于道理為盡善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疑魚陵反馴似違反

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又有此象

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譽音餘又音預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元吉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

在中也。黃裳正指其温恭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心所發也。故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詞謂之文者。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昭著也。

上爻陽統夫陰。陰制于陽。本无均敵之理。然上六陰盛之極。見陽之衰。其勢必不肯下于陽。陽之勢雖微。見陰之抗。其心必不肯下。夫陰兩不相下。必至于爭。故象為龍戰于野。夫以陽之至微。而與陰之極盛者爭。固无能勝之勢。然陰不循其分。而與陽爭。亦无獨克之理。豈陰之所利哉。兩敗俱傷。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占者可不防之于始哉。

王介甫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焉厚至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雲峰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之禍于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蒙引其血。即龍之血。龍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得。且接下其血玄黃。不來。伯正符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似以陽為主。不與陰之抗也。

上象上六龍戰于野者。蓋天下之禍。始于微而成于著。上六陰盛之極。是馴致其道。極盛而不可制。乃遂至與陽爭也。

程傳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雲峰其道窮。由初馴習其道。以至于窮也。存疑道陰道也。窮極也。

用六此係坤六爻之後復總六爻之皆變者。係詞以示人曰。坤之六爻皆陰也。陰柔不能固守。今皆用六變而為陽。則有能守之資矣。占者得之。當使天德之剛常為一身之主。如乾之自強不息。斯能永守此貞而利也。

易解陰極則教以利永貞。蓋居六而為六所用。我不能用六。故至于戰。利永貞。此用六之道也。介眉貞者何。即象詞之貞順而健也。能永此貞。

自不至與陽抗矣。故聖人于用六而戒之以永貞。雲峰云。坤安貞變而為陽。則未貞安者順而不動。未者健而不息是也。

象曰。坤用六而能永貞者。何哉。蓋易之大分。陽為大。陰為小。陰之小者。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始于小者。終于大矣。陽剛自足以有守。故能永貞也。諸理齋以大終者。變而為陽也。惟大終故能守貞。謂永貞非陰所能也。○文言總旨。此節以坤道申象傳之意。通章重一順字。而其順處。則在承天時行上見得。

文言此夫子復以地道明坤義也。若曰。坤也者。地之所以為地也。而元亨利貞之德。則坤之所以綱紀乎造化者也。試以其貞言之。坤德順乎乾。而无所專主。蓋至柔矣。至柔若無為也。然其代天以有終者。直遂而不撓。其動又未嘗不剛焉。坤德承乎乾。而无所作為。蓋至靜矣。至靜若無形也。然其因物以付物者。確然而不易。其德又未嘗不方焉。夫至柔至靜順也。動剛德方。健也。順而且健。其取象于牝馬之貞。不以此邪。

論類至柔動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靜无形。方有體。方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也。蒙引坤何處是動。只生物處便是。雖與其動也。元亨時不同。然利貞時亦只是其生物之有終也。方謂所生之物无變態也。如根莖者不為胎卵。羽毛者不為鱗介。存疑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這裡便有生物了。但就坤體上見其柔靜。非至柔至靜。是未生物至動剛德。方是承乾生物。南淵二句。俱從流行上看。不可以柔靜為體。剛方為用。乃一時事。並無兩層。

一節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坤之貞如此。然剛本于柔。而為柔之剛。方本于靜。而為靜之方。蓋以陰之道。不倡而和。居後為得。而主順從以利天下之物者。非特一時為然。乃坤有常之道。亘萬古而不易者也。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崩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且上節首提坤字。豈有此節又突出人事之占言。

三節。既後得主利。是以靜翁時。含萬物生意于其中。當其動闢。皆發達于外。而化機極其光顯。而不可掩焉。所謂含弘光大者如此。而亨可知矣。

存疑。含非收斂之謂。只是元後亨前景象耳。化謂化機。但在坤上說。四節。由斯以言。至柔至靜。順也。居後主利。順也。含物化光。亦順也。坤道其順乎。然或先天而有為。非順也。或後天而不為。亦非順也。坤則時至即行。固不先時而自為。亦不後時而不為。承天時行。此坤之至。合于乾之大也。

隆山。此總言純坤之大體。蒙別一說。此不專謂元味坤道字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故為順。

○此節是申象傳之意。以盡爻詞未盡之蘊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必有漸矣。此雖臣子之罪。由為君父者。忽于細微。不辯之于早故也。夫福禍之常。弑逆之變。皆由積漸如此。甚矣微之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君子當慎之于微也。彼小人之由微至盛。豈非積漸之所致哉。

正義。上善惡並言。下獨言弑父弑君者。以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亂。故特于坤初言之。欲戒防柔邪之初。又陰為弑害。故寄此以明義。直其六二。曰直方大。所謂直者。匪他言其心自然之本體。无少私曲之正也。所謂方者。匪他言其心自然之裁制。无少差謬之義也。此蓋德之已成也。然豈无所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檢束身心之則也。敬以直之。則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知義者。裁量事物之宜也。義以方之。則常變經權。皆中其當然之則。而外罔不方矣。敬立則內直。

有以養乎外。而外益方。義形則外方。有以養乎內。而內益直。內外交養。直方之德。光輝盛大。而不論于孤隘。六二直方大如此。又曰不習无不利。何邪。矜持悉化。而從容中道。欲直斯直。欲方斯方。而不疑其所行矣。又何假于習乎。此所以无不利也。

語類。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前。截然不可移易。意謂室直其正也。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不敬則心必正。敬則豈起精神。不令放倒。蒙引。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正不自正。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則心无私。方則事當理。

陰雖凡陰柔之人。多不足于美。即有美。恃才而專成者多矣。坤之三陰也。以陰居陽。雖有章美之德。舍之以從王事。豈才之不足哉。乃安于分。而弗敢有所專成也。所以然者。蓋三分以天地言。則地道也。以夫婦言。則妻道也。以君臣言。則臣道也。彼地之道。其生物之功。无所專成。而代天以成其終也。地道如此。妻道可知。而况于臣乎。此三之所以弗敢成也。

存疑。此專以君臣之義言。不主六三才賢言。蒙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南湖三臣道。兼地妻言者。其理一也。天地君子之出處。視世道之盛衰。彼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發育。草木猶然蕃盛。况賢人有不出為世用乎。若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皆抱道以隱遁矣。易曰。括囊无咎无譽。以四之時。正天地閉之時。故因其時之當謹。謹守而不出也。

程傳。此節是借天地之通塞。以明君臣之通塞。非正言也。君子六五之詞。固有黃裳之象矣。然何取乎黃哉。蓋黃中色也。君子粹然。

含萬物而化光。

復明亨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吉亨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

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君子黃中通理。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直而文。王假有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分明井然不亂又何理也。是以見中德之美而義之有取于黃者此矣。
蒙引此以養成之德言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併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

正位又何取于蒙哉蓋蒙下之飾也五正人君之尊位雖有可恃之勢然謙恭接下不挾貴以驕人是可以見中順之施而義之有取于蒙者此矣。
蒙引蒙字之義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是帶說然非在尊位則其居下

體亦未足貴矣正位謂當尊也體是禮體之體居體謂能謙恭接下也。
美在夫黃中通理何如其美也君子有是美德充積于中由是以其在

者而形諸四支皆中德之所暢也以其在中者而見于事業皆中德之所發也暢于四支為日新之德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美也發于事業為富有之業天下國家无所處而不當者此美也不其美之至與此所以元吉也。

蒙引分而言之則黃為中蒙為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于中為中形于外為順暢四支中德之暢而為順也發事業中德之發而為順也。要說得居體意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

陰疑上六何以謂之戰蓋陽本非陰之可抗陰盛之極與陽若均敵然故陰敢于抗陽而陽不肯受其制此所以戰也陰疑于陽陽幾無以自存何以稱龍陰之心雖欲無陽而陽未嘗允聖人謂陰之嫌于無陽故稱龍以存陽也血陰屬其稱血者何陰雖極盛聖人以其未離于陰類也故稱血以別于陽也血而謂之玄黃者謂陰陽交戰則兩敗俱傷是天地之色雜也然此特自其變言之耳若原天地之定分則玄者常玄黃者常黃豈以一時之雜而亂兩間之定分哉觀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從可見矣。

蒙測疑似也其指陰言嫌疑也類陰類也為周公為之也平菴玄黃者上下無別所謂雜也李西溪云天色黃地色也雖曰天地之雜然天地

定分終不可易故終之曰天玄而地黃

●屯總論屯難之時天所以開聖人也然屯豈易濟哉无其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有其志者又輕為而至子賤无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終不濟也若三之欲往豈曰无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而萎爾不振是白詒伊戚也五則時不利勢不便矣雖有六二正應而竟不足以相濟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上乎斯世難之不足平而屯所由濟也。

屯象伏義名卦為屯者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其在人事則天地初分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也文王有見于卦之動乎險中有元亨利貞之義初之得民可君有建侯之義故係之詞曰世道之所以不亨者凡以才之不足耳惟險中能動則有撥亂之才必能出乎險矣當得元亨

然時方在險安為適以取困宜固守正道不可僥倖圖功而利于貞也又當審度幾宜不可恃才輕進而遠有所往焉屯難之時不可无主宜立君以統治如初九者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者利建之以為侯也占者遇可濟之機有善濟之道而立能濟之人何屯之不亨乎。

誠齋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雙湖屯難之世速稱元亨亦猶蠱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詞大抵主在震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雲峰元亨震之動也利貞為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蒙引震遇坎非必遇個險只是尚鬱結而未通便為險耳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詳遠字意是且須寧而終必有可出時以能動故也履義利貞二句因在險能動者多不能貞而輕有所往故戒之如此勿用與利貞是二義。

象傳卦名為屯何哉為卦下體震也震是乾剛坤柔一索而得者是剛柔始交也上體坎也坎之德為陷是難生也乾坤始交即遇個險在氣化是

黃中言中德在內釋蒙字之義也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蒙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子偽反離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三三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

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

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

意故其為字象中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

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

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

故發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

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

可君之象故發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折乘屯字在難生上見愚按始交難生當從上本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難說有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二陽陷于二陰之間為說者非是

二節詞曰元亨利貞者何蓋濟屯視乎其才而尤在善用其才卦德震動坎險是以奮發有為之略而當大難之時是能動乎險中也夫能動則其才足以有為而可成撥亂之功在險則其時猶未易為而不宜有僥倖之舉故大亨而必利于貞也

蒙引能動可亨者動便未出險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險所束縛耳伯正符動只是志氣堅精神銳不垂頭喪氣非作事之動也三節又曰利建侯者以二體之象言之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交作滿盈于天地之間其在天運則天下未定名分未明雜亂晦冥之時也當此之時濟屯者宜于衆人之中才德出衆者建以為侯以定天下而正名分可也然建侯特其統治者耳事之所當為者不止此也又當憂動敬畏凡可以亨屯者皆竭心力以為之不可謂侯已建而遽以為安寧也

語類滿盈只是那鬱塞的意思天造二句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撥攘之時不可元君故須立君然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蒙引雷雨之動滿盈此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卦中只是雷雨之動滿盈而已却從此添出個天造草昧之象來此據時勢而言添個不寧又以人情而言益恐人情易溺于晏安一立個君便以為安寧終無以撥亂而反之正也

象傳震坎合體雲雷交作雜亂晦冥屯之象也君子以屯難之世天下之事未得其理天下之民未得其所正君子有為之時也于焉治之之事猶治絲然經以引之于先使正其紀綱而分之綸以理之于後使其比其倫類而合之區處天下之事使得其理天下之民使得其所而屯慶可亨矣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象同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

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

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

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果運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亨之綸

蒙引雲雷屯三字一連讀不可說有雲雷而无雨各卦為屯也經綸二字皆借用經綸世務亦必先正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蠲測先經

後綸庶人心不駭駭不苦難如理亂絲緩緩則治

初交君子當屯難之世固貴有濟屯之才濟屯之志然所以運量之者位也所以協贊之者人也初九處屯之初陽剛動體本欲進而有所居下應

柔不得以遂其進故有磐桓之象夫知其勢之不可自止而不遽進此處屯之正道也然志剛者未免失之于躁占者能居守其貞而不妄動斯為

利耳然又不可終于居貞而自誤也德既在我為民所歸又當從民之望建以為侯相時以任濟屯之功可也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矣

折衷居貞是自守與象不同建侯以已言與象建他人為侯不同初象當屯之時能經綸以濟之此正也初為成卦之主非不足于本也故

夫子要其迹而原其心曰初雖磐桓而志則在于行其正也况以陽之貴下于陰之賤心存天下慮切生民故民懷于德而天下歸心不惟得民而大得民矣有不建以為侯乎

象言志行正因爻詞居貞而廣其義居則不行行則不居初陽剛之木雖磐桓未可進其志固在于行其正也居而貞非其志也蒙引貴以

德言若以位言則已貴為君子何以說得建侯求以貴下賤其所念慮所作為一皆安人利物之計所以民咸歸之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也

往矣非是向人施恩禮而得民心以為侯也

二爻六二陰柔中正上應九五義所當從也下乘初剛為其所逼不得上進以從正應有屯如遭如而所乘之馬亦班如之象然初之難二非為害也乃求與已共事耳又為匪寇婚媾之象夫初之求二其意本善最人所難却者但二柔順中正有以自守而不字于初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初之妄求者去而得與五之正應相合有如女子守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君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象同

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

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

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

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果運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亨之綸

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

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

貞爻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

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遇張連反乘繩 登反又音繩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拜而字六二

臣相遇自足以濟天下之屯矣。又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蒙引屯如為初所難也。直如因其難而不得進也。乘馬句申屯如遭如
 之意。班如言且目前且却，不直溜進去，有分布之象也。正義馬融云：班
 旋不進也。馮時行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屯之象也。自己行藏也。人
 得而制之者，陰柔故也。程傳初為剛正之人，為寇以備人，何也？曰：此據
 二以柔近剛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會通匪寇句言來意之厚，見
 不字之難。十年句言久而後字，見不字之堅。婦嫁曰婚，再嫁曰媾。

二象六二陰柔正與五為應，宜无所難也。有屯適之難者，蓋以六二陰柔
 下乘初剛，故為所難而不得進也。然二五正應理之常也，向為所難而失
 其常，今十年乃字，則正應者合，有以復其常矣。反復也。
 折衷始為初難，以所乘之位言，終與五應本中正之德來。

三象无才德又無應援，本不足以濟屯者，乃不量才度勢而躁進，妄為非
 惟不遂其進，反以取困矣。猶逐鹿而无虞人引導，惟陷入林中而已。所以
 然者，由其不能見幾，故耳。故无虞不可即鹿，其理甚明。其吉凶之幾在未
 即鹿之先，君子知之，不如舍而弗逐。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占者戒之。

蒙引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而急于進，徇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曰即鹿
 无虞。往吝，即入林中之困也。廣義玩惟字，可畏言，徒然陷入无所之也。
 三象六三躁進妄行，猶无虞而即鹿者，以心之從禽而无厭也。君子見幾
 舍之而不從者，以往而不舍，必致林中，陷至于極而无所之也。窮極也。

雲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决也。蒙引從字重是心貪
 平禽也。是以身狗物也。禽者鳥獸之總名，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四象天下事，豈陰柔所能濟，况屯難乎。六四陰柔才弱，不能上進，又欲往
 以濟之，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已无所能，正不必才之出于已也。初九陽剛

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
 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
 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安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又有
 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象同。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
 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
 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居下以應于已，有婚媾之象。四知已之不足，而能下求，初九之剛，往以濟
 時，當必有助于我，則屯將无不濟。吉而无不利也。占者當知所審矣。
 蒙引吉无不利，連看能濟事曰吉，而吉之中又无不，曰无不利。
 四象凡不明者，昧于知人，而蔽于自用，四能求賢而往，既知不足在已，又
 知有餘在人，自知之明知人之哲，兼得之矣。非天下之至明乎。

五象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宜若可有為者。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當國
 家多難之日，失時失勢者也。六二正應，義當來援，陰柔才弱，不能為吾之
 助。初九得民于下，眾皆歸之，民心已不我屬矣。九五坎體陽之高，澤為陰
 所掩，有膏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已无可為矣。占者若處
 小事，能守其正，猶可獲吉。若處大事，雖分之當為，而正者亦不免于凶矣。

蒙引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大貞凶，大勢已去也。小事若
 飲食起居之類，无關於得喪者也。大事如興衰發亂反正之事，小貞吉
 必正而後吉。大貞凶雖正亦不吉也。明言无可為也。

五象人君惟賴時勢以行德，五既失之，則雖有膏澤，不下于民矣。何光之
 存。

存疑有膏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澤得施但未光也。
 上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極，正是一機會。然陰柔无應在已，既不足為輔
 之，又无其人，居則不安，動无所之。猶乘馬而班如也。吾見束手无策，唯有
 憂懼而已。又有泣血連如之象，占者若陽剛有助，則屯極可濟矣。

雲峰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
 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

上象處屯之終，莫知所為，而泣血連如，終困于險，喪亡无日矣。何可長也。
 粹志：新易學卷之九

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
 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
 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眾皆歸
 之。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

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始，反。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連如。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東萊電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蒙總論蒙者幼穉而蒙昧非愚蒙而昏昧也。故在蒙當有求告之誠。而發蒙者更當善其發之之道。發之者肯正其法于始。擇其誘于外。故用刑人則利擊蒙為寇。則不利。然資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有應于二之童蒙焉。有遠于二之困蒙焉。故二當發蒙之任者。有包蒙之吉。又有納婦之吉。若不肖之教。唯三之行不順者耳。總其大要。則象傳之以亨行時中蒙。以養正盡之。

蒙象卦名為蒙者。凡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卦象卦德皆有蒙義。故為蒙。在人則幼稚而蒙昧也。文王以為蒙昧者似難得亨。然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而與六五陰陽相應。能發人之蒙者。占者值此蒙不終蒙。有亨道矣。然蒙者之得亨。由明者之善教耳。苟或童蒙而不我求。則蒙无來學之心。我求而誠或不至。則蒙无專一之志。皆不足以致亨。必非我求童蒙。乃童蒙來求我。則教不枉。而道自尊。又必其如初筮之誠。而後告之。如筮者之再三。則煩瀆瀆則不告。則道不輕。而教易入。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發蒙正所以養蒙。使不以正道。何能使之有成。必全其良知良能。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自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中道若性矣。此貞之所為利也。

誠至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味。勾而未舒。屯也。而木達曰蒙。郭曰雲物掩者。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得亨也。蒙引曰。我求童蒙。以下看來。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蒙引曰。利貞。上是言發蒙之有道。然養蒙之義。則未之及也。故發利貞之義。利貞本義。就養蒙說。愚意欲就發蒙而兼養蒙說。對前之蒙言。則曰發。對後之作聖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蒙上文。非發蒙之後。又別作養蒙之義也。廣義字。泛說初筮。只是誠。

字再三。只是不誠字。利貞何以不作蒙亨之故。蓋發對前之蒙言。則見前之蒙者。皆可亨也。養對後之作聖言。則不止于亨而已。象傳對名蒙者。卦象山下有險。山下已自險阻。又遇個水。使人蒙昧。莫知所往。蒙之地也。卦德內險外止。是心中危殆。不安。外面又執滯不通。蒙之意也。卦象卦德皆有蒙之義。故名為蒙。

語頤山下已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于此蒙昧也。蒙引內險外止。如人內中已執。不自安。外面動止。却又窒碍。生澁。故曰蒙之意。二節。夫蒙若不易亨也。詞曰。亨者何哉。凡德不足以亨蒙。而教有拂于時中。皆不足以致亨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則是先知先覺在我。而訓教所及。不失其當可之宜。此發蒙之善。而蒙之所以亨也。然亨行時中。何以見之。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不求五。五自求二。以期其發。此柔順是其志。自應于二也。曰初筮告者。以二剛而得中。剛則教人有具。故能告。中則其告有節。故待其初筮之誠。而後告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問者再三。固為瀆我。我猶從而告之。則我亦瀆夫蒙矣。故不告也。以亨行時中。如此。又必利于貞者。蓋蒙之良知良能。蒙之正也。聖人之无不知。无不能。亦不失此蒙之正也。當蒙之時。養之以正。入聖之域。雖在于後。作聖之功。即在于今。養正為作聖之功。貞之所為利也。蓋測以亨行。謂先知先覺。足以覺天下之未覺也。蒙引以亨行者。已昭昭。可使人昭昭也。時中者。不憤不發。不悱不發也。初筮告。所以剛中。則不告。亦以剛中。剛中二字。尤重有節之意。全在中字。剛則有可以發蒙。中則善。于發蒙。剛則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即時中。東萊須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伯正符時中之中。實本于剛中。唯剛而得中。故能以亨行。而當其可。

象曰。泣血漚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

三坎下。三艮上。

告音谷。三息。暫及瀆音獨。

艮亦三畫卦之名。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

人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正也。

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蒙。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

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

象傳山下出泉勢雖必行然始出之時未能遽達有幼稚蒙昧之象君子
以之見養蒙之功焉德之見于身者為行行不果則日墮矣必外焉果決
其行見義必為聞過必改不畏難而苟安也行之得于心者為德德不有
則日忘矣必內焉涵育其德優而游之厭而飲之以徐俟其自化也內外
交養乃作聖之全功而蒙可亨矣

蒙引此與屯同經綸者亨屯之功只承屯字言不粘著雲雷果育者養
蒙之道只承蒙字言亦不必粘著山泉果行者果于有為也以事言育
德者養其所得之理于吾心也工夫有內外无先後

初爻君子任師世之責九非欲開發羣蒙以底于成也初以陰居下蒙之
甚者占者遇此非力為啓發何以開其蔽乎然發之道不可不嚴又不
可過嚴以初最下之資告之弗喻率之弗從必用刑人而使知警畏乃為
利耳然或刑之而不悟又當暫說桎梏以觀其後日之自新可也若遂往
而不舍彼將扞格不入而吾之教亦有所不行矣可羞吝也

楊龜山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杜作教刑是也正義
在足曰極在手曰桎爾雅謂之桎械謂之極易解因坎有桎梏故用
刑之具即以桎梏言之非必主于極桎也蒙引刑人桎梏俱假借之詞
初蒙敷教在寬君子教人之道初利用刑人者何君子設教貴有其法而
發蒙之初法尤不可不正有以正之使知所守而可以不犯矣

南河條約之詳禁令之密皆謂法憲按刑人非即是法乃所以正法
也九二陽剛為內卦之主當發蒙之任者也使必擇人而教則負其責
也多矣二剛而不過是能敷教以寬不強人以太難者廣其包容之量隨
材以開發之則教之所及者廣矣吉又以陽受陰所包之中質性不齊不
无昏愚之至如婦人之柔暗者亦兼收不棄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不特
納婦而吉乎夫作之師以教天下此在上者之事也九二居下而能任之

貞之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

泉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初爻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桎音質桎古毒反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道當

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

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克蒙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

是猶子之克振其家者也故又為子克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吉矣

語類大抵蒙卦除初爻說治蒙道理其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
為治蒙之主誠齋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
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取非功也伯正符婦
雖不皆昏愚然陽明陰暗柔而暗者唯婦人為多故以為象

二象二任發蒙之事象為子克家者由二有剛中之德六五柔德之君與
之相接信之專而任之重故得伸其時中之道成發蒙之功也苟非上下
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蒙引爻言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伸其才
言也存疑雖云剛柔接然重在五應二一邊象傳志應亦然

三爻女之可取以不失其身蒙之可教以未喪其心也蒙如六三君子亦
棄之而已不必置之包納之中也如勿用取女然蓋三陰柔不中正不能
自守狗欲忘理如女之見金夫而喪其躬是先自棄也教之亦何益哉故
无攸利不然納婦之吉乃設教者之本心而何勿用取女也邪

雲峰諸爻皆說蒙此別發一義味其所適見利忘身蒙不足以盡之也
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于所從用之何利焉探求教者之心无不
欲人入于善故二雖婦亦可納唯狗于利欲溺而忘反蒙執甚焉故勿
用取也納者无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君子內重而見外之輕三
唯昏于利欲是不知身之當愛有甚于利之可愛似忘其身者然故曰
不有躬金夫程傳謂人之多金本義謂如以金賂已玩見字似宜從傳

三象三之无可施教猶女之勿用取者蓋以三陰柔不中正狗欲忘理素
行不慎故也自暴自棄雖聖人亦无如之何矣此所以不屑教之也

四爻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六四陰柔人而蒙者也既遠于陽不得賢明之
三

是也

象曰克家剛柔接也

指三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六三陰柔不中正女之見美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

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

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婦者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君子以啓迪之又无正應解所親之賢明者以為吾助則蒙无自而發為困于蒙矣占者如是將終于下愚之歸吝孰甚焉

蒙者者爻皆與此應而四獨遠之其困于蒙也宜矣此所以吝也

王註陽稱實也蒙引不兼本義又无正應者舉重而言伯正符玩獨字不當單指二言蓋二雖五應五亦遠二也玩遠字當不兼无應說

五爻凡居尊位者多以勢自高而情不下接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能盡其至誠虛心以任仁賢有若童之純一未發以聽于人也故為童蒙之象占者如是吾見若能虛心以任臣必盡心以輔治功可成矣何吉如之

程傳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蒙引此童蒙與卦詞童蒙不同卦詞只是說蒙昧而已此言其柔中之善純一之心又影此意說向童蒙上去研衷本義純一未發以聽于人要認得就童蒙上解非正解六五也

五蒙五以童蒙而得吉者居尊者莫患乎用己之長而不能任人五有柔順之德而巽從乎九二二既有克家之象自必忠于而國此所以吉也

蒙引蒙引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也上爻治蒙之道貴寬嚴得中九陽性剛居上則剛益甚其治蒙也過于威嚴但知用刑人而不知說程措者為擊蒙之象夫敷教在寬擊蒙似无所利然剛非不可用顧用之何如耳如用此剛而強之以所不能知責之以所不能行則蒙必不堪適以阻其向學之機反為害于蒙矣何利之有然蒙雖天良未喪不能不壞于人欲唯用此以捍其外誘而全其知能之良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擊之實所以成之不亦利乎占者可知所處矣

蒙引擊蒙即今之用鞭扑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者也故不利禦寇是擊其好頑要游蕩以收其放心者也故利兩寇字

不同為寇寇在我也禦寇寇在彼也
上象用擊蒙之剛以禦蒙之寇乃為利者何也蓋害莫甚于寇而禦寇莫善于剛今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則教得其道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則學得其道下之順也上下皆順此其所以利也

蒙引順字正貼利字愚按何以云上下卦唯二陽除九二為發蒙之主諸陰皆蒙皆在其下也

需總論需之為卦以坎險在前乾健臨之也坎險故當需乾健則能需而其道則平與貞盡之爻之吉凶與象惟視能需與不能需不全係險之近與不近也初之恆二之衍是剛以寧耐而得乎貞之道也四需于血出自穴是柔以順聽而盡乎貞之道也五則剛中能需故以貞予之三之致寇上之入穴一則去險愈近而將陷一則陰居險極而已陷聖人示三以敬慎不敢予上以敬之終吉明乎敬之義執謂處險而无其道哉
需象凡陰柔多躁妄而輕率陽剛多沉毅而有守此卦以乾之剛遇坎之險是能從容停待而不遽進待之義也故為需文王以天下事凡機非在我可緩圖而不可急就者皆所當需也然需而不本于中心之安非能需也必也于事之當需者安于義命雍容以待時會而无欲速期望之心是其需也出于至誠而有孚矣如此則心逸日休中心洒落而无滯碍不亦光明而亨通乎然心雖誠能需而所行未出于正亦非能需也必守分循處常利也當險難之來一以孚貞處之而亦无不濟矣不猶涉大川而亦利乎其矣孚貞為處需之善道占者有事于需不可不致力于此也
蒙引人之所需固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
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于萬反實叶韻去聲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真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需上乾下坎上

需乎光亨貞利涉大川

需得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平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

孚。需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貞以事亦帶有孚。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故先言有孚。世固有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曰正。符光字。是難曉。蓋由其心之明乎。義理而不為險所困。處見得利涉大川。見貞則无所不利。即涉川亦利也。家傳計名需者。須待之義也。蓋人若不遇險。則不必需。若處險而至于困窮。則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正當需之時也。而乾健臨之。剛健之性能耐持久而不遽進。以陷于險。以義揆之。自不至于困窮矣。

能需能需。則自不困窮。要說其義。不困窮意不重。方是。

二節需而有孚。光亨貞吉者。何哉。卦體九五位乎天位。本有可為之權矣。以陽居陽。居得其正。是發于治者。規模宏遠。無欲速苟且之謀。此即所謂貞也。處五之位。居得其中。是存于心者。思慮安靜。無計功謀利之私。此即所謂有孚也。有不光亨而吉乎。曰利涉大川者。卦象有涉川之象。既需而能孚貞。雖當險難。自能審機觀變。而終必克濟。往則有功矣。又何不利乎。

蒙引此只重正中。把位乎天位。如其上者。若不說此句。則不見其指九五或以六二為正中。又或兼二五言矣。

象傳坎象為雲。在乾之上。是雲上于天。未成雨也。待陰陽和而自雨耳。有需之象。君子體之。以為人君之治天下。政教已修。而治效未臻。此正時之當需者也。于此之時。亦不容更有作為。但飲食宴樂。盡吾分之所當為。以俟夫治化之自至而已。一有所為。適以滋擾。則非需也。

蒙引飲食即宴樂之具。九五需于酒食。亦同此意。俱是無所作為。安以待之也。存疑飲食宴樂。非教人宴樂也。只是明其无所作為耳。

初爻卦以坎水為險。臨險者。貴于能需。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世方多難。初自安于草莽之中。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需于郊之象。然需于始者。或

不能安于終。初九陽剛。又能恆于其所焉。故占者孚以自信。貞以自守。其所為需者。有若將終身之意。世難終无自而及。乃无咎也。

蒙引郊就初字說。利用恆兼九字說。用恆。寧耐到尾之意。

初象初需于郊者。未近乎險。趨然于時事之外。不犯難而行也。能需而久于其所。此當常守之道也。恒于其所。止而不進。未失處需之常也。夫何咎。

蒙引不犯難。三字要玩。君子不能保世之无難。能不犯之。取健解犯。如犯法之犯難在前。而人自犯之。我不與難相犯。難豈能犯我。

二爻九二漸進。近坎雖未入險。然已近于險矣。需于沙之象也。近險雖無及身之禍。而已有言語之傷。為小有言之象。于此而一恤人言。則險不能免矣。幸九二剛中。剛則沉毅。有守中則處置得宜。始雖小傷。終不陷于險。而得吉也。占者如是。則得終吉。

程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易解言眾人見譏之言也。避世之士。知前有坎陷之險。責之以潔身。用世之士。知九二剛中之才。責之以拯溺。雲峰

二漸近坎。小有言矣。曰終吉者。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詞。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二象需于沙。固近于險矣。然有剛中之德。是以寬居中。寧耐而不急進也。唯寧耐而不急進。故始雖有言語之傷。終能出乎險而以吉終也。

所表衍字。兼剛中。中乃中心之中也。然不曰剛而曰行者。衍非剛者不能也。

三爻九三去險愈近。固非若初之遠于險。亦非若二之近于險。而未迫為需于泥之象。使以剛中處之。猶足以不陷于險。三過剛不中。不能寧耐而躁進。非惟不能拯溺。而適以罹害。寇害之來。不自我致乎。于人乎。何九

蒙引泥雖將陷于險。三則猶于此而需也。特所處之地。不如初與二之遠耳。六四亦然。至上方无需處。而曰入于穴。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

享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所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象曰。需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需。亨。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上聲。樂音洛。

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為則非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恆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中。故其象如此。

上經需

三

上經需

三

上經需

三

三象需于泥者言災即在前相去不遠也于此而以過剛不中處之則寇之來也實自我致之矣此无他由不敬慎也若能敬慎以處則災雖在外猶可出險而不敗也誰謂近險地者遂无可救之術哉

誠齋三需于泥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勝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行可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語類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與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意

四爻四交坎體已入乎險而處殺傷之地矣需于血之象也然柔得其正則能齟齬靜守終可全身遠害而免殺傷之禍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傷而終得出也

需類柔得正下需而不進故能出乎坎陷四是坎體之初又有出的道理象引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于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

四象四需于血而終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故能順其理之所當行聽其命之所自至何險之不濟乎此所以出自穴也

蒙引就陽剛說則是能寧耐就陰柔得正說則是能順聽同歸于能需五爻有天下者治道已盡治效未臻使急于功利之君處之必妄有作為變更多事矣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于治道之當為者无不為之至此夫何為哉唯雍容以待教化之洽舒徐以俟風俗之美而已為需于酒食之象此君道之正也占者能固守其正而不參以欲速之心則教化自洽風俗自美有不期然而然矣何吉如之

需類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個待的道理易解需于酒食者安于日用飲食之常以待之而已蒙引九五需于酒食而安以待之就是存乎而得正處故承之以貞吉非復戒之以正固也

五象需于酒食得正而吉者何修而能然哉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中則心

不偏正則行不邪故當需之時能安以待之不生急迫觀望之私也

南湖五有中正之德自然修汰之心不生所以能需于酒食而獲吉也

上爻險極則有可出之理然上六陰柔既无出險之未居險之極又值傾危之勢是已入于險无復可為矣有入于穴之象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有感于時事之多艱而欲同心以共拯天下之溺不期而至有不速客三人來之象當此窮困之時占者若能因其來敬以待之則資其才力可以出險始雖入于穴終可出自穴而吉矣

蒙言上獨不言需者時既終矣无復有所需也雲峰四柔正能需猶可出干險出者許其將然也上柔而當險之極唯入于險而已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自正符速名致也三能敬慎可以不敗上能敬之則得終吉見敬乃濟險之道處已者不可不敬而需人以濟險者尤不可不敬也

上象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上六于非意之來敬以待之而得終吉則雖陰居險極時位不當而得人以助終成出險之功未大失也

龜測以不能濟險之人居險之極曰位不當愚按未大失全在敬之上即敬慎不敗意也然不曰未失而曰未大失以上六寃是入于穴也

訟總論訟非善事不得已而為之者故象于吉凶之係詳哉其言之然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于終雖有繫帶之錮褫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于中雖不承所事訟端已興亦晚矣孰若謀之于始則訟端絕而終與中不必言乎此訟之所由无也其次則莫若二之歸而通三之食舊德四之復即命或服于理或屈于勢庶幾其不克訟乎然正本清源使民无訟者則在中正之大人此五所以元吉也讀訟之卦聖人之情見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當都浪反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窒張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

訟象卦名爲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以制下。下既有所不堪。下險以伺上。上又爲其所脅。以一人言。內險而心之奸。既忍于害。物外健而力之悍。又足以濟之。以二人言。已之險。既能挾人之短。人之健。又能爲我之敵。皆訟之道也。故爲訟。文王以訟非美事。必情直被枉。理直受誣。有孚而見室。不得已而訟可也。然其訟之也。必心存憂懼。辨明即止。則室可通而得吉。若終極其訟。則禍將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賴其明斷。則是非不枉。而情得以伸。故利。苟理本實。而駕不實之詞。以求勝。則因虛喪實。猶涉大川。而不利矣。故戒占者。若有爭辨之事。隨其所處。以爲吉凶也。訟測有孚。室是原。致訟之由。惕中以下。是示處訟之道。胡潛齋曲直未明。故室有孚。而室故訟。勝負不分。故惕中吉。蒙引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于訟矣。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亦何爲得凶。曰。此對有孚。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

象傳卦名爲訟者。致訟之道。曰剛曰險。上不剛則未必訟。下不險亦不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今卦德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故爲訟。二節詞曰。有孚室惕中吉者。蓋卦變九二剛來而得中。夫剛爲能訟之資。剛而得中。則能以理自勝。可止則止。而无必勝之心。此所以能惕中而吉也。曰終凶者。以理言之。天下事之善者。可以求成。訟非善事。不得已也。不可終極。苟欲終之。則損德構怨。其凶必矣。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居中得正。以中正爲尚。中則无偏主之私。正則得裁決之當。訟者可辯明。此所以利見之也。曰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爲險。陷淵之象也。乾剛乘之。以實履陷。乃入于淵也。在訟者。情真而冒險。以求勝。必爲險所陷。

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遷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室。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訟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矣此所以下利也。

象引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傳只提卦變釋中字。就該了惕字。意如有孚室。則訟之所以起也。故傳亦不之及。廣義不可成。以理言。不取上九爻義。尤足以明其凶也。成即終字。意見決无全勝之理。

訟象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而不合。猶人情彼此乖戾。訟之象也。君子以爲爭訟。於已成之後。不若絕訟於未萌之先。凡事作之於始。或不慎。則釁隙生焉。訟之所由起也。於其始而謀之。看得事有稍拂於人情。物理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不爲。則訟端无自起矣。是則天水違行者。卦之所以成訟也。作事謀始。君子之所以強訟也。

龜山。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初爻入之。終訟者。必有才自勢。然後能之初陰。柔居下。才弱力微。其於訟也不求勝。極以求勝。爲不示所事。始焉雖小有言。以及訟。但辨得明。即止。我不求勝於人。人亦不求勝於我。見室者。終得以伸矣。終吉。

蘭廷瑞。六爻唯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隱隱不曰不示訟。而曰初象不示所事者。非特屈於勢。彼亦自揆於理。爲不可長也。惟其不示。故始雖小有言語之辨。終必辨明而吉也。

訟測不可長。與不可成。稍辨長則至於成矣。全節一氣說下。二爻天下唯理直可以服人。唯勢強可以屈人。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性強謀狡。本有欲訟之心。幸居柔得中。能酌於理。上敵九五。又屈於勢。故不求勝於訟。而寧自處於卑約。以示屈服。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收斂退伏。絕无犯分之意。何情之有。占者得此。亦當如是。

折衷不克訟者。不求勝於訟之謂也。九四不克與此同。玩歸字。與復字可見。當欲訟。特此心。皆是好剛銳進之氣。既不克訟。則將此心退。厄。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初六。不示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示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轉來故曰歸曰復。復則剛來而得中者九二也。一之欲訟是其剛處其歸而連畢竟是其得中處故不可謂九二之不克訟全是居於勢。

二象一既不克於訟宜其歸連靈而不與之訟也。所以然者以自下訟上其勢不敵不能免於禍患之至也。然豈患之能及我哉。乃我撥捨而自取之也。此所以歸連靈而自處卑約也。

蒙引此全以勢不敵言折衷上下。泛以尊卑言。一與五應。君臣无訟也。三爻陽剛者多越分求逞不能守无訟之貞。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安於正理為食舊德貞焉。雖不免受人之侮而厲亦終不為已害而吉。然爭訟則利於法從事又利於才苟出而從上之事必无成功也。

程傳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蒙引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无成亦以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諸理處食舊德是假借說只是守舊意或從王事无成非抑之也。特論其人如此耳。

三象三之食舊德而吉者以三之才自已不能為凡事唯主於上而已。一從之庶幾因人成事而得吉也。若自主事則无成功矣。通典從上與或從王事不同。上不專指君凡當事任而位其上者皆是。

四爻九四剛而不中剛則不屈於人。不中則所行過當不欲訟者然以其居柔乃能自裁於理故不求勝於訟而改行以從乎善始不克訟復即命焉。然不惟外無健訟之行且悔悟深切并其欲訟之心而去之安處於正而非出於矯強之私占者如是過而能改則有日新之善何吉如之。

蒙引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命言所賦之正理也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曰吉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折衷一之不克訟屈於理勢也四之不克訟安於天理也勢不足論也所以有吉與无吉之異。

撥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尋常而不出則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渝以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

有理必獲伸矣。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四象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也復即命渝安貞不惟无忿爭之事併无忿爭之心過而復於无過矣。何失之有。

存疑不失解吉字。此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五爻九五居於尊位有聽訟之責。陽剛中正則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而有理者遇之則其聽不偏而理直見証者自得上伸其斷合理而情真受証者自得上達不惟天下无冤民且民自不冤矣。元吉。

毛瀘川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豈得不聽。折衷元吉指訟者言然要補出訟而有理之意。如无理者亦安能得吉也。

五象訟而得元吉者何哉。以九五中而且正也。中則心一於公而聽於未斷之先者无偏主正則事得其宜而斷於已聽之後者无過當蓋舉天下之是非曲直而一以中正之道裁之。此訟而有理者遇之所以得元吉也。張中溪家曰向中正象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為主。

上爻有孚見室方可成訟能獲伸中方可獲吉。上九剛居訟極以健訟之才濟以終訟之志凶其宜也。設或能飾虛誣之詞一時惑上以取勝然理无終屈人難常勝。直偽曲直久之自明始雖勝終必敗矣。有或錫之盤帶終朝三褫之象此可見終訟之凶占者當知所戒矣。

蓋測或者未必然之詞曰終朝奪何速曰三褫奪何眾也。二句一出說總是形容終訟必凶之意。孫賈菴錫帶出於或然見始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三奪見終有必敗之時。取象於命服者蓋以訟而勝者自以為榮故取受服之象。易解命服以錫有德豈有賞訟之理乃設言也。極言訟不可終之意。伯正將此本是言終訟之凶而設為取勝之詞言即使取勝終必見敗况未必勝乎深戒訟之不可終也。

上象服者錫命之榮本可敬也。然上九以訟受服非理取勝則亦不足敬。

也况其必敗而有終朝之二禡乎終訟之凶明矣
南朝以訟受服且據其終訟得服言周用齋多義以為必且見奪夫子
以為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禡

師總論兵凶器戰危事聖人曰行險曰毒天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
觀彖詞所係用師之道盡矣於六爻之中深致意焉必田禽之執而後可
舉兵彼師出无名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行兵彼无制之兵以卒予
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軍政乃善彼不知彼已遲於一擊者必无
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取勝彼三錫不加於弟子者解家傑之
體也其要則在用人弟子與戶小人勿用始終戒之聖人之慮遠矣
師象卦名為師者坤坎合體卦德有萬兵於農之象卦體有人君命將出
師之象故名師文王謂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也師
出有名不至為殃民黷武之舉而得其貞然將非其人雖止而不能保其
不敗又必得老成持重之丈人而後以專征之責是得行師任將之道有
戰勝攻取之吉无窮兵厲民之咎矣

祭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權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師出无名而事不
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以卒予敵程傳丈人不必素居貴但具才
謀德業眾所畏服者是也存疑者无咎當分看言其功可成於理又无
咎也介眉程傳吉而有咎凡无咎行師而伴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
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故諸家謂吉无咎總承貞丈人來折衷則謂
只承丈人來觀彖傳可見若據彖傳則只承丈人說似長
彖傳師之貴於貞者何也蓋師之為言伍兩卒徒眾之謂也貞之為言仁
義用伐正之謂也夫用師之事難得者正而難正者眾行師者誠以仁義
之心行用伐之事而左右其衆一以正焉則有以順天心答民望而无敵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三三坎下
三三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吉者萬兵於農
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唯九二二陽居
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
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
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
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象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王往况反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二陽在下之中

於天下可以王矣正則可王師之貴於正也如此哉

愚按彖引象詞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傳解貞字則又以大將帥師言可
以王歸之命將帥師者存疑則謂眾也正也只是解字義能以眾正
以卦體言本義以卦體釋卦詞未知是夫子之意否依愚見若作只
據義理說不粘著卦體更善看來存疑之說自願撲不破

二節又曰丈人吉无咎者卦體二剛中而五應之是為將者威而有惠勇
而有謀而君又闕外寄之事權委之卦德坎險坤順則兵雖凶器戰雖危
事勢固病於險矣然節制而不擾害順乎人心之所欲焉此非有老成之
德不能也以此德行師雖勞民動眾不先毒害天下而毒之實所以安之
故民皆忘勞忘死莫不悅從宜其有戰勝之吉又何窮黷之咎乎

南朝剛中而應重在剛中而順重在順言行師能順人心也如不
獵田稼不殺老稚耕者不變歸市不止是皆人心之所欲而吾能順之
也至童叟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雲峰毒之
一字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攻病非有沈痼堅癥不輕用也
象傳地中有水水寓於地猶兵寓於民師之象也君子以兵民原自合一
吾眾即吾民也於是无事之時厚其生聚善其教訓使比閭族黨之民无
不得所蓋預養有素則緩急得用一旦有事凡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眾
自此而去不患无兵矣眾畜於民即善體水寓於地意也

因指答字有效養一意制田里以厚其生明禮義以作其氣容民即是
畜眾

初爻三軍之命司於將一將之權重於律在卦之初師之始也出師之道
當謹其始故凡師之始出號令欲其嚴明部伍欲其齊整此有制之兵不
可以敗師之臧者也待節制不嚴軍旅不飭則為否臧矣兵行无制安能
勝而不敗乎凶占者當知所處矣

而五陰皆為所以能以眾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
五應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
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
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首傳救六反本義許六反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鬼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
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

蒙引此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個道理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
矣。重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之
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初象凡師不出則已出則必以律者以失律則凶也雖律而勝亦凶道也
蒙引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二爻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當將師之任者也而有剛中之德是即所謂
丈人也以是在師中而為將自有制勝之吉无撓敗之咎所以然者由上
應於五為所寵任則其信任之專恩禮之篤命令勤宣有加无已而至三
錫此功之所由成也是可見為將者固貴有德尤貴得君也
蒙引在師中即俗所謂在軍中云爾錫命不可謂王首因其吉无咎然
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值正益三錫非
命之果有三特極言其寵任之優耳

二象二之在師中而得吉者雖二剛中之德為之實以承天土寵任之重
也然上之寵而至三錫命者豈私厚於二哉由其念萬邦之寇害故寵其
將以安之也既為天下之故而用兵自不得不為用兵之故而重將耳
蒙引在師中而得吉者雖二剛中之德為之實以承天土寵任之重也然上之寵而至三錫命者豈私厚於二哉由其念萬邦之寇害故寵其將以安之也既為天下之故而用兵自不得不為用兵之故而重將耳

三爻陰柔則才弱居陽則志剛不中則心邪不正則行頗故不量勢力不
敵犯非其分而輕舉妄動以取敗也凶可知矣占者宜知所戒
蒙引謂之或輿戶者言具有輿戶之理也輿戶便是凶
三象師以克敵為功不勝已无功矣而且或至輿戶焉則下殘民命上損
國威不惟无功且大无功也凶何待言

四爻陰柔不中本无克敵之才居陰得正猶有量敵之智故能審時度勢
不敢輕進全師退舍有左次之象占者如是雖不能成功亦无喪師之咎
矣
程傳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効清兵家尚右右為前左
為後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伯正符左次是兵雖已動而
又有量敵復還之意非兵未行而逗遛不進之謂也
四象行師以進戰為勇左次則嫌於退怯矣然知難而退乃師之常今四
之左次以未失師之常道也此其所以得无咎也
雲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道也
五爻无故而發兵端最為惡德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故
示之訓曰師非祥物也必敵加於已為生民之害如田中有禽害我禾稼
利執言以伐之則爨自彼開端不在我師出有名而无窮黷之咎矣然用
師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又不可不專如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使之
帥師任閫外之寄若又使弟子如三四者然之以亂其謀則長子反為所
牽制而權出多門必致喪敗是使之輿戶而歸雖為執言之正亦終不免
于凶矣占者當知所戒哉

五象言所以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此當專任之也使之帥師
而行則所使誠當矣若夫弟子輿戶此乃使之不當豈獨弟子之罪哉
易解中行推原九二之辭使不當歸咎於五之辭
上爻居師之終武功成矣處順之極天下定矣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於
聲

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
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戶凶
輿謂師徒撓敗輿戶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
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師或輿戶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
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无咎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戶貞凶
長之
丈反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

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戶而歸故
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戶使不當也
當去
聲

此有爵賞之命以報功焉。功大者封之疆土，使開有國之基，而為諸侯。功次者與之采地，使承有家之業，而為卿大夫。定其等稱，其功此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略。其封賞之行，固无不及。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勿用。

語類：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却去不得。他既一列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則是不勿用他與之謀議經書耳。此義方思量得未曾改。入本義：姑記取易解開封也。承受也。李九我開國承家，所以優功臣。而庸庸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愚按凡有才无德者，皆可謂之小人。不是如命王之類者，勿用句與本義異者，詳見語錄。以此義朱子亦欲改入本義也。

上象天君有命，而開國承家，其典者蓋功有大，小无以正之，則不足以服其心矣。開之承之，正以正其功之大小，而為之隆殺也。小人勿用者，非有所惜也。若用以謀議經書，必至恃勢作威，而生亂邦之禍矣。可不戒哉。介冒行師之始，龍不可不渥王三錫命，所以勵將帥之氣也。行師之終，功不可不正。大君有命，所以服將帥之心也。

比，總論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人之比，非勢能一之，智能愚之也。內有元永貞之天德，外有顯比之王道，而後正中中之化成順從之民固矣。卦唯一陽居得尊位，為比之主。五陰皆求比者也。比貴先不貴後，初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此所以有比匪之傷也。歟。比象卦各比者，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是以一人而撫

萬邦，而萬邦皆親附於一人也。故名比。文王以為天下之數無所比，則故有所比，則合此則勢合而情孚，能為人所比。吉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且是元德果无少間斷，而永與又皆出於正理，不流於姑息，不入於小惠，而貞與斯可以當眾之歸，而尤咎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聲名洋溢四海，歸心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而不他往焉。若或執迷負固，至事勢窮蹙，不得已而後至者，後夫也。祇自取滅亡之凶耳。豈足為我病哉。

存疑：此之為卦，不止是下比上，實兼上比下。蓋必在已，存以為比，然後人從而比之。无咎是就為人所比者言，不寧方來，又是極其效而言之。折衷：吉无咎，俱是去比之時，玩當字可見方者來而不已之詞。後夫非後至是後而不歸，固不服之夫也。通：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

象傳：卦名為比，則普天率土，无不歸心，吉可知也。存疑：比，吉也。本義謂疑衍，語類謂也。字美程傳曰：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依愚見，程傳之說，似是文无加增，而義亦无失。節：所云比者，言人心順從，有親輔之義也。然下有不從，從而順者，均之非輔也。不可言比。卦體九五顯比於上，天下臣民順而從之，不惟出於易解：比，輔也。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也。輔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象引：下順從實兼上下眾陰，不日上下，只曰下者，以九五為上，尊上之詞。至下則曰上下，應舉眾之詞。

三節：原筮元永貞无咎，夫謂之无咎，固以其有元永貞之德也。而筮无所本，故君德以剛為主，而剛以得中為貴。卦體九五有剛中之德，剛中則私欲不留，所以為元者此也。而且健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且正固不偏，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

三三坤下
三三坎上
比，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筮，毗意反。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

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象曰：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下順從也。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所以為貞者此也。故當眾之歸而無咎也。曰不寧方來者。上下五陰皆應於。則內外臣民歸心悅服。而無一人之敢後。凡未比而有不安者。自來而不能已矣。後夫凶者。上既有剛中之君。而猶負固不服。以理言之。自為聖世所不容。其道窮也。此其所以凶也。

象引據程傳以剛為元。以居中得正為永貞。看來是如此。剛字實。只當得善字。必剛而且中。乃為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在卦爻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比道上說。則須用此三字。方盡比道之善。

此象地上有水。不容有間比之象也。先王體之以天下如此。其廣人民如而制為巡狩述職。聘問往來之禮。以親之。天子既能心百姓之心。而親諸侯。諸侯亦豈不能心天子之心。而親百姓。其比於天下也。豈有間乎。

易集凡立法定制。則稱先王。愚按萬國不必實有此數。第舉天下而言。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而無咎矣。然此字信之心。豈特一時比人之道。若自此積之。凡一切待人接物。始終不一。不誠而充滿積實焉。此不過自盡其心。非有望於他也。然誠能動物。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无咎已也。

折衷通節。只初比論。其理當如此。岳是質素之九器。南湖君子之心。惟求不失比人之道耳。而獲吉者。豈有心之所期哉。故曰他吉。

初象言比之道。於初六者。貴乎之於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自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

愚按爻言終來而傳則云初六。見吉不心於終。而不知之。而於比之初。已有之矣。此正夫子於初爻發明比之道。見比之不可不以孚也。

爻凡比之道。貴得其人。然德不足。則亦不能歸人。而比矣。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比之也。一本其養之於素者。效之於廷。蓋比之自內而非曲學以阿世。占者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有得君行道之功。貞而吉也。

象引內者內之所有也。如伊尹以所樂堯舜之道。而比湯。即窮蘊達施之謂。舊說以內字作草茅。畝畝看。覺少味。且於貞字說不來。

象要君而干進。雖得所比。而失已多矣。其失也。非人之尤。乃自失也。二以中正之道。出而行之。其所學。而所應。又正。則道義自處。又何所失乎。

愚按爻言貞吉。此止言不失者。君子止求不失乎已。而已吉。非所期也。三爻陰柔則心已暗昧。不中正。則行又邪僻。不能擇人而比者也。承乘應皆陰。所近皆非正人。以三處之。有不入其流乎。故為比之匪人。凶可知矣。

象引不可專指承乘應皆陰為匪人也。觀兌四之介疾。有喜可見。三象三陰柔不中正者。即使所比皆正人。亦不能自益。况比之匪人。非惟无益。而反足為吾累也。不亦可傷乎。

折衷傷是痛憫之詞。夫子補爻詞之未發。所以深警乎人也。四爻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於五四。知其可比。而竭忠效順。以比之。是舍柔暗而比剛明。正而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

以道事君之善。上可贊顯比之治。下可固順從之心。不亦貞而吉乎。正義六四上比於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賢。所以貞吉。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則外有可比。則為貞吉。不必應而後為正也。四象九五顯比於上。賢君也。六四比之。固為外比於賢矣。然豈徒以其賢哉。以德而言。五固賢也。以位而言。五又君也。君臣之分。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外比之者。實所以安從上之分也。象引必曰外比於賢者。明其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曰從上者。一則以正應。而比之。四初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充闡者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初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他湯何反。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六。比之自內。貞吉。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可知。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六四外比之。貞吉。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

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曰從上者。一則以正應。而比之。四初

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以當天下之比是其親比天下也廓然大公以父母天下為念无容心於知感之間初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以與人我親而凡屬我下者亦皆感其化而效其德焉比道之光明正大抑何顯也擬諸其象始猶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不求於前禽之必得至於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在上者不求必得固謂之公然必在下者亦不求必得始為大公之極何吉如之

兼位者則以比字來也
五象顯比之吉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正則施為當理不違道下譽中則存主不偏不謀利計功此比之所以顯也其象為失前禽者王者之政於禽之逆我前去者舍之順我來入者取之不取必於得失之間而趨前禽之失也彼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其感我與否聽其在彼无所容心者何異於是曰邑人不誠者固下之中而非下所自能由上之中使之也三驅失禽上之中也上行下效理之必然故下之中皆上所使也

象引觀顯比之吉一向便見邑人不誠皆在其中矣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且都就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蓋取舍二字難說民也南胡王者之田雖以獲禽為事亦不以盡物為心於逆而去者則舍之順而來者則取之是則禽乃逆而非順矣此所以失前禽也猶衷正中皆就心言舍逆取順是失得勿恤意使字要活看謂之使者行是德而下化之若其使然耳非實有以使之也
上爻凡居上比下足以首天下者元永貞之德是也上六陰柔居上是居比人之位而无比人之德若无其首者然眾叛親離凶何如也
愚按居上者首出庶物故上爻取象於首陰柔不足以上人便是无首

上象凡比之道必善其始而後善其終比之无首則已之德既不足為天下先天下之民亦將渙然離之已其何所終耶
存疑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傳取終始之義曰无終既无首可以比人終竟如何收煞故曰无所終也

小畜總論畜人與畜於人其勢常相勝也以巽畜乾以六四畜眾陽主畜人者言也健而巽剛中志行主畜於人者言也主畜於人者言畜我者小人也必復自道牽復不自失乃成其為君子而一受其畜則必不能伸其志主畜人者言所畜者又為小人也必有孚合志有孚擊如乃可以畜小人自非有孚則必不能并其力故自畜未固而言則密雲不雨而畜於人者猶可以尚往自畜已成而言則既雨既處而畜於人者必至於征凶小畜象易之大分陽大陰小此卦以與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量但能止於一時不能制於恒久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故名小畜文王以為當小畜之時君子失勢陽宜不得亨矣然以陽言之內健外順剛中用事則猶有可以為故雖見畜猶得伸其志於羣小共處之日亨然其所以亨者固以君子有可行之道亦以小人之畜未極而施未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故陽不終於畜而猶可得亨也夫陰之畜未得行而陽猶可亨君子可不善為之圖哉

語類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易說密雲不雨二句不是陽所以得亨之故蓋陽所以得亨全在健與剛中此只是陰道未得行君子猶有可為要分曉存疑陽先陰倡則陰和之而雨陰先陽倡則陽不和而不雨陽之倡必在東郊東陽方也陰之倡必在西郊西陰方也愚按亨是陽有可行之理密雲句是陰道未行之象亨字不可講得大小人懷善正之心即密雲也勢不得行即不雨也此節全重在陽上象傳卦名為小畜言何哉卦體以六四之柔居得其位而上下五陽應之

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舍音捨
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

无首則无終矣
乾下
巽上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教六反
大畜卦同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一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爻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

文王演易於姜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

是小人在位而眾賢皆為所制志不得遂以小而畜大也故為小畜
存疑得位指六居四而處上位得時位也惟得時位而上下應之故皆
為所畜蒙引要認柔字

節夫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矣詞曰亨者何卦德健而與健則立心剛
毅有能為之資而外之處事又能與順於理才足有為小人自不能為吾
之害矣卦體剛中而志行是威嚴不猛而得用事以行其志勢猶得為小
人自不能以抑吾之進矣此所以不為所畜而得亨也

南湖二句但就一人身上說蒙引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
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為之主也用事當事任也
愚按志是何志上進者陽之志也二五既當事任故上進之志得行乃
字有難之之意見非健與剛中亨亦未可必也

三節所謂密雲不雨者言小人之畜未極而吾道之正氣猶得以上進如
雲雖密而陽氣猶尚往也惟陽之尚往故陰雖得時用事而猶未大肆害
於君子如雲之自我西郊而雨施未得行也陽之亨其亦由此與
進齊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不能畜
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象傳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而不能久為小畜之象君子以細行不矜
終累大德故敬爾威儀慎爾出語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而美此一身之
文德大威儀文詞固德之所在然待一身之章美而已此所以為小畜也

存疑文德亦學問之不可少者此是就人事中覓一件來配小畜之象
不是說君子之學要懿文德也折衷文德指威儀文詞言不曰文而
曰文德者文為德之輝也懿美也

初九初九體乾則志欲上進居下則未交於物而初心不變得正則不苟
於合前遠於陰又不近於害故雖與四為正應卒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

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
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芳六反
二爻同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
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
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而得遂其上進之志有復自道之象蓋陽本在上之物向也失之而今復
之也夫不尼於邪而得遂其生平之志在我不失所守何咎之有志行不
虧名節无喪吉之道也占者如此則无咎而吉矣

南湖復自道不可謂復其故道若如此則自字无安頓况既云復則已
是復其故道矣一云由道而復是也凡无咎皆補過意今獨曰何其咎
尤是快之詞蒙引何其咎言自不至於有咎也愚按道謂正道以初
與四有正應之嫌故特揭出道字以見初之自守以正也自守以正正
是其自道處

初象進不以止者无得吉之理初九自守以正而進復自道則其得吉非
倖也義所宜然也

存疑言其无咎而得吉理之宜然也嘉其能守也雲在下而畜於陰
勢也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自守以正進復於上故曰其義吉也

二爻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之前遠於陰似易為所畜矣然以其剛中耿
介有守又與初同德故初進以正二與之牽連而進亦復自道者也占者
如是則小人无以攻吾短而乘吾間可以得志而行道矣不亦吉乎

折衷牽復非只是連類而復便是亦進復自道也重剛中之德上
二象士君子之處世以不自失為貴初復自道固无自失之咎矣二之牽
復以其在下之中秉剛中之德故亦有以自守而不至於自失也

蒙引露出在中二字如云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則取中德之貴也存疑
以亦字觀之可見初九何其咎即不自失
三爻九三志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既無自守之節與初之得正
二之剛中異矣迫近於陰又多比暱之情與初之前遠於陰二之漸近於
陰殊矣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悅為所係畜是結援匪人以圖進而卒
為所制无由上進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雖一時動於欲而為所畜終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

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上爻義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
活反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

能悟其非而思反於正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始之不
慎雖爭於後亦何益哉此君子所以不可失身於小人之黨也
象引輻輳不同輻車輪之輻也輳車上伏兔也輻重于輳說輻者為
陰所係畜久住之計也說輳自止而不進暫住之意也爾正符三剛四
柔故有夫妻之象而曰反目不特三不平而與之爭而四亦有強力自
制之意正以柔得位也

三象剛正如初剛中如一悅之不悅也四亦惡得而悅之九三不
得進而與陰爭者良以三不能自守以正而小人始得以制之猶夫之不
能刑家以正其室故妻得以制之而至於反目也

存疑且就夫妻上說正意見於言外不能正室答在三也愚按四既得
位如何能正得他不知三不能自守以正便是不能正室

四爻陽本非陰所畜兄弟寡不敵畜之更非易者四以一陰畜眾陽傷害
憂懼所不免也以其柔順有孚之質得正有孚之道虛中得有孚之
本強體又善行其孚信所以取信於人而五上二陽助之自能制其強暴
而身无可傷心无可懼血去惕出之象也占者如此何咎之有

通典自三陽而觀則四為陰柔小人自四一爻而觀則三陽又為強暴
小人隨爻取義不必泥定象引二陽之助本以強體言然未有有孚而
不得人助者倘非柔順得正而虛中二陽亦未必助之其血去惕出雖
全是二陽之力而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三上來

四象六四一陰而惕可出者畜止乾剛四之志也五上二陽同在巽體四
之孚誠與於二陽而二陽與之合志同力畜之所以得免於憂懼也
程傳陽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折衷上句重惕出有孚輕下句本
有孚來合志是二陽與四合志非四合二陽之志也
五爻巽體二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又實為之首然非誠則不足

以固結人心非力則不足以號召庶類其勢皆不能為以兼乎上下九
五居中孚誠足以攀結同事者之志而莫不盡其心處尊力之富厚
又足以左右同事者之力而莫不效其用為有孚攀如富以其鄰之象以
是畜乾何強暴之不可畜哉占者有孚則能以其鄰也

象引居中有孚之義處尊是富厚之義必先言有孚者以見有孚為
之本也攀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攀固也朱子謂手把攀住之象則有
相攀固之義矣富以力言必有是心然後能同是力也其所處尊亦未
必處君位只是同行中之尊者晁淵五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
以維係乎上下也豈徒用其富厚之力哉使力有餘誠不足安能以鄰耶
折衷玩不獨二字重有孚邊者為是

上爻上九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上畜道已成非畜未極而施
未行之時矣向也密雲不雨今陽見畜而與之和是不雨者既雨而小人
之施大行矣向也陽氣尚往今陽至此而不能進是不處者既處而君子
之道遂止矣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良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而尊尚
之使其積盛以致此耳然陰加於陽非理之宜雖正亦厲况未必正乎夫
陰方向盛如月之幾望勢必抗陽君子不可以有行也苟有行焉陰邪之
禍將不免矣凶如何哉聖人戒陰而惕陽无非為君子謀也

雲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
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象引兼言既處愈見其為畜之
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止也何以見陽之尚陰德也曰陰畜得陽住便
是陰德之盛陽至此不得不與之和既與之和便是尊尚陰德耳通典
德字猶道字道與德為虛位爾正符陰加於陽如何謂之正不若程傳
云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此方說得戒陰之意出

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
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
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

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

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攀如富以其鄰攀力專反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
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攀如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
象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
如是也

象曰有孚攀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歸妹卦同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得尚陰德至

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

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三三兌下

三三乾上

三三履

上象既雨既處者由其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君子征凶以陰有所

疑也終疑陽之進而畜之故征則有凶也
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廣義尚與積少異尚之於始積之於終愚按

疑字程傳作君子有所疑慮似非戒君子語氣蓋則作均敵解似於有
所二字語氣不相合唯易解云陰終疑陽之進而畜之說確可從

履總論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先王制禮立隆以為極今天
下後世莫之損益也禮反其所自始故曰素履禮然後安故曰履道坦坦

禮以恭敬為本故曰愬愬禮以退讓為節故戒夫履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故曰其旋元吉若愚自用賤自專生今反古是謂變禮災必逮
身矣此恥視跛履之所以凶也

履象兌下乾上以兌至柔遇乾至剛而躡其後以圖進履非所履也故名
為履文王以為履剛而進當有危道然能和悅以處之自有以哉強暴之
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是求進何往而不通乎亨

折衷履有進意不為所傷而得遂其進故謂之亨索義乾體剛健非專
為暴者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無患也然和非阿容也悅非佞媚
也特恭順而不失其正耳蒙引履虎尾言踵其後也

象傳卦名為履者卦體以兌之至柔履乾之至剛是在我之勢既易陵而
在彼之暴又易逞履非所履故名曰履危之也

南湖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
二節履危不免於傷矣何以不咥人而亨卦德兌之柔有悅之道也乾雖
剛暴而悅以應之自足以消其剛猛之氣而吾之進可遂矣此所以亨也

平菴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雖危而不傷
三節又以卦體觀之彼居崇高之位而苟无其德則徒擁虛位而不免於

履虎尾不咥人亨
結反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一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
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
後者履虎尾而不見傷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
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
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音悅
以卦德釋象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一作下之正理也人之
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

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
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
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

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
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曰志於尊榮農工商賈

曰志於富饒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
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一作下之正理也人之
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

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
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
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

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
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曰志於尊榮農工商賈

曰志於富饒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
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一作下之正理也人之
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

初及士君子平素之所期待者未始不以天下為己任但因利祿而遷變
其所履者多矣初以剛正當方進之始持守堅定一切勢位富厚不足移

術也

世曰志於尊榮曰志於富饒上下之分非不存也民志鬱然即泰其上
下而有不顧矣此治天下者必先定民志而定民志則舍辨上下無他

象傳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所履當如是也故為履君子以人之志欲
无滯不有以定之將卑踰尊賤踰貴何所不至於是觀象而辨別上下之

分以定其民志然上下之辨豈止章服宮室車旗之差等而已哉必度德
授官因能任事使自士庶至於公卿各以其德而居位無德者不敢以卑

而謀尊其間車服采章亦為之差別農工商賈各勤其事而食力非力者
不敢以賤而僭貴其間宮室服用亦為之限制上下既辨則人度德量力

以居位任事而不敢萌分外之思而民志於是乎定矣何天下之不洽哉
蒙引辨上下正所以定民志也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程傳

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尤可見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揆采
君子觀履之象止在辨上下傳只言辨上下足矣何兼言定民志蓋後

世曰志於尊榮曰志於富饒上下之分非不存也民志鬱然即泰其上
下而有不顧矣此治天下者必先定民志而定民志則舍辨上下無他

術也

象傳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所履當如是也故為履君子以人之志欲
无滯不有以定之將卑踰尊賤踰貴何所不至於是觀象而辨別上下之

分以定其民志然上下之辨豈止章服宮室車旗之差等而已哉必度德
授官因能任事使自士庶至於公卿各以其德而居位無德者不敢以卑

而謀尊其間車服采章亦為之差別農工商賈各勤其事而食力非力者
不敢以賤而僭貴其間宮室服用亦為之限制上下既辨則人度德量力

以居位任事而不敢萌分外之思而民志於是乎定矣何天下之不洽哉
蒙引辨上下正所以定民志也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程傳

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尤可見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妙揆采
君子觀履之象止在辨上下傳只言辨上下足矣何兼言定民志蓋後

其心舉生平所抱負一一推行之其措之於廷者皆其修之於家者是率其素履以往者也占者如是則達之所施不負乎窮之所養何咎

素履謂平素之所行即居仁由義堯舜君民之學術也蓋履屬平日今則率其素履耳所謂不變遷是也往是今日達所施者當素履往為句初象古之出處協於一今之出處岐而二此天下恒見達不離道之難也願也此其往不徒往而必素履而往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二爻道本有自然之安何等坦夷平易九二居下无應未為時用者也而以剛中自守惟知尊德樂義一切是非榮辱无所羈係是為履道坦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占者如是則得潔身之正而有自得之休矣不亦貞而吉乎

蒙引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履道者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存疑坦坦平坦之甚也所以平坦以履道也雖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安為鮮不及矣欲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順理則裕也折衷履道以身所行言坦坦以心所存言

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跛波戎反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

三爻六三不中正而陰柔居三陽位而志剛是才德本无足取却好自用自專不肯退屈于人其象為眇者本不能視而自以為能視跛者本不能履而自以為能履如此之人无一可者也以此履乾正與和悅相反剛復之氣必觸其忿見傷必矣如履虎尾而咥人也凶何如之然據其志剛則被其害者必多猶之武人本无能也而為大君則得以自肆播惡于眾歛怨于已豈能久也終歸于凶而已矣占者戒諸

程傳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于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折衷專重志剛字下二象總是剛復取禍之意以見无才德而好自用者无一而可也

三象眇而能視特自謂能視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而能履特自謂能履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由不中不正无和悅之德以履乾也武人為于大君由柔而志剛妄行以取禍也

愚按上四句就象上發明柔而志剛之意下申言所以見傷肆暴之意四爻四履九五之剛而亦以不中不正處之才德不足五復剛決之過動有危機如履虎尾然宜不免于凶矣猶幸其以剛居柔能因危知懼愬愬然故畏无已盡其恭順之道始雖危終于不危矣吉

蒙引始也惟恐其不得進終也終遂其進是為愬愬終吉愚按三四皆言履虎尾三以乾為虎四以五為虎也然履危同而吉凶異者三以柔居剛是志剛而好自用四以剛居柔是能柔而知戒懼故也

四象凡履以進為志四不中不正而遇九五之剛若不足以遂其進而志未伸也能愬愬戒懼則彼不我傷終得以進其志得行矣此所以終吉也

存疑履有所躡而進之象也愬愬而得終吉是得遂其進也故曰志行五爻九五陽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皆將順其欲為之心故凡事必行主張太過无所疑礙為夫決其履

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音色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占快反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夫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

之象夫才常傷于所恃而危多中于所忽天下事以夫履行之雖所為合
君道之正然一往任性之心思何能周意外无窮之事變亦多蹉跌之危
况未必正乎其占雖正亦危矣

九五陽剛中正履帝位之尊德與位稱原自不疚原自光明但人主剛
中履帝位每易傷于所恃交懼其傷于所恃故為之戒曰夫履貞厲

五象五之夫履而貞厲者以其位之正扶能為之才已視天下无難為之
事而處位又當擅可為之勢見天下无一足為吾難吾亦无所難于天下
所以决意妄行而曾莫之顧也能无厲乎

蒙引正以德言剛中正也當以位言履帝位也折衷須知此爻只是與
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太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于夫履

上爻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吉凶之祥兆已
有可考驗矣故考祥者不必求之天也惟視已之所履以考其祥之何如

若其所履者无一不當天理合人心周旋而无虧欠則百祥俱至乃為大
善而吉矣使所履一有未善吉未有可以倖致占者亦慎所履于始哉

蒙引視履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考者指下後來事也祥字
兼休咎意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旋字最重團圓滿足无一毫
玷缺之意存疑此于爻義俱无取只就履終說道理以示考祥之教

上象其旋未易能故元吉未易得元吉在乎履之終是惟德動天則非常
之福自我致之不惟有慶而且大有慶也

蒙引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存疑在上是解所以元
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爻以人而進驗乎天象由天而推本于人

泰總論世之有否泰猶寒之必暑暑之必寒也天也保而持之使常泰

不否則猶未寒治裘未暑治葛使寒暑不為之侵人也此卦天地交泰多
士彙征孰不謂既治且安然開泰者天地而保泰者君臣故五惟任賢為

主泰之君二唯用中為輔泰之臣也初泰之始泰之所始由君子為之也
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始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

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
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聖人之為世道慮者深矣

泰象泰者通也此卦坤上乾下陰陽交密貞元會合有通泰之義故為泰
文王以為氣運開泰之日在人事正世道清明之候也况卦體卦變俱有

小往大來之義是人居外而退聽君子居中而用事占者有陽剛之德
自得遂其進而無陰邪之傷且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吉而亨矣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之干外也來居于內也
象傳卦名泰而詞曰小往大來吉亨者常即此而想見泰之時則是天地
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通此泰見于造化也上下以志交而興道致治
之志同此泰見于人事也泰運開之天地而泰和啓之君臣矣天地既交
是生息之氣用事而肅殺之氣退聽內陽而外陰也剛殺之性用事而柔
濡之性不行內健而外順也上下既交是正直之人用事而邪枉之人退
聽內君子而外小人也惟內君子故致君澤民之道日長惟外小人故小
人妨賢病國之道日消所謂小往大來者如此而吉亨可知矣

雖正而危為戒深矣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於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

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

陰天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

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財裁同相息亮反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茹人余反彙于位

二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

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三三

三三

因其全體而裁制之。如立四氣以分天時。定四方以疆地理。明五常以建人極。而教化無或過矣。道中之當然者曰宜。隨其時勢而贊助之。如用天之時。而教之春耕夏耘。因地之利。而教之高黍下稻。立人之極。而教之仁敬孝慈。而形氣無限于不及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遂生復性。道天地之道。宜天地之宜。以開萬世之泰也。

愚按蠡測。裁成二句。不要分過不及。天地本無過不及也。須如節齋云。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方无病。初爻當泰之時。正君子道行之日。三陽同體。初九一陽進。上二陽相連。而進其象。猶拔茅而其根茹以類而起。占者以是而征相與輔泰。吉之道也。幼清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震悔。豈不謂之往吉而曰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折衷拔茅連茹。非君子相約而進。但眾賢俱進。便似相連也。

初象拔茅征吉。其志在天下。皆欲上進。故彙征而吉。不然與植黨者何異。誠齋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二爻二以剛中應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然或于人與事。非過于苛察。而征于因循。即忽于遠圖。而昵于近習。皆非中也。二則待人以恕。處事以寬。而包容荒穢。然使一于包容。適以養天下之弊也。有罪必誅。有弊必革。而用馮河之勇。舉及側陋。慮及細微。而遐遠不遺。然或昵于朋比。非為示天下以公也。不狎近倖。不狃目前。而亡朋比之私。剛柔各當。四者各具一中。剛柔交濟。四者共成一中。庶得尚于中行矣。占者如是。則合此之中行矣。

象引包荒。雖與用馮河對不遐遺。雖與朋比。對其實。四事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者言之。乃為中行也。中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存疑四者皆中行之道。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具此四者。象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者。由其心之光大也。光明无蔽。則能知中道。

之所任。正大无私。則能依中道而行之。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也。存疑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于中行。中心言。言包荒。該下三者。在內。三爻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時也。聖人為之戒曰。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无有常平。而不險。險者。无有常往。而不來。復者。然天下之患。不在圖。而盡持盈守滿之道。占者如之。則在已者。脩可无咎矣。雖曰泰極而否。理之必然。然不必恤也。惟盡吾處之道。則泰可常保。于食有福矣。

存疑此就時上說道理。无平不陂。見天運之必然。艱貞以下。見人事之當盡。節齋字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三象无往不復者。言九三所處之時。將過乎中。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泰極而否欲來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艱貞。以盡保泰之道哉。象引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際只是謂氣運之交際也。

四爻六四處過中之位。是泰已極。否適來矣。小人得志之時也。故四與上二陰。翩翩下復。其力之協也。不待富而自從。其心之孚也。不待戒而自信。向之小往大來者。將大往小來。而不利君子貞矣。君子不可不知所戒哉。程傳三將中。知戒則可保。四過中。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四象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類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唯皆失其實。則三陰在外。聽已久。欲乘時下復。故不待富而自從之也。不戒以孚者。蓋合交以害正道。乃其中心之所願。故不待戒令而自孚也。

伯正符。按皆失實。依本義。則于翩翩不富句。說不甚明。愚故增此數句。如上所云。庶說得三陰翩翩之意。出翩翩疾飛之貌。五爻五為泰主。虛中以應九二。是不以治安自恃。不以富貴自驕。而屈已以下。中行之士。如帝乙。忘其貴。而歸其妹于下也。占者如是。則賢才輔而理道昌。泰寧之治。可常保矣。以此而承福祿。大善而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比得尚于中行。馮音。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翩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

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房六反下同。

上經泰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幼清五以柔中應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泰互體及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為詞易解社福也以社以此得社也即泰道成也

五象人君信任其臣本自素願然非有柔中之德未免為讒邪所間鮮有能行其願者五以柔中之德行下賢之願純心以任之此以社而元吉也

進齋中以行願居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强也

上爻治道積累以成泰猶墮土積累以成城也上六居泰之終政教之舉者已廢紀綱之張者已弛有城土頽圯復反于墮之象時勢至此豈可輕舉妄動以力爭但當反身自治修其政令以回之耳此則當為而為所謂貞也但患至而為之備禍生而為之防禍患終不免矣可羞吝也

蓋測勿用師二句俱作假象看存疑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无善事然終不能有為也語類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于凶

上象上之城復于墮者豈特時運之適然哉亦由泰極之時人情安肆政教不修紀綱不振其命已亂復歸于否耳故自邑告命正所以治其亂也

存疑因政令之亂故為否告命所以治之者尤冀人事或可以回天也

否總論天地間不能有陰无陽有治无亂聖人則倦倦焉欲扶陽而抑陰常治而无亂故下三爻小人得志也聖人慮小人道長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為之致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得志也聖人慶君子道長曰疇離社曰休否曰傾否而為之致幸焉扶陽也至于大人之否而憂其亂

群大人之休否而成以其三蓋惟恐陽之受變于陰而治之復入于亂也

否象乾坤雖有定位其氣則貴相交此卦乾上坤下二氣隔絕不通故名否文王以為泰者人道之常今否之時三綱淪九法斁匪人道之常故不利于君子之正道以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且卦體卦變俱有小往大來之義則是君子退處小人用事正小人得志之日故不利君子之貞也

進齋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

青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象傳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常即此而想見否之時則是天之氣不交于地地之氣不交于天陰陽閉塞而化生之機無由以及物此造化之否也上意不孚而不下交下情不達而不上應上下乖離而邦國之事由之以日非此人事之否也天地不交則肅殺之氣用事生息之氣退聽內陰而外陽也收斂之質用事發舒之質退聽內柔而外剛也上下不交則必小人用事君子退聽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內小人則妨賢病國之道長惟外君子則致君澤民之道消故不利君子貞

泰極而否城復于墮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

象曰城復于墮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治平聲

三三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僻鄙反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不計其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初象拔茅貞吉者凡小人傷善祇為身謀既從正而變為君子則志在于君自能為君愛惜善類豈復植黨以害君子乎所以得吉而亨也

則不知有已何此乎小人而害君子此小人之善變也伯正符志在君

此夫子指出貞處以示人非小人果能志在君也

六二陰柔本有傷善之習中正則未忘好善之心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不敢肆其傷善之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蓋能包承則必陰受君子之賜也然君子于此最易為其所溺必當安守其否儉德避難而後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蒙引小人吉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故吉也大人否亨非以包承而亨安守其否乃亨也包承為小人知有君子也然所懼者不在于純乎小人在于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最能染君子也故大人否亨

二象大人否亨者君子以彼包承于我而遂與他去便是亂于小人之羣不謂之否矣何從得亨唯守其正節不為其羣所亂身雖否而道則亨也

存疑不亂羣正見安守其否意

三爻以陰居陽是志剛本欲傷善者也然不中正而短于才志于傷善而未能則其所害正而可羞者尚包容而未發也故无凶咎之戒

蒙引包羞自羞其有傷善之心非羞其未能傷善也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不妥者此之謂包羞

三象小人欲害君子須有權謀術數方得濟其奸三之包羞蓋以不中正權謀術數但无足取故志于傷善而未成也豈其志之不欲逞哉

折衷味語意非深鄙小人之不能幸君子之有此耳

四爻君子濟世患无可為之時又患无善為之道使時當將濟行事而極其剛焉則更張无漸反激變而啓禍端矣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乎四當

否之過中將濟之時也是天心厭亂有轉否為泰之機故為有命况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其所以乘時而致泰者剛柔適中動无過咎故其占為有命无咎是天有是時而人有是事也是可轉否為泰不特一身受其福而疇類三陽皆得麗之而共受其福矣不然人謀不臧雖有天命其何恃哉

進齋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雲峯泰之三否之四否泰之變皆天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社見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為福而不極其剛上不然雖有天命在已不能无咎已且不能受福况疇類乎

四象轉否為泰者君子之志也但天有其命在人不能无咎雖有志而弗得行耳四能无咎則人之所為與天克協而開泰之志斯得行矣

蒙引志行連疇離社之義俱包了有命无咎則自然疇離社故併釋之

五爻九五陽剛中正有能為之德居尊有可為之勢故能撥亂反正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至于泰此大人之能事也吉然其時否雖可休蒞暫息耳而否猶未盡傾也故必存危懼之心曰吾其亡乎吾其亡乎心无時而不惕行无時而不懼于致治保邦之道无所不至則所復之泰如維繫于苞桑之固矣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程傳以時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

五象大人之休否而得吉以其陽剛中正位之正也既有能為之具以居尊位位之當也又有可為之權德能為勢可為故能休否而吉也

集解位字活正以德言當以位言有德有位故為大人

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社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與包同占易作包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

免于否矣。及其後而否之傾也。否轉為泰。豈不可為世道喜乎。

章溪言傾而不否。否傾人。人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

為也。雲峯領如水之傾。否盡于此矣。

上象否泰有循環之機。否終則傾。傾矣。豈有長否之理。况又有能濟之才哉。

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同人總論。同人之道。論心不論迹。故同以千萬人。非眾也。同以一人。

非寡也。唯其真而已。初之于門。貞也。若三之宗。上之郊。則非貞矣。五之同。

二貞也。若三伏戎。四乘墉。則非貞矣。故與其為出門之同。不若于野之同。

為尤大。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无所爭也。

同人。家卦名。同人者。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以二應五。其德同。又五陽。

而與一陰。其情同。故名同人。文王以為君子之與人同也。固不可不尤。

不可不正。為卦乾健而行。大公之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貞也。

占者得之。誠能大无我之公。于人不私所愛。則愛敬者多。親輔者眾。何所。

不亨。雖天下事之最險難行者。亦有為之同心協力。而克濟者矣。然必其。

所同者。合于君子之正道。乃為利耳。不然。私情之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蒙引。于野。隨所居之位。言隨在。有于野。皆大同也。涉川。取其大而難者。

蒙傳。卦名。同人者。卦體六二。以柔正應乾剛。正而得位。以柔中應乾剛中。

而得中。彼此同心。无所間隔。此所以為同人也。

蒙引。得位。正也。不以位言。主義理言。卦取同人之義。非以其位同。中正。

之道同也。若大有。就所有者。大取。故指位。程傳。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

二節。所謂同人于野。則致亨而利涉者。蓋人之柔媚者。多比昵而徇私。此。

卦上乾之德健也。以健而行。則果斷剛決。理足以勝私。而不昵于朋比。此。

所以能同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利君子貞者。卦德離為文明。乾為剛健。

文明則能燭理。而盡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道。卦體中正。

而應中正。則內不失己。應亦中正。則外不失人。內外人已皆出于正。此君。

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則所同者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之人。

不同而志同。天下之志不同。而正同。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通。而天下。

之志自相通。而无間矣。此之謂大同之道。所以致亨而利涉也。

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

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

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

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

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

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

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真而致同。

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亦是同于所當同者只是有所係而不廣非所謂出門交者耳
偏主豈君子之貞乎乃吝道也
存疑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係于宗其道可羞吝也

三爻同人貴同然非可強其類以為同也九三過剛不中則性暴而妄于
求同上无正應則勢孤而急于求同乃欲強同于二二與五為應也能不
懼五之見攻乎故不唯設隱伏之謀而且奮憑陵之勇其象猶伏戎于草
莽之中升其高陵以觀望焉孰知揆之于理二固不可妄求決之以勢五
又不可輕敵理勢俱屈雖久而莫敢發也三歲不與豈能遂其同乎
程傳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而伏藏其兵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
升高以觀望劉瓛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
三象伏戎于莽者欲敵五之剛以獲二也然剛其可敵故畏懼伏藏也
至于三歲不與者理勢俱屈五終不能勝而二終不能合安能有所行也
存疑言所攻者五其敵剛強也由其敵剛故終不能行

四爻九四以過剛之資又无與同之人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所隔是三
有墉象四乃越三而攻取之以求非正之交違理甚矣幸其居柔能知自
反悟妄求非分之難事雖發而終止有乘墉勿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克
已之勇甚于克敵自勝之善賢于勝人不遂非亦不召禍宜其吉也
蒙引墉所隔者三象也故乘墉以攻是乘三以攻非直攻三也何者三
未必得二也况所圖者二攻三何為弗克攻非讓與三義居于五也

四象曰乘其墉是以剛勇自負而主于克攻矣而弗克攻者豈力之不足
哉特以二與已非正應義不可攻而止耳其弗克攻而得吉者正以義之
所在即則之所在也能以義自裁知妄求之非義不勝困屈而反歸于法
則之中是能變妄求之心而復歸于義所以得吉也
程傳力不足而不攻者居于勢也方有餘而不攻者居于理也則者理
之不可踰者也蒙引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
段困心衡慮處行可三四于二皆欲爭之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其何
則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
知義之不勝而止而三之不與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也

五爻五二中正相應是誠同德之交也乃為三四所隔不无間阻然義理
所同物莫能間故始雖睽而終得合其同也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六
二柔弱難扶而三四剛強難敵必用剛斷威嚴以勝之然後二得三進以
遂其同志之慶又有大師以克而後得相遇之象否則何以得後笑哉
程傳九五君位而交不取人君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于二失其中
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
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蒙引大師句本其所以得後笑也
五象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五以剛中正二以柔中正中正相應而理
直也然必大師相遇者三四剛強難敵必相克而後相遇所以用大師也
伯正符一說先字不添後笑至下相克是本其所以得後笑則解後笑
意在下文故程傳云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憤切而然也

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理直義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
上爻上九居外无應是全无位任而孤介无與非不欲與人同也但人不
與之同故為于郊之象此雖違乎大同之道然遠而无與亦可无悔
蒙引上九實无所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直帶卦名說節齋國外曰
岸志堂新輯易經集解上經四十五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
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莽莫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
故有此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音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
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

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
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道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
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

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

四十五

郊外曰野。野是廣大无我之意。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
上象上九之志。本欲與人同者。但居荒僻之地。而莫與同。故曰志未得。
存疑。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故曰志未得。若于野。志何不得之有。

大有總論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
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六爻亨。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
集。二之負荷。三之獻納。輔有而各致其隆。初之无咎。四之匪彭。處有而不
過。其則况有信順尚賢之上九乎。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嗚呼。盛哉。
天有多。乾下離上之卦名。曰大有者。蓋大有所有之大也。以卦象言。所
照者廣。如人君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也。以卦體言。所從者眾。是天下
皆歸一人。一民莫非其臣也。故名大有。文王以為撫天下之大業者。必本
一己之大德。今卦體乾健文明。卦體居尊應天。以是治有。則禮樂刑政盡
善盡美。推之四海。何所不通。占者如是。大善而亨。所有之大。可常保矣。
存疑。乾健離明。應天時行。治有之道也。故凡有所為。凡有所行。皆大善
而亨。通禮記曰。禮樂政刑。四達不悖。而王道舉矣。此元亨也。折衷元亨
與他卦不同。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大行。

象傳。卦何以名。大有。蓋民心懷于有德。人君雖有其位。苟无其德。則民不
我孚。非所以語所有之大也。卦體六五之柔。得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由
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所有極于至大矣。故曰大有。
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所有極于至大矣。故曰大有。
二節。大有之時。豐彙易萌。辭曰。元亨者。長以有其德耳。治有非剛不剛。非
明不燭。非時無以妙剛明之用。卦體乾健離明。則不屈于物。欲強毅足以
裁決萬機。不惑于義。理睿知足以周知萬物。卦體居尊應天。凡剛健之所
敷施。文明之所旁達。无非順天理之當然。而與時宜之。非任暴以為剛。過

察以為明也。以是治有。則有以盡制作之善。極推行之通。是以元亨。
蒙引。德字與卦德之德不同。就人事說。兼卦德卦體所言者。剛健文明
德之體。應天時行德之用。應天得天位而行天道也。特行即應天之定
存疑。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
象傳。乾下離上。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則善惡不齊。
豐彙之萌。皆起于賞罰之不。善惡之无勸懲。其初甚微。其終至于不可
禦。唯于惡未著。則遏絕之。不使滋長。善雖隱微。務顯揚之。必使樂為此。非
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惡。惡是他性所无者。從而遏之。善是他性所有
者。從而揚之。以順天本然之休命而已。君子无容心于其間也。

蒙引。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存
疑。順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天討之意。亦不是遏惡揚善。欲以順全在
人之天命。只是淺說。謂遏惡揚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
初爻。人情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大凡富有。鮮不有害。初雖當大有之時。然
以陽居下。則剛毅而心有守。處卑而志未盈。无應而在事初。内外无係。而
浮侈之心未生。新與事接。而勤儉之心未變。四者皆不涉乎害者也。如是
則无驕侈之失。本匪有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常情易變。于終意心多起
于忽。苟以為无咎。而易心以處之。將有入于害。而不自知者。故必艱難以
處。樽節挹損。嚴于持守焉。則可不至于有害。而无咎也。

宗直。无交害。是處富有之初之事。艱則无咎。是自初至終。以保富有之
事。程傳。匪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
初象。天有之時。驕侈易生。似難免。害唯大有而初九。初則未履盛滿之極。
九則能存艱難之心。故能持盈守滿。而未涉乎富有之害也。

蒙引。兼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說以初九二字。盡之也。
二爻。九二剛中。在下得應乎上。則是才德之懋。上承委任之隆。用能竭忠
辭志。堂新。辭易。辭上。經。四十二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
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

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

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指六五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

豐彙萌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

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

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者宜如

是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知以任天下事如大車載物然有所往而如是則能勝任而免責矣何咎
雷蒙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不
言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蒙引大車所以象其才德之茂
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故有所往而如是當兼剛中得應說
二象大車以載乎物則雖積象物于中而不至于傾敗也九二以剛中之
大才克勝大有之重任何以異于是哉

蒙引積中不敗是貼出所以取大車以載之意不然克勝重任之意或
悔矣不敗字當玩衍正符爻是剛中而兼得應說言不得君之柄任雖
大車而不得以載矣象則專重剛中能勝任說言得君之柄任使无是
才德亦不能勝重在重車二字惟是大車故任物積中而不敗也
三爻六五虛中下賢之君也三為大臣而有剛正之德知遇甚隆用是嘉
謀嘉猷无不入告爾后猶公侯朝于天子而方物畢獻者也此惟有德之
君子足以當之彼小人无剛正之德則謀猷不足上陳徒為容悅已矣豈
能當此哉

廣義用亨幸進言之有機只是陳見惴惴盡吾心所有以告君也
三象公字重看言公有剛正之德故能用亨而為國家之利也若夫小人
則逢迎容悅適害于爾國矣豈能用亨乎故小人弗克
存疑言小人則不利也

四爻四近君之位其位既高又以剛居之而所遇者又六五柔中之君宜
有僭逼之嫌使威權太重勢凌于君所謂彭也咎所不免矣幸其居柔克
自謙抑即處其盛若非其所有而能內存謙畏之心外盡抑損之節為匪
其彭之象占者如是則功雖高而主不忌何咎
程傳彭盛多之貌詩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駟駟彭彭言戎馬之盛

也理齋三剛正不私其有故特以效之于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
去之于已
四象九四匪其彭而得无咎者由其心之明辨哲然無疑也識君尊臣卑
之分而知下不可以陵上此所以能不極其盛而得无咎也
折衷明辨二字相連說謂其本心昭明詳察也哲是極形其明辨處
五爻六五柔順而中虛已應二是人君忘勢分之尊推誠下賢乃上之平
交于下也而天下之人見二五之相孚亦皆傾心信服于五是下之孚交
于上也為厥孚交如之象此當天下无事之時而以德化者也然所有說
大人情狃于玩愒不濟以威或滋豐隆矣又當有以威之總天下之乾綱
出一人之獨斷則天下不敢玩愒而大有之治可以長保无虞矣何吉如
之

濟室亨者其本存威者其不足也存疑五之孚感于上下上下之孚應
于五故曰交如蒙測在賢本以為民故不但臣孚而民亦孚之
五象厥孚交如言上下之志交孚无間也果何以發之哉六五下應九二
誠心任賢是其信也信則貴德尊士之風養賢及民之意足以感發臣民
之志是以交孚无間也然必威如而吉者君德以剛為主一于柔民情將
狃于寬縱无所懲創玩而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所以必濟以威也
蒙引信以發志是推本言之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
發其志兩道上二句是能誠以結人心下二句是當威以肅人心
上爻天道惡盈好謙人惟滿而自溢是以行悖于天而弗獲所祐取上九
當大有之極人情處此鮮不怙勢簡賢者今乃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
其于賢人君子見之明信之篤用之專誠入主之盛德也將見行合乎天
惟天眷德降福以祐之大有之治永永弗替矣占者宜其吉无不利也
蒙引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君位

辨志以正新耳易經集解上經 四十三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
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享通之享享獻之享享
之意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
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
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蒲光反音旁

彭亨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黨然六五柔中之君九

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
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晉明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
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威
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政反
上經大有 四十三

矣。愚按郭青螺云：言无不利，正天祐處。吉以本諸身言，无不利以施諸政言。時說皆從之。爾湖則謂吉是已然者，无不利是將然者。宜一申說。上象當大有之世，處有之極，極則必變矣。乃大有之上，而猶獲吉，蓋由信順尚賢，滿而不溢，行合乎天也。惟行合乎天，故自天祐也。吉利何疑？折衷上吉二字，不虛。震宜自字最重，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兌言天命之祐，而徵諸人事之得象言人事之得，而推諸天眷之隆。

謙總論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則有而不居，正以善居其有也。故謙下三爻，艮體也，有吉而无凶。上三爻，坤體也，有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之純全者。蓋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且初之辭曰：用涉大川，夫涉川險難之事也。涉險尚吉，况平居无事乎？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行師戡亂之事也。戡亂尚利，况于定太平乎？其矣謙之有益于人也。

謙象謙者有而不居之意。如有德而不居其德，有功而不居其功，是也。卦德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以至高而下至卑，謙之象也。故為謙女王以為謙者，天下之美德，人情之所同好者。人能謙則能下人者，必宜乎人隨吾之所為，无不如意。何亨如之是道也？君子之道也。始雖不居其德而終不掩其德，始雖不居其功而終不沒其功，不亦有終乎？察義謙則必亨，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无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遜。非矯為之也。存疑亨是曰前通，達无碍，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象傳卦名謙而詞曰亨者，以謙之必亨耳。不觀之天地乎？天以一而施其道，固下降于地以濟物矣。而化育之功，光輝莫掩。地以兩而承其道，固甲處于後以承天矣。而均布之化，上行莫掩。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

太柔則入將易之而无畏侮之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艮下
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告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言謙之必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鳥路反，好呼報反。
變謂傾覆，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尺証反。施，始反。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益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

天地亦以謙而亨。人之謙而必亨，不待言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如有德而不居其德，有功而不居其功，是也。卦德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以至高而下至卑，謙之象也。故為謙女王以為謙者，天下之美德，人情之所同好者。人能謙則能下人者，必宜乎人隨吾之所為，无不如意。何亨如之是道也？君子之道也。始雖不居其德而終不掩其德，始雖不居其功而終不沒其功，不亦有終乎？察義謙則必亨，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无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遜。非矯為之也。存疑亨是曰前通，達无碍，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象傳卦名謙而詞曰亨者，以謙之必亨耳。不觀之天地乎？天以一而施其道，固下降于地以濟物矣。而化育之功，光輝莫掩。地以兩而承其道，固甲處于後以承天矣。而均布之化，上行莫掩。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

協力者衆。雖用之以當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况處常有不利乎。吉。

存疑涉川。是虛象。凡人之涉險難。皆是。存疑涉川。是虛象。凡人之涉險難。皆是。存疑涉川。是虛象。凡人之涉險難。皆是。

謙謙之道。雖用以濟險難。亦可也。深見謙德之善也。

初象牧養也。初之為謙。謙君子者。恒以謙卑自養其德。故能謙而又謙也。

廣義上句以行言。述其能謙也。自牧句以心言。推其能謙之由也。

二爻六二柔順有甲牧之資。中正得用謙之道。謙德之盛者也。盛德積于

中。今聞彭于外。乃謙而有聲。鳴謙也。夫謙而鳴。皆寔德之所致。而非過情

之譽。且授人之所好。而行亦无所不得。其占為貞。而且吉矣。

蒙引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謙而有聲之謂也。非違道以干譽。貞也。

二象鳴謙貞吉者。豈聲音笑貌。襲取于外哉。由其柔順中正。心之所存。莫

非謙德之積。自得于中。則自然見于外。而聞于人矣。

蒙引一說。原其謙。乃中心自得。初非欲以求聞于外也。

三爻九三身為大臣。德備剛正。而為上下所歸。是奠安宗社。有勞于上矣。

澤被生民。有勞于下矣。而三不自以為勞也。功愈高。而心愈下。有功勞而

能謙。君子之行也。如是則雖不有其功。而功終不可掩。不有終而吉乎。

雙峯謙以九三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支王象詞。惟主九三一爻言曰。君

子有終。故周公爻詞不復易。以其為卦主也。存疑吉即君子有終。

三象有勞固難。有勞而能謙。尤難。九三勞已大矣。而謙以自居。雖不自見

其勞。天下已羣服其勞。而能謙。此所以莫與爭功。而有終吉也。

廣義民非必指百姓。猶云萬人言。无一不服也。介眉服是心服。何以

能必之于萬民。蓋萬民之心不同。而好謙之心則無不同也。

四爻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善全謙道。而不恃位望之隆。如是則上无所疑

下。无所忌。无所往。而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功未必及。而位則過之。有不

容自安者。故當發揚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其上之意。庶得推賢讓功之

道。无不利者。為有終也。在三勞謙。本非相忌者。四之自處。當如是耳。

存疑焉。謙如何。謙讓之意。恐无以表白于三。或見之言詞。或見之動作。

或有意外之恩。殊常之寵。皆再三推讓于三。而已不敢當。此之謂焉。謙

四象四固无不利矣。而更為謙。似嫌其過矣。然四以无功。而居九三有

功者之上。理當如是。雖過于卑。與似乎違。則而實不違。則也。

伯正符天傳釋九三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夫以三之有功。且猶下人

况四以无功。居其上。而可不下之乎。故曰不違。則也。則者。理之當然也。

五爻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能謙。是執謙臨下。盛德服人。不假勢力。而自足

以驅率天下。有不富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設有未從者。則是冥頑

占者如見前利以涉川也。

象曰。謙謙君子。車以百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著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

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著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呼回反。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

以。更當發揚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不為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

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

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

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

上居謙極。是卑遜之德。積之已久。而聲聞自孚于。人為鳴謙。如是

則為人所樂與。固利用行師矣。然以質柔。而无位。才既不及。力復不强。故

但可征已之邑國。而不能昭聖武于遐邇也。

伯正符。利用行師。與利用侵伐不同。利用侵伐。是本以鄰。而因猶有未

服者。言利用行師。則本鳴謙。而人以之所與言。

上象謙極有聞。宜人无不服矣。然陰柔无位。人未信從。故服遠之志。猶未

得也。唯其志未得。所以雖可用之行師。亦但治其私邑而已。

上居謙極。是卑遜之德。積之已久。而聲聞自孚于。人為鳴謙。如是

則為人所樂與。固利用行師矣。然以質柔。而无位。才既不及。力復不强。故

但可征已之邑國。而不能昭聖武于遐邇也。

伯正符。利用行師。與利用侵伐不同。利用侵伐。是本以鄰。而因猶有未

折衷四句一氣說下志未得非謂人不與也。只是才力不足不能大有所為故雖可以行師而不能及遠。下二句足上意正是志未得處。

豫總論豫以和樂為義。又以逸樂為義。和樂之豫不可无。逸樂之豫不可有。象與九四以和樂為義。故為豫之所由。而可以建侯。可以行師。諸爻以逸樂為義。故初應四則恃之以自鳴。三承四則視之以自溺。五乘四則不能以自振。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皆不免焉。上又以豫之極而自冥。惟二不係于四而得貞吉。豫之易以溺人如是。君子所以不終日而去之也。

象傳何以名豫哉。蓋人心不應。則吾志不行。不足言豫。所動不順。則人心不應。無從致豫。卦體剛應志行。是合眾志以交孚。適遂其大行之願。豫之意也。卦德以順而動。是奉天理以時措。允協乎人心之同。致豫之由也。夫剛應志行。下之所以豫乎上也。順以動。上之所以致此豫也。故名豫。存疑志行。屬九四必九四上下應之。方其志得行。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理。既順理而動。則動合乎人心。故人心和樂。以應之。剛字只當九四字。應字重志行輕帶說。

地亦如之而不違矣。而况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此二者之皆利也。象引順動是既說不可只就建侯行師言。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以天地觀之。則又其小者矣。

三節夫此順動之理。不特建侯行師已也。極而言之。以理為樞。而二五順布。是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因之。不忒其序焉。以理為治。而弛張隨時。是聖人以順動也。則見其不假刑罰之煩。而民自无不服焉。夫不過不忒。天道之豫也。刑清民服。治道之豫也。而一本于順動如此。則豫順以動之時義。固天地聖人所不能違者。不誠大矣哉。

伯正符此節總是極贊順動之大。因言天地聖人不能外也。不是天地能以順動。故不過不忒。聖人能以順動。故刑清民服。要說得仔細。蓋天地不順動。之天地亦无不順動。之聖人。天地之順動。即在不過不忒。上見得聖人之順動。亦即在刑清民服。上見得也。刑罰雖聖人所不廢。然聖人以順動。則不用刑罰。而民自服。故蒙引云。刑罰清。就見是民服。象傳雷出于地而聲奮焉。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取和之義。以作樂。而聲容備具。凡存之為心德之美。發之為功德之隆者。皆于樂乎。宣揚之是樂。固所以崇德也。至其用樂之盛。則在冬至祀天于圜丘。而配以祖季秋祀。帝于明堂。而配以考之時焉。此先王之善體豫也。

蒙引作樂本非為崇已德也。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潘瓜山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眾樂而奏之。大司農園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伯正符雷出地奮。是和之至。作樂崇德。亦只是主于和樂。故雷地之象。獨以作樂言之。不是因雷出地奮。始作樂崇德也。

初爻初以陰柔小人。上應九四之強援。求无不得。欲无不遂。志得意滿。以誇耀于人。豫而自鳴者也。此之謂以逸豫滅厥德。豈令終之道哉。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三三坤下
三三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象曰。豫剛中而志行。順以動。豫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上經 四六

折衷鳴者發于聲而誇大之也凶是喪亡意
初象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才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
也夫豈豫之溺人哉

折衷志豫樂之志

二爻人情易溺于豫一獨能以德自守則自好聲亂色不陷于聰明淫樂
應禮不接于心術一切世間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于中故其象為人
于石夫人溺于逸樂之中其心昏蔽凡吉凶禍福之幾多不自覺二之介
如此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胸中長自先明而敏于見幾於事之未來而
幾先動者即能早見而預圖之不待事之終日而見其幾微也占者如之
則得持身處事之正而不昧于事幾矣不亦貞而吉乎

蒙引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不終日泛說眾事大抵有守之人其心
自靜靜則生明矣蒙引終日事已成之日也事已成之日而後見見已
晚矣故不待事成之日而先見其幾此所以為速也

三象六二敏于知幾所以不終日而貞且吉者夫人之心養之以靜則明
累之以欲則昏六二居中得正是能自守而不溺于逸豫之松是以心无
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也否則其能速于見幾而得貞吉哉
程傳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存疑此推不終日本于介如
石言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

三爻六三陰柔不正之小人近當權用事之九四依時附勢以得富貴而
恣情自樂是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三雖陰柔而
位則陽也猶有能悔意故勉之曰豫雖有悔當以理自裁速悔而亟反之
可也若溺于豫而悔之遲凶咎隨至能免于悔乎占者當知所處矣
中溪此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悔也

三象三之肝豫而有悔者由其處位不當陰柔不中正而不足于德也德
不足以自守則溺于豫而不自知矣然則豫非能溺人自溺于豫耳

幼清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四爻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舉天下之人納之富壽安逸之域是天下之豫
由四而致生平事業无乎不遂所得孰大焉故為大有得然豫雖由已而
致非由已而保所賴以其保此豫者寔在天下之賢而天下之賢又非猜
疑嫉妬所能致必任之勿二用之勿疑開誠布公无一毫猜忌之心則我
不疑于人人亦不疑于我朋類之來有如髮之聚于簪也由是以天下之
賢理天下之事豫可長保矣

蒙引象皆由我致豫則我之志大行矣所得孰大于此故曰大有得然
此只據九四所居位任言之耳猶未見他好處故因戒以勿疑朋盍簪
四象君子之志常欲舉一世而生全之若民有弗豫則志有弗行矣惟天
下皆由四以致豫則夙昔所預期者于是大行夫是以大有得也

幼清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蓋測天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兩樣
上貼治功說下貼心上說

五爻以柔居尊沉溺于豫而不知天下國家之大計是昏弱而不能自立
者也又乘九四之剛四任天下之重而得眾心眾不附而處勢危則受制
于強臣而威權已去矣故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名分猶在位號未
亡是以天下將有凌慢之心畏先王之法制而不敢違將有離叛之心
先王之德澤而不忍去雖淪于亡而猶未亡猶疾雖貞而恒不死也

折衷本義得中指時言是先王之善政猶有存者
五象六五貞疾者以乘九四之剛權出于下勢孤于上故也恒不死者以
其得中則先王之餘澤猶存故能自保而不至于亡也
幼清乘剛而有衰弱之疾則无以御其下矣處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身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
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
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
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
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
肝况
于反
肝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

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
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簪側
林反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
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
簪聚也又速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
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

上聖豫
四二

未亡也周衰之時權歸霸國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爻近之
上爻以陰柔居豫極縱欲忘返樂其所以亡者昏冥于豫之象也然在震
之終是動體也則雖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心幡然改圖以歸于正又為
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占者如是則得補過之善而免沉溺之患无咎夫
過成而有渝則得无咎况未成者乎冥豫而能渝且得无咎况非冥者乎
震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
上象人之于豫未至于極尚可緩圖冥豫在上則已極矣禍必隨之何可
久長也豈可沉溺而不知自反乎此所以當有渝也
中溪上雖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返然在震之極動則有能變之理苟
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改安知冥冥者其不昭昭乎

●隨總論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皆視乎正以為吉凶故隨得其
正則出門以交非濫也初隨之始以公而不以私也拘係之窮非固也上
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若二隨初三隨四皆曰係是私情比昵非隨之
正也四隨五五隨二皆曰孚是情意交孚乃隨之正也然則隨可苟焉者
乎

隨象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卦體此動彼說皆隨之義故為隨文王以
為已有可隨之道而物來隨已則同心者多何事不立何功不成當得元
亨然所以致隨者又必利于正道德有餘而人資于已初非達道之私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亦非甘佞之悅也如是而得人之隨則于理為順
于心為安何咎之有若所隨不貞則非道相與雖可致亨亦不免有咎也
蒙引利貞據理而言无關於卦德卦變元亨亦據理而言蠱測本義已
能隨物物來隨已只是一項言已之德足以致物之隨而物自隨之也

重物來隨已一邊元亨承物來隨已上說利貞无咎在致物之隨上說

象傳卦名為隨者以卦變言困與噬嗑未濟剛本在上柔本在下今却柔
皆自下而上剛皆自上而下是剛來下柔居陰後也夫剛來隨柔彼來
隨我隨之義也柔既為剛所隨則是已能隨物可知以卦德言震動兌悅
是此動而感乎彼彼說而從乎我亦彼來隨我隨之義也故名隨
蒙引卦變剛來隨柔彼來隨我也不主於剛也卦德此動彼悅亦彼來
隨我也所主在震也故為已能隨物物來隨已故為卦以物隨為義
正符剛來下柔舊說謂君有微柔之德而剛明之佐乃來而下之百官
隨于朝也不知何所指如指卦之所變爻為君則此卦卦變有二爻初
九九五皆謂之君乎如指五為君則九五一爻現是陽爻如何謂是微
柔之君其說直是不通斷不可從得此一為正之
二節夫已為物隨固可以得大亨矣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彼此所隨一人
之隨也然不但彼此一人之相隨而已蓋正者已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
也天下人同此心同此正正既在我自有以通天下之心致其信從而
天下隨之矣又何咎
存疑隨當兼上下說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愚按已能隨物唯在于正
既能以正則大亨而无咎矣故傳止釋一貞字
三節天下大矣隨之者乃在于貞是貞者隨之時義也所隨一得其正與
天下皆隨之隨之時義不大矣哉知隨義之大則為所隨者不可不正矣
存疑正者隨之時義也玩卦詞及傳意雖云已能隨物物來隨已然歸
重已能隨物上
象傳兌上震下是澤中有雷陽氣之動奮者隨伏入之時而休息于下隨
之象也君子以為自強不息此心固不容怠荒而動靜相生此身又不容
懈志也

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宜豫成有渝无咎渝以朱反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
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
廣遷善之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三震下
三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
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

亨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
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
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
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
雖非本義然其下云深得占法之意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退嫁反說音悅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
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不息故當曰入而時需于晦也。因入于內而冥息焉。順時休養。以為明日應務之本。起居有節。唯適所宜。殆與雷藏澤中者同一義矣。

存疑此于人事中。竟何來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息之意。可也。夜居于外。弔之可也。違乎時也。若嚮晦入息。非耽逸也。時當然也。

初爻隨之為卦。本以剛來下柔而成。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是成卦之主。而主乎隨者。隨之官也。夫一无所隨者。君子大公之心。既

有所隨。則心有偏主。而于廓然靜虛之常。有所淪矣。為官有淪之象。然亦人所不免。顧所隨者何如耳。占者于此。若使所隨得正。而无比匪之傷德。進業修而獲吉矣。然所交未廣。進善亦有窮也。又當出門以交。而不私其

隨。則友盡天下。德愈進而業愈修矣。不亦有功乎。蒙引。人固不能无所隨。有所偏主。亦何害。但不得如平時。未有所主之

虛耳。故云有淪。官有淪。貞吉。則交不失之。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依官之言。主也。初震之主也。故以官言之。不可以偏主字釋官字。

初象。官有淪。何以得吉。唯從正則无。比匪之傷。故吉也。出門交有功者。門之外。非私也。出門以交。則取善无窮。進善亦无窮。不失隨之道。故有功也。

自正符。隨貴于正。不正則私。私則不廣。出門以交。只還得平時。未有所主之。虛不失。即不失于正。程傳謂出門而交。非牽于私。其交必正。是也。

二爻。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正應。丈夫之象。據理則二當唯五之從而不可。即于初也。而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但于近而從初。既從于初。則不得復從于五矣。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占者如是。凶咎不假言矣。

楊氏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三象。人之所隨。邪正不兩立。二既係初之小子。則必失五之丈夫。勢固不得而兼與也。此君子所以必直所從而不至于一時之苟合也。

蒙引。聖人此意。所以戒人。一曰從正也。二曰弗兼與。三曰志舍下。知之失丈夫。非其志之所往。但于近勢。不兩全耳。若三則是故失之也。

三爻。四陽在上。而近初陽在下。而遠三。近四而遠初。唯近之從。不暇及遠矣。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得隨道之宜矣。夫四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固无不遂之欲。然非正應。則有邪媚之嫌。占者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

遂苟于求也。必道義自重。不苟且營求。斯為君子之貞。而所宜居也。因指。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也。是戒以

勿求。不可以為求。所當求也。伯正符。係丈夫。固與于係小子。但三以近而係之。則與二之近而係之者。何異。故亦曰係。而戒以居貞。蓋以隨

而求。得也。求非君子之正也。三象。人之取舍。內決于志。三所以能係丈夫。由其志先存乎舍下也。若舍

初之志不專。則係四之志。必將游移而不斷矣。烏能決擇如此也。愚按。言志舍下。則與二之弗兼與者。異矣。正見其係四之堅也。其志亦

可嘉矣。然以其正。故爻以居貞戒之。四爻。四剛則德盛。居下則位隆。與五同德。則與君同心。共濟以此。隨

君言。聽計從何求。不得其由。為隨有獲。然勢陵于五。所為雖正。不免于震

主之凶。當此者。將何以處之。必存諸中者。積忠愛之誠。无一念之欺。欺見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初九。官有淪。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

惟得其正。則吉。爻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象曰。官有淪。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

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

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

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

于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

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四象四隨有獲而貞凶者何蓋權既歸已勢必陵君以義挾之當得凶也然其所以能有孚在道者蓋其心胸明哲故能灼乎事理而知以臣陵君為禍害之必然也使其中心無所忌則位高必專安知所以善處之道乎

六蒙引程傳蓋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在在道之前此亦寔理也故功字分明若爻詞則無推原意只象傳如此說

五爻六二中正臣之有嘉美之德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知之深任之篤焉髮無所疑貳是孚于嘉也占者如此則上下交孚有以植建中表正之體而天下隨之矣何吉如之

蒙引大抵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口相信終是勉強始信終疑矣五象五能信任二之中正而得吉者蓋其所處中正故能以我之正信彼之正以我之中信彼之中也不然若柄鑿之不相入何能孚于嘉而吉哉

南淵位字輕猶居也正中以九五之德言

上爻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无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象如有物于此既拘執羈係之又從而維縛之也然道也不特可以隨人而已其占為王者用此誠意孚于西山則神亦隨之克享矣况持此誠以隨人而人有不我孚也哉其矣隨之貴于誠也

存疑上爻義无所取只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理王用句又自此生出一意蒙引人享先祖一氣相感似猶易也若于山川宜未易格矣而猶可用亨尤足見其誠意之極耳

上象拘係之者居卦之上處隨之極積誠之至若是其固結而不可解也存疑上卦之上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隨測窮者誠到極處无可加也

蠱總論事鬱而不發者謂之蠱草之鬱也其久必腐木之鬱也其久必蠹水有事而不壞者也若人之于事在事之中盡力以幹而不為廢在事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言貴矣

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

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



巽下

艮上

之外潔身以退而不為愆故初有子而考无咎事易濟也上高尚而志剛則在事外也爻位俱剛者三也則小有悔爻位俱柔者四也則往未得二

剛位柔而得中五爻柔位剛而用譽此剛柔之與而四爻之得夫判然矣

蠱象卦名蠱者以卦體卦變剛柔不交上下无交孚之誠卦德甲巽苟止

上下无交修之力如此必積弊而至下蠱故名蠱文王以為蠱壞之極亂

當復治故其占當得元亨然天有是時人不可无是事故君臣皆當勵精

圖治奮然勇往如涉川然乃為利也而治之之道在乎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焉先甲三日辛也取更新之義也方事之已壞必及時而新于先甲三

日也取丁也取丁之義也及蠱之既治必加意而保于後夫治即前甲

戒慮而事則後利也久此治蠱之善術也占者若不聖人先甲後甲之

蠱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

甲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貴

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

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

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

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

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

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也利涉大川正言往而有事以治之不可坐視其壞也至于治之道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夫豈不因乎時而得之哉蓋亂之終即為治之始天運然也有是時則宜有事豈容已乎先甲後甲乎是知先甲後甲即往有事往有事而天下可治治蠱者可不因天行而往有事哉

初爻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取象于幹父母之蠱初六在卦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者也因其易濟之勢從而飭治振起之有幹父之蠱之象如是則為克家之子而蓋前人之愆故其占為有子而考得无咎然既謂之蠱亦已危矣豈可以為木深而易以處之故又必思患豫防凡所以慮其始而圖其終者端端然不敢肆也則終可以幹蠱而得吉矣存疑此于爻義无取只就卦初說道理

初象前人之緒已壞未始不欲賢子孫振起之故為之子者當先意以承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釋卦辭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一者乃治已治入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

初六之意在下承考之志而置之无過之地故能幹之而考得无咎也鄭氏予改爻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二爻二以剛在下子也五以柔在上母也以剛中之德應六五之柔凡所為之失在所當幹者務飭治而振起之為子幹母蠱之象然以剛乘柔而而治其壞不免有堅貞拂戾之嫌故戒占者當與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巳不可自以為正任巳之志也

三象治蠱之道有以振奮為貴者有不可用振奮而當以柔與者二得中道既不委靡又不紛更善酌乎因革緩急之宜此所以能幹母蠱也伯正符爻以九字言懼其失于拂戾也故以不可貞戒之象以二字言知其能以與人入也故以得中道予之意各有所取也

四爻前人之事已壞為之後者當如拯溺救焚以振起之六四以陰居陰不能為為樂因循而憚改作有寬裕以治蠱之象如是則蠱將日深而往

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異以入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為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

以治之立見羞吝占者當知所戒矣

劉習靜強以立事為幹意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爰初亦柔何以不裕曰蠱初猶可幹至四復以柔處之蠱不可為也况重柔乎

四象蠱而治之斯為得矣裕父之蠱則蠱日深不足以有濟也何得之有

蒙引言无如蠱何也往未得即是吝

五爻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能振拔以有為者得二之剛中以輔

于下是繼世之君尊用賢臣以匡其不逮相與勵精奮勉有幹父之蠱之

象如此則克蓋前愆有光先烈不日中興之令主則曰繼體之賢君用譽

雙湖在二以五為母柔居尊也在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

五象幹父用譽非五所能也由其柔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也剛

則能幹中則善其所幹故有更漸之善而用是以致令主之譽也

南湖承字自柔中來非五虛中則二无所承矣不可以承字作輔字義

上爻蠱有事之卦也然必在其位而後任其事上九雖當蠱時剛陽居王

在身任焉惟高尚吾之事居仁由義以隱居獨善而已蓋斯世之蠱皆吾分

內固不可以坐視然道在而位不任則亦歸潔其身而已未可為非也

參義其事何事也曰聖賢之道吾身之德義也

上象上不事王侯是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用舍惟時進退以道志願之

高足以範俗而可則也若遇當為之時而以隱為高潔身亂倫矣曷貴乎

蒙引下五爻皆治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其志為可法也

臨總論臨有凌逼之義以下之二陽臨乎上之四陰是君子而臨乎小

人也四陰尚盛而二陰猶微故二爻皆稱咸臨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

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啟蒙

占如此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臨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坤上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于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遷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止八月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象曰剛浸而長

以卦體釋卦名

說而順剛中而應

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大亨以正天道也

臨

臨

臨

臨

臨

當大亨之時合內外人已以歸于正者天道之當然也天之道无不正君子之正乃理以維勢不容不然耳使不以正夫豈可以得亨哉

蒙正天者理而已矣以此卦言之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則其大亨而必利于貞者誠理當然也不然則與卦背矣

四節夫剛長固君子所喜然物无常盛之理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二陽今雖浸長然其消也只在數月之間不待久也苟非持之以正能保其長之不消哉君子宜預為之備不可徒付諸天運之自然也

通典首節釋卦名而幸其勢之盛下是釋卦詞而勉其處之盡善戒其凶之宜早而君子不可不以貞而預為備也

象傳澤上有地地臨于澤臨之象也夫地臨于澤是上臨下也君子以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下是勞來匡直必繼之以振德焉教人之思諄諄乎其無盡也包含備養必予以生全焉容保之量恢恢乎其無限也教洽而无一民不復其性養周而无一民不遂其生臨下之道盡于此矣

重蒙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土之大蒙引蒙象曰皆在吾撫馭之中者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无所失所者保也

初九剛而得正有貞之義故占者得之必其所為臨者一循道義之正不涉意氣之私則動出萬全我无可議彼无可乘足以制之而不中其害矣

伯正行丘行可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此于咸字覺說得極明

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至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思去聲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無窮者兌也

容之無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行正則其所行自无不出于正此所以咸臨而得吉也

折衷上句貞吉作已能看根上咸臨一順講下志行正句作推原說

咸臨之象然剛得中而勢上進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臨之有其道勢上進則權力在我而臨之易為力占者以是謂臨小人則道足以服其心力足以制其命小入无不去吾道无不行矣吉而无不利也

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蒙引初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中又盛于初之剛正其貞已无待言矣

象九二必咸臨而吉无不利者以四陰朋邪害正心術奸回行事頗僻未順乎天命之正理故不得不咸臨而通之也

象六三居下之上欲臨二陽然陰不中在无德可以臨人惟工媚悅以結于君子為甘臨之象夫君子難悅而以詭道求容何益之有占者如是无所利而有咎矣若知其无益憂而改行從善焉則可見容君子何咎

愚按三何取象于其兌之成卦實由下三兌為口舌故以甘象之邪佞之道也何所利乎然陰得陽位猶知遷善故以憂勉之

象三之甘臨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也已无其德而邪媚存心是則小人之咎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強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象引見得是原有咎而能補其咎折衷就无德說

四爻六四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故其象為至臨蓋情意篤摯物莫能間而相臨之至也占者如是宜无咎矣

參義謂之至臨而止于无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善也以其與初相應于臨之情最為切至耳

五二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

未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

四象人情異已必疑同德自信四之至臨无咎由其以柔居柔處位得當故能與初情投而意合也否則貌親而情疎烏能篤至如此乎

通曲位當柔順得正也柔順則不露圭角得正則不尚詭道臨之至也

五爻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以臨之是不自任其知而其知斯大矣大君之所宜吉之道也占者亦如之而已

象引六五知臨不是臨九二言是臨之知者也知臨乃大君之宜也

五象知臨為大君之宜者蓋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天理當然之極君道之中也五能任賢用人乃行此中之謂而盡君道之當然大君之宜也

象引知臨如何謂行中蓋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此便是中

上爻相臨之事善始未必善終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是其與人也情意相親自始至終而无間有厚道焉敦篤于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存疑此只是卦位上說道理于爻義无取

上象人之相臨不克有終者徒以貌不以心也上六敦臨之吉以其志惟在于內卦之二陽念茲在茲厚之至也是以吉也謂之志者非正應也

雲隆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為厚之至也

觀總論觀者觀也上以中正觀天下下觀而化也故九五一爻為觀之主而觀瞻者皆觀于九五焉此觀之義也下四爻皆觀人者丈夫之觀觀在四方故童觀者各闕觀者醜不足言矣必如四之觀光作賓王家乃為快耳然不明體何以適用故觀我生進退不容已也上二爻皆為人所觀者大人之觀獨觀化原非觀我生何以作君非觀其生何以作師君子之心故忘自反哉然表端則形正觀民正以自觀也吁可以盡觀之義矣

觀象坤下與上卦體卦德具有以道示人而為人所仰之義故為觀文王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去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于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官換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同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

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

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

或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如字下觀天大象觀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

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

以人君一身天下觀化使无篤恭不顯之德何以平天下哉誠能常存誠敬視聽言動皆可為法而不敢輕寔德在中自足為人瞻仰猶祭者之盥手致潔而酒食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斯可為觀于天下也戒占者當如是也

語類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象引卦詞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正所謂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正教人以為觀之道如此也

有盥而不薦之事不薦只是慎重之意存疑盥而不薦特以明誠敬常存之意耳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出則誠敬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要其是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耳伯正為舉首而觀曰顒

象傳卦何以名觀卦體九五在上四陰仰之則是大觀之主身居上位而為臣民所具瞻有其位矣卦德順以存心內于理无所爭異以處事外于理无所拂有其德矣德位既備是以其觀天下也自一身以及庶政皆大中至正之道以之建中表正而王極建矣故名觀

象引所以為觀處全在中正以觀天下上然惟其有順盥之德故所為无不合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為天下法南胡中正俱在外言事事皆有一個中正就其无過不及言是中就其无反无側言是正

三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言為觀于上者能如祭者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如此則是上之人以中正示人而不見其有為之迹下之人亦孚信而歸于中正有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矣下觀而化卦詞之義可識矣

象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

三節夫此觀也即天地聖人不能外也四時運行天之所以為觀也微妙无方不知其所以然天之道何其神也天之神不可見觀天四時順序无有差忒天之神道可見矣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道德齊禮與天

有差忒天之神道可見矣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道德齊禮與天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設教聖

之神同一機而天下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而天下服矣此則聖人之所以為觀也觀之道何其大也

亦只是下觀而化之極致處通典四時不忒不可對天下服句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天下服乃神道設教之效也

象傳風行地上无物不徧觀之象也先王以為以身率人固足道民于中正然猶慮風土異宜習俗異尚其所以為教者亦不能无別于是又巡行方國以觀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如國者示儉國儉示禮使天下同歸于中正之域亦若風行地上而物无不徧也

吳忠則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者如曹則示以儉儉如魏則示以禮之類存疑先王巡省方國所至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即省方觀民也

初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天下所樂觀者也初六在下去五最遠又陰柔无遠大之識不能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光如童子之无遠見也占者若无位之小民則日用不知乃分之常固不足咎若在君子正當出而觀國之光乃下同小人是才德不足无由見知于君可羞其矣

象引君子小人皆以位言无咎不足咎也與他无咎不同初象聖明在上誰不樂觀初六童觀乃小人在下之道則然耳所以不足咎也是豈君子之所宜哉

折衷童觀之道宜于小人正見其為君子之羞也有啓迪君子意二爻入之所見貴乎遠大雖身居一室而天下之事无不周知乃大人之觀也二陰柔之資而其見不能以及遠天下之事遺于見聞者多矣童觀之象也婦无外事居內觀外乃其貞也斯為利耳占者不可不知所處哉

運齋關門中視也傳寧利女貞則非丈夫之所為可知矣存疑關觀雖

由居內寔本陰柔若陽剛亦不害乎獨居一室周知天下矣

二象六一關觀者蓋婦无公事在女子則為貞也丈夫而如此不能來時以有為亦可醜也

雲壑小人而為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為女子之觀豈非可醜乎

伯正符按平菴云婦人之目所關者豈不可醜亦可醜亦字只就關字看出在丈夫意總在言外說自佳

三爻君子欲有為于天下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進也則度其君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則度其身六三居下之上居下固可退居下之上倘有可進將何所取秉哉若如九五不必度也惟觀我之所行果明體足以適用而自諒其行之通也則進可也果體未足以適用而自諒其行之塞也則退可也或進或退於已取之而已矣占者宜自審也

滄柱我生我之所行不曰行而曰生者我之所行生而不已也此爻只就目前進退上說不取爻義蓋當觀之時是欲其進一邊然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是猶未可進也故令其進退並觀之且只就位上說

三象君子之進退有道存焉而要皆係之于我不能決之于我失道者多矣觀我生以為進退其進其退皆順乎宜矣故未至于失道也

象引未字當作不字有言如此乃為不失道道進退之道也

四爻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四最近之則大君道德達之為邦家之光者皆得自擊其盛有觀國之光之象此固四之嘉遇也然聖明在上四既見其光華盛美所宜實于王朝效其知力行道濟時此為利也占者亦當如是

程傳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傳按上句止就其最近于五言下句則言其利于仕進也故下句說從程傳

四象六四觀國之光者何以九五虛懷下土招天下之賢俊而賓禮之故

人之所以為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并反

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

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

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關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關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

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象曰關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為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

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往進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

觀光以應其下土之誠也若非尚實四亦抱道自重耳何以觀光為哉
伯正符尚字程傳作志尚諸家作四尚之細思當就五說蓋惟五尚實
故四利用實若說四尚未免輕于仕進聖人之所不許也

五爻九五為大觀之主乃天下之儀表四陰仰之民皆仰于五矣五將何
所觀乎五以身居君位凡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皆係于已必觀已之生務
使本身立政足以觀示天下答四方之望而盡合君子之道斯无咎矣故
戒居此位得此占者觀已之所行可也

平菴觀木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取小
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漸危故五上皆曰君子无咎言能知五
之居中履正如上之謹身在上僅可无咎耳不然九五居中足以觀天
下雖无咎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幅小也
五象民之視微係于君身君之得失驗于民俗故觀我生者必察民德善
否以驗風化何如而後觀我生之道始盡故觀民即所以觀我也

蒙引及詞觀我生其是兼一身之得失民德之善否而言象獨言觀
民者自觀之義顯人自知之觀民之義隱人多不察也此固命詞之意
正爻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事任是賢人君子不
在于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德業
行義皆君子也則无咎矣不然何以使人觀仰乎故戒詞略與五同

語類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觀我是自
觀如視履考祥的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
上象上不得位矣曷為觀其生蓋君子一身儀型斯世常懼行誼一不慎
無以為天下師表故其志常凜凜而未即安焉得以不在位而忘省察也
語類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于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而
湖上九觀其生是其省身之切也即其省身之切而見其操心之心

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
如是焉則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
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
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圭質之異耳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三震下
三離上

噬嗑利用獄噬市利反
噬胡臘反

噬嗑也噬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也為卦上下兩陽而
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二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

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
又三陰二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

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申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
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

得之者其德則應其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

噬嗑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

噬嗑總論開者天下之大害也欲去其間非刑不可先王之世明罰勸
法其勢然也聖人知其然粉上无位受刑者也中四爻用刑者也于是
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耳原情以施噬膚噬臍噬肺噬肉相殘而用
以懲其始戾其終而桀黠者不得肆耳然此法耳非所論于法之外也若
論其心則執法者用其難身任法者存其貞厲蓋不情其威與明而哀矜
恤重之意每溢于法外此聖人仁天下之心而以之噬嗑也
噬嗑象頤體內虛頤口之象九四二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如強梗開天
下之治必去之而後安也故為噬嗑文王以為治道之所以不亨者凡以
強暴者梗其化也有以去之則內順治而外威嚴一統之治成矣亨然間
最難去之非刑不可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有治獄之道故利用獄
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于以去天下之閒而閒无不去也
蒙引物有閒者如猾夏姦究閒吾治化以至凡事之不如意皆必有物
閒之噬以噬之也程傳不云刑而云獄者獄者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
則知為閒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象傳卦名噬嗑者上二陽而頤頤口之象九四二陽間于其中為頤
中有物不得合矣頤頤者問也化猶頤之有物也頤申之物必噬之而
後合強暴之梗亦必去之而後安故為噬嗑
存疑天下閒阻而不得合者必噬而後合故因頤中有物取噬嗑之名
二節詞曰亨者梗化之夫阻吾聲教故不得亨噬之而合斯亨通矣又曰
利用獄者治獄之道非威無以斷非明無以察非中无以協其宜卦體剛
柔中半則剛不失之猛柔不失之弛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
足以行斷明足以燭情有威明之善矣威明非惟卦德為然卦象雷電合
而章是威而濟之以明則威益有所施明而濟之以威則明益有所用非
威即並行之意乎得中之宜非特卦體為然卦變六四之柔上行于五而

得其中是用威得中而不傷于過暴用明得中而不流于過察其即寬猛
得體之義乎卦皆具用刑之道故雖六五居陽不正斷獄未盡合理然用
此威明而得中未有不得其理者而何間之不去乎利用獄也

雲隆象云噬嗑亨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斷獄為斷察獄
為明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知雷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
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折衷剛柔分柔得中是得中動而明雷
電合是威明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重合而相濟意

象傳雷電相須威照並行象之著于噬嗑者也先王以強暴之敢于問君
治者起于法之不勅而法之不信于天下者起于罰之不明也于是明其
墨劓刑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使罰必當其罪而後人不疑于
所坐奸吏亦不得舞文而輕重出入之如此者所以振勅其法以警有眾
使人知所畏避也明罰即所以勅法而強梗不敢肆其惡矣

象言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整之意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
者平日所定之罰象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明罰內兼威與明意不
可謂明罰只是明勅法乃是威也而正符雷電雷電未必擊也而眾知
懼焉明以勅之亦使人畏而不敢犯耳

初爻人情有所懲于前則有所警于後小有所犯无以懲之遂至惡極罪
大而不可解矣初在卦始罪薄過小一行之非一事之失即有以懲治之
為屢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自不進于惡矣可以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宋子發周官掌囚下罪桎梏足械也械亦曰校象言屢謂著于其足如
納屨然愚按此卦下體震震為足故初為趾象

初象趾所以行者屢校而傷滅其趾則知懲誠而不敢進于惡為不行也
象引屢校滅趾及重罪薄過小說象則只就滅趾發出不進于惡之意
二爻二當用刑之任而有中正之德申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此治獄

人自服之如噬膚之易矣然已本柔弱所治者又是初九強梗之徒故治
人而人不服未免少損其威有噬膚而因以滅鼻之象然彼既所當治而
我又能善治占者得此始雖不服而終必服矣无咎
涇水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象言膚者不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
禮別實于一鼎曰膚象引滅鼻因于噬膚傷于鼻也而正符滅鼻之
象難曉有云刀悍之徒逆詞逆狀汗蟻官府故曰滅鼻凡噬膚而至
沒鼻則口不能出言矣治獄而至汗蟻則上反无口說矣此滅鼻之美
二象二既噬膚矣而頤滅鼻者以所乘者初九之剛刁悍之徒不可以理
屈耳然于中正之道固无損也

存疑此乘剛亦須帶柔字
三爻三亦當治獄之任者陰柔既少威明不中正又未能不偏合理以此
治獄人必不服有噬腊肉而遇毒之象占者如此已之才德不足服人不
无小吝然用刑非為不當也在彼本有罪始雖頑梗終當輸服何咎
語類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其毒節初周禮膳人掌田獸之脯注薄
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脯愚按此无咎與二異一之无咎人固當治而又
善治終不能不服也三則未必其終服但以義言之則无咎耳

三象三之遇毒豈惟獄之難治哉陰柔而不中正才德不足以服人也故
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若位得其當則人豈有不服者乎
晉菴二之乘剛遇難治之獄難在人也故曰滅鼻三之位不當无治獄
之才難在我也故曰遇毒

四爻九四以剛居柔寬猛相濟以此治獄雖強梁難制之徒亦有以服其
心而樂聽斷以求其平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天下之大命不可
忽也得此占者必其難其慎唯恐一毫之不明且不敢以私意出入秉之
以正唯恐一毫之不公庶幾刑无不當天下无冤民而吉矣

當利用獄也上時
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當作雷

初九屢校滅趾无咎校音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
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屢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
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象曰屢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
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
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

腊肉謂獸膳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
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肉遇毒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
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乾音于肺

肺肉之帶骨者與哉通周禮獄訟入鈞棄矢而後聽之

【雙湖】以全體言則四為一卦之間以六爻言則四反為噬之主卦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也。象引乾肺雖非全體骨視之則大矣所噬愈艱也。得金矢是訟者納此以求聽于我誠服我也則其得聽訟之宜可知矣。噬乾肺所噬者堅也得金矢則堅者破矣。四象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則聽斷失宜刑不當罪矣此所以必艱貞而後吉也。

【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不得中正也。五爻五居尊位天下訟獄之主也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不流于姑息以此用刑則成無不備明無不照雖難治之獄亦得其中是之情象猶噬乾肉而得黃金然刑者民之司命可易處哉得此占者必守以至正而出入之名當處以危厲而飲血之常存庶用刑得宜而無咎矣。

【蒙引】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得金矢。五君也罔攸兼于庶獄理其大者耳故只得黃金。伯正符五止得无咎者大司寇以獄之成聽之王親聽之雖人无不服已非无刑之治也。五象五貞厲而得无咎者蓋為治莫大于獄而難治莫甚于獄唯貞則聽斷公平厲則心思詳審而後刑得其當而人服此所以无咎也。

【存疑得當】只是得用刑之道不就爻位說。上爻初卑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為受刑者過極之陽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所宜正以典刑有何校滅耳之象凶孽由已作罪不可追也。【程傳】何負也謂在頸也。象引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于惡極罪大處。

【上象先王明罰勅法耳之聰者必能聽之審而避之決矣上九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忽憲令若罔聞何其聰之不明也此所以何校滅耳也。【王註】聰不明故不慮惡積至于不可解也。象引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

字聰也聰不明與滅趾下行驟是爻詞外意。

【賁總論】易之有賁也天文昭焉人文炳焉豈不彬彬稱盛哉然聖人慮其致飾而亨之盡也故範之賁而歸于中焉有君如五而可同于丘園之鄙有相如上而可復為白賁之色他如初之賁澹于聲華二之賁有安于從上永貞如三下波靡也。觸如知內不苟同也聖人之不貴文而忘質也如此蓋所以挽世風之目下而進之隆古與。

【賁義賁者文飾之義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文飾之義故為賁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之本故文王以為柔為文剛為質柔來文剛則賁為主而加以文蓋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又離明于內達乎時宜二者皆禮之善物也故亨若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又艱止于外執滯而不通故小利有攸往占者當隨其所處也。

【理齋】以剛柔為文質者剛之體實而為質柔之體虛而為文也亨是文質得宜推之天下後世皆通的意思小利有攸往是文過乎質推之天下後世不免有愆意愚按彖詞程傳小註俱主文質說象引存疑泛作人之相與謂以柔濟剛則亨以剛濟柔則小利攸往故鄒嶧山駁之謂于卦賁飾之義何居也故卦辭斷主文質說。

【象傳】卦名為賁詞曰亨小利有攸往者卦變損與既濟皆以柔來文二五之剛是以文輔質也質之主既足以立本而文之輔又足以飾質故推之天下萬世而準也豈不章乎損與既濟分二五之剛文三上之柔夫曰分剛則其質既瀦而文柔則又文為主質為輔矣推之天下後世必有不通故大事決不能成而小利有攸往也夫以卦變言之固可知詞所由係兼

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膾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何可反。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耳蓋罪其聰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單圖之則无此凶矣。

離下長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貴彼偽反。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一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萌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

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

卦德言之不又可見貴道之通乎天人乎夫柔來交剛柔交于剛也剛上
交柔剛交于柔也剛柔交錯其即天之文乎蓋天之日月星辰往來躔次
亦不過陰陽之交錯而成文耳故觀卦變即見天文也

存疑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上見有天文之象故曰剛柔交錯天
文也此不在卦詞內在卦名內文明以止亦然
二節離德文明陰麗于陽而文章外見也艮德為止陽見于上而安止不
遷也卦德文明以止即人道當然之文于蓋五品之倫燦然有禮以相接
秩然有度以相守亦皆文明以止而成文耳故觀卦德即見人文也

象引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交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文明以
止卦德也而人之交亦文明以止故曰人文也天文人文只按著卦變
卦德說為是方起得下文極言存疑文明自其燦然不紊者成文以
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文明固文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也

三節夫剛柔之交天文之具于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天文以察四時之
變剛交于柔陽之舒而為春為夏也柔交于剛陰之慘而為秋為冬也四
時之變于此乎察矣文明以止人文之具于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人文
以為化成天下之道飾以文明使人有文以相接止以定分使人有分以
相守天下于是更化而成俗矣信乎貴道之大也

存疑問聖人察時化成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
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化成使天下文明以止也
象傳山下有火光耀下山貴之象也然為山所障則明不及遠矣君子于
此亦但明庶政而无敢折獄焉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審其幾
而應之至于折獄則民命所關非視遠惟明者不足以與此故无敢輕言
折也蓋慎重之意而欽恤之仁溢于法外者也
蒙引此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其明可用于小而不可用于大也

亨字疑衍

柔來而交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
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極言貴道之大也

象曰山下有火貴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
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非不足以有為以其處下
則守節勵行惟自貴飾其所行而已為貴其趾之象所謂貴其趾者如何

車富貴者所乘徒貧賤者之事初九不以外物為重而以己德為尊舍非
道之富貴而安于貧賤猶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也

程傳以車徒為言者因趾為義也雲隆貴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蓋不以
徒為辱而以義為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于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初象舍車而徒豈惡富貴而逃之哉君子之取舍決于義也義有所不可
就故寧舍之而安于貧賤也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之矣

通典不可謂初九居下義不當乘
二爻二之陰柔固當附三之陽剛又一中一正德同而心必相孚皆无應
與党孤而勢自相倚故凡知難獨運功難獨成者皆附三以成其貴猶須

之附順而動為貴其須之象占者宜如是也
子發三爻有願體二在願下須之象

二象六二有所附于人而為貴其須者豈徒苟合已哉蓋二之柔弱不能
以自興故欲附三剛健之才興起而有為于天下也

折衷上謂三與動也是動而作事亦要見得有興起意
三爻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事一陽陽得其事凡所猷為皆成

潤色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助陽者陰弱陽者亦陰常情于此最易為其
所溺占者得此必以道律身求守其貞雖蒙在彼之貴不失在己之守吉

伯正符三何象為濡如而本義則云潤澤蓋互卦為坎坎水也物入水
則潤澤故云濡如在三非不貞也二陰易以溺人故又戒以未貞

三家所以承貞而後吉者蓋陰柔之溺人最可畏也一為所溺陵斯及矣
永守其正則承順于始者亦承順于終不敢越分以見陵所以吉也

象曰承順于始者亦承順于終不敢越分以見陵所以吉也

初九貴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
者自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貴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
而動有貴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貴如濡如未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

四三與五三與上非應非相貴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貴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所貴者婚然而白失所貴矣然三雖欲間四四終不能舍初豈以三之隔而遂已哉其往求之心猶自馬翰如也初隔于三以迹而論三若強暴而為害于四然三剛正非為寇者亦地近易親欲與之為婚婚耳求在彼應不應在四自守以正豈為所溺而不與初遇哉

程傳白也未獲貴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貴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象引翰如言如飛翰之疾所以象其心之切也四象六四所以來三之求而不得與初遇者以所居之位與初遠而近于三疑若有可求之迹故來三之求也然可求者所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三雖匪寇婚媾四若以正自守而不與非正之求三亦終能以道制情不為陷害之計无他患也亦何不可與初遇乎

廣義當作居字說終无尤是夫子許四无他患而決其可貞以守也

五象六五之吉是眾方逐末之時獨能返本以為之倡則公不至于犯禮而得其分私不至于傷民而足其用誠為喜也

愚按五束帛多而各似不足為喜以有喜于之節及禮奢寧儉意

上爻賁至上九賁之極也物極則反乃反朴還淳之會故厭華靡之失實惟惴惴之是崇以質為賁而不務于文猶之物本有色而復于无色一白賁之象也占者如是文勝而能反于質善補過矣豈蹈滅質之咎乎

程傳白素也尚質素也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滅實耳象引本有上象居賁之極厭文之敝而欲反之質者上之素志也今質素是尚而白賁則其志遂矣此所以无咎也

象引得志依五爻有喜例是貼无咎意

剝總論世道之有陽不能无陰理勢然也特不謂其盛而无可復長耳故名之曰剝陰雖剝陽而陽終未嘗盡故一陽在上聖人象之以碩果幸其剝未盡而可復生也若三則欲其剝之五則令其以宮人寵其唯恐為君子之害何倦倦也然當剝時則剝足剝辨剝膚所不免矣第一則曰蔑貞再則曰蔑貞至四始直言凶危君子正所以抑小人也吁蔑貞之後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于剝廬則正道之終不可泯而小人徒自禍耳可戒哉

剝象此卦五陰盛長陽將消落故為剝文王以為君子之出處視世道之盛衰卦體陰盛陽衰時固當止卦德坤順艮止又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處此當養晦俟時欬其德而不試可也若有所往必冒小人之禍焉利馬雲隆否三陰三陽陰陽相等且不利君子貞剝五陰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陽无可盡之理一變而後利有攸往也象傳剝者剝落之義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五陰上進而欲變乎一陽是小人乘君子之孤必使盡去不欲一君子之獨存也陽于是剝落矣故名剝

故有求貞之戒

象曰求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多矣吝終吉爻在干反又音幾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質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

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多矣之象束帛溥物多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三三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隆山夫象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何也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美非浸潤以剝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

二節詞曰不利有攸往者正以陰乃小人之道卦體五陰盛長是小人道長之日也君子當順時而止之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不利有所往正以觀此象也然所以觀此象者良以時有消息盈虛君子尚之要皆天運之自然耳君子之所尚一本于天行是知剝之時正陽消而虛陰息而盈之會所以順時而止不利有所往也

雲峰凡卦畫皆象皆當觀也于剝言之為處變之君子言也象引消息盈虛正所謂時尚之所以順之消息盈虛之未定盈虛消息之已成象傳山附于地地裂則山崩剝之象也君子以地者山所附以奠民者上所恃以安地不厚不足為山之附下不厚其何以安乎上哉故上必厚利其下生之而不復厚之而不困節其力役而不敢盡使本固邦寧以安已所居之宅焉亦猶山之附于地而不搖不崩乎

語類惟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循正符厚下非上之人有以厚之也只是不剝其所有便是厚下初六剝陰居下剝之方始雖未逐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扼其道猶剝牀而及足也君子當知今雖剝足終必至蔑貞而凶可不戒哉

象引剝自下起剝牀以足之象今雖未是蔑貞然其勢必至于蔑貞也初象所謂剝牀以足者言小人滅君子之害方起于下也其端雖微其勢必盛君子豈可以為未切而忽之哉于此而早圖之凶可免矣

程傳程傳以為陰侵陽于下也即本義剝自下起意
二及二陰漸進而上矣是小人害正之謀漸肆而君子之禍漸迫猶剝牀而及幹也其去膚不遠勢必至蔑貞而凶君子所宜遠引而去矣

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

二象剝牀以辨雖進于足而猶未深者由其自初至二尚止三陰同惡相濟者尚未大盛所以肆害尚淺也

象引夫剝牀而至于辨亦云危矣而夫子曰猶未與也于危之中而有幸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

三爻當眾陰剝陽之時三獨與上為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能剝去其黨而以從正為心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能不亂于小人之群何咎

存疑剝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剝字不同象引按本義所謂去非能除去之也只是背而去之不從其所為而已

三象六三所謂剝之无咎者何哉蓋上下四陰交黨剝陽三獨不與同事是失乎上下也失小人則得君子矣故无咎

理齋爻言剝之未言其所以剝也故象曰失上下也

四爻六四陰長已盛小人之勢曰大禍之加于君子者已及其身小而既逐大而刑誅為剝牀而及膚之象君子之受害極矣占者得此凶何如哉

象言四人之身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程傳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滅貞直言凶也

四象剝牀以膚者言災禍已及其身至為切近也夫以足以辨猶可去也以膚則切近其災而身受慘禍去可得乎奈何不辨之于早也

伯正符災由于天小人害君子而曰災者見剝雖是天行君子則不可不謹之于始而辨之于微也

五爻陰剝陽之凶至四而極故更不言剝別設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曰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剝盡小人豈能獨利

五為眾陰之長四陰皆為所以者誠能統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于陽猶后妃以宮人而受寵于君也如是則君子得以行其志天下得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象進于陽變剛為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

天行也長丁

以卦體釋卦辭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音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言未大盛

六三剝之无咎

象勇剝陽而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

者如是則得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謂四陰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復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以蒙其福。小人亦得以陰受其賜矣。何不利之有。占者得此。亦當如是。寡言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羣陰順承。一陽為義。程傳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雲峰彖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為小人勉也。

五象害君子者。小人之尤。若率其類。以承事君子。如以宮人寵。終无黨邪。害正之罪矣。何尤之有。
施達泉不曰。无尤。而曰。終无尤。正字之詞。所以堅小人從正之志也。上文衆陽剝落已盡。唯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是衆賢淪落。一君子挺然獨存。是天所留。以開世道之泰。善類賴以復興。象猶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而能復生也。正如君子在上。下為衆小所載。豈非君子得與乎。天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云。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觀此占。聖人之情見矣。

象言君子謂一陽坤為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為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雲峰良為果。蘇林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終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

上象君子得輿者。上以一陽居衆陰之上。是有德之人。尊居民上。而天下其載之。所以為得輿也。小人剝廬者。小人若剝去君子。則自終失其此。而无所用也。然則小人亦何利而剝君子哉。

伯正符民者。衆詞也。衆陰所載。故曰。民所載。君子小人所庇以為安者。也。猶廬人之所用。以自庇者也。剝廬。則自失其覆。故曰。終不可用。

復總論。聖人憂陰之長也。于一陰之生。則曰。婚。喜陽之長也。于一陽之生。則曰。復。謂如去而復來也。故于其始。則曰。剛反。要其終。則曰。剛長。此則

天行之復也。人心之復。亦猶是耳。故及專以人事言。蓋唯聖人无過。其次莫善于補過。故復以初為主。自二至五。皆從初而復。此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色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聖人之重改過。而惡怙惡也。如是夫。復象。自剝而坤。陽已盡。窮于上。則必生于下。至此而一陽來復。故名復。文王幸陽之復也。以為正人之氣。既衰復振。非復向之屈抑矣。何亨如之。又卦德以順而動。為能以道維勢。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有道行之慶。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有疇離之祉矣。然其亨也。豈獨人力哉。吾以陰陽反復之道。計之于婚。至此為七爻。於時。經此為七日。當得來復。此乃天運之自然也。陽之既復。剛德方長。无非君子得志之日。道可大行。而利有所往矣。聖人為占者慶如此。

行可以其既往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蒙引出入无疾。以動而順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順而動也。无疾。无憂阻也。在已則言出入。在朋則言來者。已以一陽言。是見在者。故曰。出入。以衆陽言。是在後方來者。故止云來。兼言朋來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于一陽復也。存疑其字。當之字。七日。是自今計前。有七日。正義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象傳卦名為復。而辭曰。亨。復何以亨也。剛之反也。剛反。則君子既退。而復用。勢在君子矣。故曰。亨。

象言剛反釋復亨。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月盛。而亨矣。行可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蒙引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二節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卦德震動坤順。具有動而順行之義。君子方復之初。凡有動作。皆能順理而行。无驟激之氣。无躁妄之為。則无可乘之隙。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朋類之來。亦得蒙其覆庇。而无咎也。

象曰。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與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震下
三三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之復方福反
又作覆象同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躔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爻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其所占來復之期也。
象曰。復亨。剛反。
剛反則亨。

蒙引動而以順行。只做人說。却有朋來之義。正有命无咎。離社之意。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存疑。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此卦之出入无疾也。无疾无憂阻也。一陽之動。而以順上行也。无咎亦无憂阻也。眾陽亦以動而順上行也。皆无陰邪之傷也。

三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日。而一陽來復。乃天運消長之道。自然而然而非人之所能與。而君子適逢其會也。語類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蒙引天行自氣運言。故曰自姤卦五月一陰始生。卦畫之進退。則其象也。

四節。利有攸往。正吾道大行之會也。君子而往有所為。何不利哉。愚按。復之時。不過一陽來復。聖人逆計其後。而曰剛長。此聖人幸陽之來復。故于其將然而為之慶也。

五節。夫是復也。自世道言之。固已見陽之幸矣。自造化觀之。始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天地无心。生生不息。乃其心也。當十月純坤之時。窮冬閉塞。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緒可見。惟一陽初動。萬物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仁機。幾息而復接。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不于是可見乎。

語類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于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但于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于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

象傳。雷陽氣也。雷在地中。則靜極而動。陽氣復生。其象為復。夫陽者。天地之生氣。初復。則氣尚微。苟無以養之。則其氣不固。難以為發生之本。故先王立法。以陽至之日。閉道路之關。使下而商賈不行。上而不省方。非厲民也。非廢事也。皆安靜以養微陽也。夫天地自然之氣。似无侵于人。事之安養。然聖人扶陽不能自已之心。實可與天地相感通。此順天時。回造化

之道也。
程王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蒙引雷在地中。若不說得仔細。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

初爻初為復主。又在事初。是于理欲危微之介。辨之明。審之決。動念偶差。即能省察克治。復歸于善。失之不遠。而能復者也。此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于悔而卒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故其象占如此。

南湖不遠復。以心言。尤祇悔以事言。初象初九失之未遠。而能復于善者。則一身之間。動无非理。不至陷其自身。有過之地。乃所以修身也。

復正符初九之不遠復。此治心之道也。象何以謂之修身。蓋心者。身之主。未有心治而身猶下修者。故曰以修身言。修身之道。不外乎此也。

三爻六二柔順中正。資質本善之人也。近初之賢。而能下之。資其善。以日益。則心不困。而力不勞。復之休美者也。占者如是。人之善。皆已之善矣。故吉。

蒙引所謂休復。在人者。有以裕于己也。
二象。二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所以吉也。
南軒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一去初未遠。上天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

三爻。不善。復復。復善。復復。六三陰。不中正。是立心制行。不善之人。又處動極。有躁妄之病。是其所為。屢失于不善。而又能屢復于善。故為頤復。唯屢失。則不免蹈人欲之危。而屢然能屢復。則亦无愧善反之功。无咎。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卦德而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

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

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

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義。義。義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剪。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音其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下退嫁反

六三頤復。厲无咎。

極有躁妄之病。是其所為。屢失于不善。而又能屢復于善。故為頤復。唯屢失。則不免蹈人欲之危。而屢然能屢復。則亦无愧善反之功。无咎。

過故曰頌以警之開其頌復故曰无咎以勉之

三象謂之頌復其為復也弗固謂之曰頌其為幾也甚危若不免于咎者

而曰无咎蓋頌雖有厲而復則能補過矣故于義為无咎也

其能復也故程傳曰聖人開遷善之道不可以頌失而戒其復也

四爻四處群陰之中是與小人為類者也獨與初應是身雖處小人之黨

而心則向君子之善獨能以善自復也其志可謂善矣然初方甚微不足

以相援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復言其獨從道而必吉也

蒙引中行與他處中行不同在羣陰中行乃獨復而從陽亦以其柔而

得正故也南湖獨復本義云從善蓋能從人之善便是能復已之善也

四象四處群陰之中宜其不能復善也而獨能復之何邪蓋以初九不遠

復固有道君子也而能下從之取彼之善而為之于我此其所以獨復也

蒙引曰下仁曰從道此亦不遠下仁猶云親仁曰下者能為之下也此

以朋友之分言曰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係于其類也猶云從正也愚

按道以理言復者何復于其道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全體而不息者則

謂之仁名不同寔則一也故初可並言之曰下曰從則就各爻位言

五爻六五當復之時而有中順之德中則立心行已无偏跛之失順則靡

事接物唯理之是循故其復于善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敦厚于復者也

占者如是則天理純全人欲淨盡終身无自失之悔矣

蒙引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厚于復矣復得牢固也其復于善勉

勉循循而不已所謂慥慥篤實者无抵悔不至于悔也无悔全无悔也

五象五敦復而无悔者何也夫德莫大于中中德本具于我人惟失之而

不能復復而不能以自考未可謂之敦也五有中順之德是身心之間无

一之不中蓋无待于外而能以中自成也此之謂敦復此所以无悔也

行可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

其學力之以五其天質之美與

上爻上六陰柔無復善之勇又居復極兼縱欲之深是乃昏迷于利欲而

不知反蓋終迷而不悟者從欲惟危凶可知矣而所謂凶者天災人告

杳然垂至用以行師亦必撓敗而辱及國君至于十年亦不克征以雪其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

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象曰頌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

象當此之時陽氣其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言然理所當

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

年不克征告生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

猶及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

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

三三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

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

三三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元妄者以寔心體道而措諸實事。至于吉凶得失。聽其自然。无所容心者。元妄之謂也。此卦震乾合體。以卦變言。是寔心為主。而凡事皆本實心為之。非有所為而為之者。有動而不妄之義。故為元妄。元妄固有所貞之理。而震動乾健剛中而應。又皆正而可亨者。占者如是。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又必利于貞。凡本諸心而見諸行者。純乎天理而无私意之雜。斯可謂之元妄。而得亨。一有不正。則是妄而已。皆且不免。况求所往之利乎。語類元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貞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

象傳无妄之詞。不徒曰元亨。而又當利貞者。蓋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正者。亦未有正而不誠者。卦變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是天德之剛。復還其本體而足為一身之主。其所存者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奮發有為。而強毅有執。所為者正。而无妄也。卦體剛中而應。是一德相契。所與者正。而无妄也。凡此皆卦之善。而所謂貞也。故當得大亨。然必利于貞者。乃大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无不正。今大亨而必以正。所以順乎天之命。是以天祐之。而元亨也。其匪正有責。不利有攸往。蓋无妄者。正而已。既云无妄。而不以正。往則有妄矣。欲往何之哉。蓋正者。大之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如之何其能行也。此无妄之所以利于貞也。

蒙引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天命寔理自然。而巳。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元亨。意輕重在正字。象傳震下乾上。天下雷行。發有萬物。而萬物各得所生之理。以為性。是物物而與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使之盡其性。先王于是有見于物之生理。一天天之生物。一時十焉。善順乎天時。以養育乎萬物。盡其節愛養之宜。使物各遂其生焉。是則與以寔理者。天也。全其寔理者。聖人也。先王所以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也。

蒙引與者。大與之非雷也。程傳云。雷行于天下。驚蟄藏。振萌芽。發牛萌。物其所賦。予洪繼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茂盛也。天之生物。時焉而已。先王則善順乎天時。以育養大萬物。乃盡物之性也。初爻初九。以剛在內。是天德之剛。為主。而无邪妄之難克。全无妄之正者也。占者如是。則誠能動物。人无不孚。事无不立。何往不吉乎。程傳卦詞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往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初象君子至誠順理。雖无所期望于外。然无妄之往。自誠无不動。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吉何如哉。

誠齋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者也。馬往而不占。不得志哉。二爻凡理所不當為。而有所謀為于先。及有所冀望于後。皆妄也。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于吾分所當為者。盡力為之。絕無私意期望之心。象前農之不緣耕以求獲。不緣苗以求食。首无所為于前。而預計其功。无所冀于後。而遂圖其效。自始至終。无一計較之私也。然不謀其利。而自无不計其功。而自有其功。占者如此。又何往之不利乎。

蒙引六二。非全无作為也。只是不計利耳。即其所居之位。而行所當行。不于分外有所營心也。則字最緊。以察義。謂人能如六二之順理。而尤親視。然後利有利往。此說有理。見是未定之詞。行疑田必耕。然後獲。必苗然後畚。其耕也。止以望獲。其苗也。正以望食。豈有不耕獲不畚。畚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其自始至終。无營求計較之心耳。雲峰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獲。三歲之田。始于苗。終于食。象二之无妄。如不耕獲者。益其日用之間。務職分之當為。彼非不為也。但知為所當為。不計其利而為之也。程傳不耕而獲。不畚而畚。因其事之當然。非必以獲畚之富而為也。

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責而不利有所往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責。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有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

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初九无妄往吉。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利有攸往。苗側其反。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畲。象真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富非富天下之富。非計其利而為之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辨志堂新編易經集解 上經 六十五

三爻六三本亦无妄但處不得正則所居非其地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而有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者猶或人繫于道行人牽之以去邑人反遭誹捕之擾无妄之災其家如此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巳

蒙引此只以時位言不以行為言以行為言則不得為无故而有災矣三象或者係其牛于此而為行道者之得之也行者固不可知矣而欲責得于邑人宜其有无辜而受禍者此无妄之災也

蒙引言牛既為行人所得而誹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四爻四剛陽而居乾體則德性堅定下无應與則復无係累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占者可堅矢其剛貞而勿動自无咎也妄動則有咎矣程傳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

愚按蒙引云既云可貞則不足以有為明矣欲主不可以有為說看來不可以有為是于可貞外添出不若從程傳之說為長

四象四可貞而无咎者无妄之理本為吾心所固有者惟不能守便不為我有四能貞固守之則无妄之理終為我有而不失矣其无咎宜也伯正符本義有猶守也本之程傳愚意守字即在固字內則有字不煩改

五爻九五乾剛中正而六二又以中正應之君臣一德內治修矣无妄之至也寧有疾乎設或中外之變起于不虞是无妄之疾也但當聽其自然靜以俟之則邪不勝正久當自定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語類或問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无妄一卦固是无妄然亦有非意之事故聖人因以示戒女象人之有妄理必改圖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无妄之藥也則友為妄而生疾矣其可用乎故曰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蒙引在人中則如我所處本自當理无可慮者乃為人所疑阻自惑而遷之則為失是取非反足以招尤而致虞矣上爻上九非有妄者但處卦之極固執其信而不通事變不達時宜以此而行心雖无邪而行拂人情動必有咎其何以行之故有告而无攸利也蒙引既是无妄雖云窮極亦何不可行之有曰極而不知變也此正所謂尾生老而不行也

上象上九既已无妄是其行為无妄之行也无妄之行而有災始執一而不知變蓋其處時之窮極而有災也非謂无妄而有災也伯正符書曰告災肆赦災即告也皆謂過誤也非災自外來告由巳作之誥故爻詞云告而傳則云災初无異指

大畜總論易之大分陽大陰小艮雖陽卦然所畜首乾則為大畜所畜者大則人之日新其德者此義也小人而畜乎君子者亦此義也故內卦以受畜為義則以乾為君子外卦以畜止為義則又以乾為小人易不可為典要也然君子見畜於小人也不可不防其禍故初則利已二則說轉三惟畜極而通故可以遂良馬之逐君子止畜乎小人也不可不得其道四則禁之以豫五則制之以機上亦畜極而通故有以成何天之衢大畜象大陽也以艮畜乾乾畜於艮畜止之大也內乾外艮剛健篤實羸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文王以卦為大畜占者當知人之所畜不可不大又不可以不正必所畜者皆為正中非巽端曲學之私乃為利也畜之大者既正則當出為世用况卦體有尚賢之君是有可為之機故食祿于朝而不家食則道可行而吉矣然其出而用世者又非尋常苟且之為也卦體六五應乾則行合乎天何事不濟即涉川而濟天下之險難亦无不利也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屠者反遭誹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告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其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畜勅六反

大陽也以艮畜乾乾畜之大者也又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可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盡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爻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爻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

大畜

折衷卦名以止畜德也。言說其詞俱從蘊畜言。利貞云云。重看。不家食而吉。涉川而利者。以所畜之貞也。

象傳卦名大畜者。卦德內乾則存乎中者。德性剛健而不屈于物。欲外艮則見于外者。踐履篤實而不涉于虛妄。自然光輝宣著而不入于暗昧。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

伯正符輝光王註云。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程傳云。乾體剛健。艮體篤實。則所畜能大克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唯本義則止屬艮。今存疑云。輝光宣著而不入于暗昧。從卦傳也。

二節詞曰。利貞者。卦變九白五而上。是賢者進居大臣之位也。卦體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屈已下賢也。卦德以艮畜乾。是化強暴之人。使不為惡也。二者皆非大正。不能一有不正。進不以道矣。恭敬而無實矣。則不能一日安其位。行其道。且化導無本。又何以服剛暴之心哉。此所以利貞也。

惠按。與幼清五。柔尊尚一剛于已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正也。而非二陰之小者為之。不以止健之功。歸之于陰。小蓋聖人之微意。此不分卦變體德與本義異存之以備參。

三節不家食吉者。蓋畜而以正已為可用之賢。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方重祿以養天下之賢。則吾道有大行之機。此所以不家食吉也。

見說不家食吉以下。逐句分解其實。承利貞來。不家食固由于尚賢。然使畜之未大。或大而未正。則在我不得為賢。而欲君之養之。不可得也。

四節利涉大川者。畜而以正已具應用之本。而六五下應乎乾。有應天之義焉。蓋天者時而已矣。設施措置皆當平時。宜而行與人。即乘危越險亦无不濟。而况其他乎。

象傳天體至大而在山之中。是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以凡古聖賢之嘉音志行。下孟反。

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不家食。言養賢也。

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而言。

音志行

下孟反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字反

天在山中。不必實言是事。但以其象言耳。

初九有厲。利已。

已夷止反

乾之三陽。為其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輟。說吐活反。輟音服又音福。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

德故三不見制于上。逐上而進。如良馬相逐而進之速也。雖其進之勢速。

三爻三與上應。宜乎相畜。然三健極而不可畜。上畜極而不復畜。又皆同。

德故三不見制于上。逐上而進。如良馬相逐而進之速也。雖其進之勢速。

可謂知時者矣。

二象二輿說輟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故能自止而无妄進之尤也。

程傳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輟。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

然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占者利于艱難其心而不輕進貞固其行而不苟進焉且必謀其所以用行之具圖其所以自防之資而日閑習其與備復如此則慮出萬全何彼往之不利乎

語類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二與上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
雲峰三艱貞閑習懼其可進而銳于進也程傳艱者用行之物備者所以自防平菴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人及戟矛軫皆備名蒙引良馬指三利艱貞日閑輿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

象初二皆不利往而三獨利往者三上皆陽其類同其志自不相約而合惟其與上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往也

蒙引此利往與爻詞意不同是三之能與上合志謂不相畜而俱進也四爻夫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后禁之則并格而不勝雖聖人治之亦不免于刑戮之煩矣四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剛在下其勢尚微當其微而止之則易制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楛使抵觸之性不發占者能止惡于未發之前則上不勞于禁制下不傷于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蘇傳童牛无所用楛然且不廢者自其童而楛之迨其壯雖不楛可也呂與叔平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四象惡已盛而止之則勞于禁制傷于刑戮雖能畜而未為可喜也六四止惡于未形則已无所勞人无所傷誠可喜也所以為元吉也

蒙引四元吉優于五之吉然四之喜不得為五之慶何與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性其利溥矣故曰有慶慶字廣喜字狹喜只從四一身說五爻天下之惡已熾徒以力制雖嚴法峻刑不能止也唯操得其要然後有功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有可制之勢知禁民為惡在乎制本清源于是修其政教使之業農桑知禮義

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豕之牙不制其牙而續其勢也占者如是雖不能禁于未發之初猶能制于已發之後不勞而治不為吉乎
雁齋壯豕曰殺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牙雖存不能為害也五象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戢之則其傷甚而无功六五之吉以能知其本制之有道則已不勞而俗革矣天下之福慶也

蒙引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元吉論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有慶然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上爻事極而反理之常也乾之三陽為長所畜畜極則通而不復止畜而之久彼推抑者今則陽得上達无復有蔽阻矣猶天衢之曠濶豁達无礙也占者得此何亨如之曰何天之衢訝之也實喜之也

厚齋五天位也上位于天之上乾三陽上達于此之路故曰天衢雙艮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蒙引四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也上九獨取畜極而通意四五以應爻生義上只就為畜之終上生意也上象何天之衢者陽為陰所畜則道不得大行今既豁達无礙則陽之道不特可行而且大行矣所以亨也

取希道下體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者至于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

亦皆養也而吉凶別焉正不正之異也故六爻中動而從人求養者皆也然此就兩體言耳至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于陽而養健在上若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于上曰由頤此頤之義也頤象卦體外實內虛卦德上止下動皆頤象也有頤之象則有養之義故

頤象卦體外實內虛卦德上止下動皆頤象也有頤之象則有養之義故

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象引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羸豕之牯元吉牯古毒反

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橫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積符云反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

何天之衢言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頤象卦體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

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

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者占

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

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頤象卦體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者占

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

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頤象卦體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者占

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

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名願文王以養道唯正斯吉而所以考其正不正者亦于已觀之而已必
觀其所自養者皆聖賢大學之道而不為異端之術必自求口實者皆性
命當然之則而不為飲食之人是皆不可不正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蒙引自求謂自求也口實口中食物也養身不止飲食口實特舉養身
之一端以該其餘非謂養身止于口實也故小註以爵祿起居併言之
願象詞曰貞吉者願者養也言養得其正則養得其養而吉也曰觀願者
言觀其所以養德者皆合于聖賢之道而不惑于異端則養德得其正而
吉自求口實者言觀其所以養身者皆出于道義之正而不急于口體則
養身得其正而吉此皆所謂養正則吉也

語類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希道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
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于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
養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二節然願之道天地聖人有不能外者萬物待養于天雷動風散而潤日
暉天地以之養萬物也萬民待養于聖人然聖人不能自為養也聖天下
之賢者忠信重祿以養之自能舉萬民而納諸並生之域焉夫天地之于
物聖人之于民皆不外于養如此願之時不大矣哉

蒙引養賢宜為民計也重在民无正字意
象傳山下有雷萬物震動發生願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莫大于養德
養身而養德養身又莫切于言語飲食于是慎言以養其德節飲食以
養其身焉慎之則必當而无失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此為善體願也
正義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願養而慎節也福傳人所共知而難能
者慎言謹節飲食也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也
初爻初九陽剛在下道德足以自樂而尤慕乎外如靈龜以氣自養足以
不食也願上應六四見可欲而動遂棄其生平之所守而從之猶舍爾之

象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

釋卦辭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願之時大矣哉
極言養道而贊之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謹節飲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音捨朵多果反

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
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
如此

靈龜觀我而朵頤也占者如是迷欲喪節何所不至是以凶也

蒙引在人事是无求于外而自足非全是不食也乃賢人甘窮約之象
初象陽德本貴乃舍而觀人則自失其貴人皆賤之亦不足貴也惜哉
平卷亦不足貴者示其本貴也

二爻二陰柔不能自養必待養于陽剛者也然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
後求求斯可得二則不然若求養于初則上反求下顛倒而違于常理若
求養于上則非其正應必不吾與往而得凶占者亦惟自守而已

衷自拂經決之以理所不可征凶斷之以理必不得
二象二之求初不得十初矣往求于上亦復得凶者蓋初上皆非正應情
不相得分不相接求非其類誰其與之故一无所利而得凶也

初正符天類本義兼初上說思意象止言征凶此舉其重者言耳以當
就上說且六二二字不可忽過言六二陰柔正賴養于上者何為而征
凶蓋往求于上非其應而失類也有不凶乎夫子言此正見不能自
養者固不可有求于俯俗尤不可失身于權勢也

三爻六三陰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和僻而躁動者是其所願者徇利
而忘義縱欲以滅理拂乎養正之道矣雖養亦有生口用之常非不正也
然縱肆之極能无凶乎雖至十年之久終不可用而无所利也占者戒之

雲峰拂頤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不止于拂經而已
三象三之十年勿用者人之所養有道三至拂頤則于道不惟悖而且大
悖矣是以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十數之終終不可用明其凶之甚也

中溪惺惺拂義蒙引道大悖蓋窮斯濫者也

四爻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才不足以為養者乃以柔正之
德應剛正之初賴其養以施于下夫居上而求養于下不免顛倒然知已
辨止宜新輯易經集解上經 六九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
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
其象占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都含反

不勝任而求在下之賢以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吉。若賢才抱德自重，下之專求之繼，未有樂為吾用者。又當信任不二，始終不替，有如虎之下視，自耽耽而專一不他，其求食之欲復逐逐而相繼不已，則賢者樂為我用，可以致養于不窮。而吾得所藉以稱其職矣。无咎占者宜知所勉也。
蒙引居貞二句謂須任人而不可以自用也。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
四象六四顛頤，若无所謂吉也。然賴其養以施下，則彼之施即吾之施，而德施因以光顯矣。此其所以吉也。然則上之養人者，豈必恩自己出乎？
程傳得陽剛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也。

五爻君以養民為經，五陰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拂乎常理矣。然用賢養民，君道之常所謂貞也。占者能居守此正，則養賢以及萬民而吉。若不用人而欲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然如之何其可也。
蒙引居貞二句謂須任人而不可以自用也。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
五象五有居貞之吉者，蓋知上九之賢，足任養人之責，而五信順以從之。施所養於天下，此其所以為貞也，所以得吉也。
折衷順字重看，又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故象曰順以從上也。

上爻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當是任，任大責重，豈可易以處之？必常懷危厲，斯處置得宜，天下得其所養而吉。且陽剛在上，則有可濟之才之勢，故不但小補為功，宜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而利涉大川。
蒙引由顛但就他事任上說，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

之才而在上位故也。兩爻俱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不然與涉川何預？上象天下大矣，皆由上九以養，又能危厲以處，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而无一人之不被其澤矣。其為慶也，孰大於是？此所以吉也。
存疑天下之人之福，上九之慶也。

大過總論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者也。故當大過之時者，惟過而不過者吉。一於過則凶矣。此濟過之道，其唯剛柔相濟乎？二无不利，以剛柔相比而相濟也。五則无譽，以剛柔相比而不相濟也。剛固足以任重，而剛過亦足以敗事。此三所以凶乎？不過乎剛，固足以任重，而或過乎柔，亦足以債事。此四所以有它吝乎？以六居初，過矣，能慎則无咎。處過之始，當如是也。以陰居上，過矣，於義則无咎。致身之道，當如是也。明乎此，則過而不過矣。

大過象巽兌合體，四陽過盛，具有大過乎常之義，故名大過。文王謂時當大過，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卦體上下二陰，柔弱之才，不足以當重任。有棟撓之象，然天下不患无可為之事，唯患吾无善濟之才。卦體二五剛中，卦德內巽外兌，是過而不過，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蒙引天過棟撓以成卦之象言之，利有攸往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

象傳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是事之大者，過乎常也。故為大過。程傳大過者，常事之大者，非有過於理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也。二節詞曰棟撓者，君子身任天下之重，猶之棟然，惟有陽剛之才，乃能勝之。此卦上下二陰，本末皆弱，付托非人，不足以勝任，安得不敗乎？
南湖畫卦始於下，終於上，故初為本，上為末。
三節夫當大過而棟撓，宜不可有所往而亨矣。然卦體剛過而中是強毅，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施始 鼓反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中為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撓乃 教反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兌，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象曰大過天者過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撓本末弱也。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說音

大過

過人而又能處不失中。不至於太剛則折也。卦德巽而說行。是善入於人情物理。而又有和悅之氣。不至乖戾於物也。卦有大過人之才。如此必能濟其過。而不終於過矣。故利有所往。而乃得亨耳。

蠡測謂利往即亨也。乃者難之之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亨耳。四節夫惟有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之才。然後利往而得亨。可見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大過之事。大過之時。不其大矣哉。

存疑只是非常材所能濟。故見其時之大。無別意義。象傳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沒於木。則過甚矣。大過之象也。君子於此。有以立大過人之行焉。彼獨立而世不肯同人。多懼焉。懼為所惑也。君子當為則為。雖天下非之。而不顧。不以遺世而有懼也。遯世而人莫我知。人多悶焉。悶泯沒而不章也。君子以道自命。即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不以無聞而有悶也。此唯有定見定力者能之。斯為大過人之行乎。

于孔安獨立不懼。不求同俗。而求同理。遯世無悶。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初爻當大過之時。必有所過。初六陰柔固能慎者。居巽之下。尤能過慎。凡所以圖安而防傾者。罔不至焉。如物之錯諸地。亦已安矣。而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夫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占者如是。何咎之有。

語類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初象任剛者多用。罔好高者多踈略。初六所以藉用白茅者。由其以陰柔居巽下。陰柔固能慎。居巽下尤能慎。此所以慎之至。而藉用白茅也。

隆山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二爻當大過之時。而任大過之責。陰柔才弱者。固不足為。恃剛而過者。亦不能有濟。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是剛德稍過。而得柔以濟。故于事猶利也。取象於物。為枯楊生梯。而復其發生之性。所象於人。為老夫得女。妻而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占者如是。无不利矣。

利矣。 泰義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二象曰老夫女妻者。九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剛未至於其極。而有柔以濟之。剛而不過。可以有為矣。何不利之有乎。

存疑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與。故无不利。三爻三居下卦之上。有事權之重。棟之象也。然以剛居剛。以過剛之木任事。機之重。適足以敗事。而不勝其重。如棟之橈于下焉。占者如是。凶可知矣。

折衷此棟橈與象不同。彼取本木之弱。陰之不及也。此取爻位之剛。陽之太過也。太柔則廢。太剛則折。均不足以勝重任也。

三象三有棟橈之凶者。蓋剛柔相濟。乃能受善。而人可輔之。三既過剛。則過於自用。人不可以善輔之。此所以剛之益過。而致棟之橈也。

折衷爻詞。只就過剛上取象。象則又補出不能受人之善意。可爻四與三同居全體之中。亦棟之象也。以陽居陰。用柔濟剛。過而不過。是能當天下之重任。天下之事。如棟之隆起者。然占者如是。上不自負。君下不失望。吉大過之時。非過剛所能濟。以剛處柔。已得安矣。若更取初柔以濟之。是有它也。則過於柔。而廢事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南湖三之所以得初而利者。以其自己略過乎剛。更得陰柔者而與之。方是恰好。若四已是好了。再有陰柔者為之助。反成不好。故有它吝。

四象三與四同一棟也。三則凶。四則隆。而吉者。蓋太剛則折。斯不足以任重。而橈于下矣。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所以能勝重任。不至橈敗而吉也。

伯正符下。即謂初四以柔濟剛。不求下之柔。而至於橈。然則剛不過。而求濟於下。未有不反為所橈矣。傳不釋有它吝。而有他吝之意。已具。

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無悶。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在夜反。 賞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梯杜。 分反。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梯根也。榮於下者也。

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何反。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

五爻大凡濟者剛本足以任事九五陽過之極則傷於自用既不可以
有輔柔本足以濟剛又比過極之陰則失於委靡又不能以輔之其不能
濟事可知象之於物猶枯陽生華旋復枯也象之於人猶老婦而得士夫
无復生道也當大過之時與其柔靡而後敗孰若果敢而有為者如此
固无咎矣然剛有餘而柔不足終不能相濟而救時之過又何也
愚按此爻大意謂陽過之極固是柔正者以助之猶可為也又
比過極之陰安能有為乎故不徒曰无咎而先曰无咎意可見矣
五象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
物之功亦為可醜也

徐古為三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故其過以剛
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
其陰陽相比祇以為醜

上爻上處過極之地是過非常之變矣而質本陰柔不足以濟彼則不以
其不能濟而止也不避艱險竭盡心力以拯之至於殺身而有不顧象猶
勇於涉水而至源頭然占者如是於事雖凶然成仁取義於理无咎
伯正符中云過涉於水本欲有濟王註云志在救時數語得无咎義
上象君子幸而成天下之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天下之事當諒其心上
六過涉之凶事雖不濟也而心則已盡矣孰可以咎之
蓋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
則不可咎也

坎總論天下不患无可出之險特患无出險之道道者何有乎心亨是
也故二五剛中身雖困而心則亨一則可以求小得一則可以祇既平
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祇既平而二僅可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
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則入于坎窞上則貞于叢棘也若中二陰三則

失位乘陽而无功失濟險之道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得剛柔之際也
然則處險者可无道以濟之哉

坎象陽陷陰中其卦為坎重之又得坎焉則陷之深而險之重也故為習
坎文王以為人之處險以信為道卦體二五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故處
險者能安于義命而誠心以處之不萌僥倖苟免之私是有孚也中有定
主身雖在險而心不為險所困何亨如之是以而往則靜觀時變而經理
得安不唯不陷于險可以出險而有功矣故其占又為往有尚

象引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始終於義命而尤僥倖苟免之心也中
實似以為有孚之象而兼心亨之象者人惟中无定主則心便虛了虛
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心亨之象
象傳此示人以處險之善道心亨則有孚來行有尚頂有孚心亨來
象傳卦名習坎者坎險也上下皆坎險中又重有險習坎之義也
王註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

二節曰有孚者坎象為水水之流也足乎此通乎彼盈科後進未有汎濫
而溢出者夫水之流即行險也流而不盈其信也水之行險斷乎不盈萬
古常然何常有時而失其信哉彼人之處險中有主而不妄動何以異是
雲峰水字當讀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釋有孚之義象引
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然則以水
流不盈可矣必曰行險不失其信者不知是以章坎水有有孚之象

三節當險之時人未有不減于心者曰維心亨者卦體二五以剛在中是
其所以處險者一誠心以處而无僥倖之念是以得義不能搖禍福不能
奪而心亨也既剛中而心亨則所以處險者必有其道而所以濟險者必
有其功自有以出乎險而往有功矣故詞又曰往有尚而功可嘉尚也

象引要有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在其中
辭七上章折得易經集解上經 七十一

九五枯陽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如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象曰枯陽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

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

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

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釋其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以其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請用大矣哉

極言之謂其大也

象曰水洊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行下孟反

四節夫是險也試極其用而言之天行險也高而不可升是也地有險也山川丘陵是也人有險也王公設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夫險之道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王公如此則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行可聖人于往有功以上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明用險之方

象傳水者坎之象水之洊至相續不已習坎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已之功莫大于德行然德行而不常則無以守之也故曰征月過務使已與

理而相安治人之方莫先于教事然教事而不習則無以喻之于人故朝

厲夕飭務使民與善而俱化是皆重習之意亦如水之洊至而不已也

而正符德行得于心而見于行事者也常之則功不輟而德日起而有

功效必有事故曰教事習之則誨不倦而教不苦于扞格

初爻居坎之下禍患沓至險而又險不為時之習坎乎且陰柔才不足以

濟惟益陷于險而已又為入于坎窞之象占者如是終無可出凶

象引習坎入于坎窞只是一義非習坎是習坎入于坎窞又是入于坎

窞也以三言入于坎窞而不言習坎可見象言坑坎中穴窞入曰窞

初象有乎心亨處險之道惟惕剛者能之初六陰柔失是道矣足以凶也

折衷初之所以益滋其險者同時之不利亦才之不足也

二爻二處重險之中是身當國步多艱之日時未能出是其在坎尚有險

也然剛而得中剛則才足自振中則動不失空正所謂有乎心亨者占者

得此雖未能有為而亦可以求小得而不至于困厄之甚也

象引坎字輕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愚按心亨而

不為險所困便是其得處謂之小者只是險中所得而已

三象九二有剛中之德安无求而不得矣乃止于求小得者以其未出乎

坎之中時值艱難故僅可以求小得也若出險中則大有得矣

象測求小得未出中皆是取二之不但其時未易耳

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皆徒坎陵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

占可以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 甚反

以陰柔不中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

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木窞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簋音軌缶 俯九反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甬缶為一句今從之貳

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以周旋

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

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

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

三象處險者以出險為功來往皆險將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

存疑言終不能出險也

四爻四近五有君臣之分當險之時不无艱阻而有不得相遇之患然在

險中剛柔相際則其遇合也轉易故四之事君不必甚拘于儀文之節但

積此心之忠惻以為感格之基如祭者但用樽酒簋食而益之以缶至于

進言納諫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委曲以善道之又如人之納約

不自戶而自牖者占者如是始雖艱阻終必諒吾之誠而得遇矣何咎

程傳以四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象引缶

謂貳以缶樽正簋而不拘于酒般也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

樽酒簋非至是而始有誠心非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也語類非是不

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合不自牖者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四象事君盡禮臣之常也四之于五如樽酒簋者何哉蓋以六四之柔與

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此所以但用薄禮而無事多儀也

折衷此須本在險之時說重剛來際柔一邊際者言其心之相須也

五爻九五猶在坎中是世亂方殷如水在坎中尚未盈而出也然陽剛中

正則有能為之才居于尊位則有可為之勢而時亦將出則有可濟之機

故時雖未即底于治平而已將撥亂為治猶坎不盈而祇既平之象占者

有其德而當其時可以出險而計安天下之責盡矣何咎之有

語類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象引盈則平矣平則出矣但以未出

詳占

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字

五象濟險者必使險既平而德乃大坎不盈者猶在坎中未能自出雖有剛中之德猶未得為大也故祇既平而未即平蓋非德之病亦時之艱耳

象引中者德也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也為坎所屯未得為大上爻居險之極是國步多艱而變故又為之繼作危急之秋也象猶繫用徽纆而實于叢棘者然使以陽剛者處之險猶可得而出也上六陰柔不能易危為安雖至于三歲之久且不可脫占者得此凶何如也

陸德明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折衷係用二句是居險極之象以時言三歲不得正是陰柔之才不能濟也非必是三歲但言其久而不得脫耳

上象坎至于上宏可出矣至于凶三歲者蓋出險以陽剛為道上六陰柔失處險之道故凶至于三歲而終莫之出也

愚按象出上六二字上則有可出之理六則失處險之道故凶三歲也

離總論離之道惟柔麗乎中正為善二與五皆得此道者然麗乎中而得其正者二也故係以黃離麗乎中而不得其正者五也故係以涕嗟此五之吉不如二之元吉也初剛而躁則教之敬以辟咎三剛而畏則傷其嗟而不久四剛而突則罪其棄而無容惟上剛明及遠方與其嘉而正邦乃知柔者處世之道而中正者用柔之矩也語曰柔嘉維則得離之旨矣離象離者麗也陰麗于陽為離上下皆離故離之名不易焉文王以凡附麗為事者每易失于不正占得此者必審擇所處而所麗得正則有所賴藉而得亨不然窒礙者多矣安能亨乎然所麗既正又當養習以成其順德而驕亢之氣不形于動靜如畜牝牛然斯順之至而行无不得矣吉

程傳萬物莫不皆有所麗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稱傳物之相麗者不正則

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利貞亨

象傳卦名離者附麗之義也推之造化人物莫不各有所麗仰而在上有日月焉則成象乎天而麗于天俯而在下有百穀草木焉則成形于地而麗乎土至若君臣各有其位无不正也皆以明德而麗乎正位則以一身之正正天下之不正而化民成俗矣人物各有所麗如此離之所由名也

蒙引百穀百卉中之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實皆是也重明泛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方指二五言

二節詞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卦體二五之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君臣咸有巽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也惟其中正故利貞而後亨惟柔中正而亨是以當畜牝牛養其柔順中正之德而後吉也

象引中正有內外意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麗乎中正是指柔故畜牝牛吉就緣此解

象傳離象為日上下皆離是一明兩作離之象也大人體之以日之明不繼何以昭萬物君德之明不繼何以昭四方于焉自昭明德日新又新以繼續其光明而照臨四方繼明如此何異日之无所不照哉

希道重明上下明也繼明前後明也象言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象引繼明以德言只是緝配意

初爻以剛居下剛則欲進居下則急于進處明體則自恃其聰明以進皆不顧時勢何如有行履必錯之象各能免乎此无他急于進而失于敬故耳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則履不至于錯而各可无矣占者宜如是也

其象占如此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

乃化成天下

釋卦名義

柔麗乎中正故亨身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釋卦辭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于錯然矣故曰以辟咎也

二爻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是內則不偏不倚外則無過不及凡其所處皆合義理之當然莫非中德之著為黃離之象中則皆正矣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无所處而不當占者如是夫善而吉也

蒙引六二即柔麗乎中正者然黃中色也爻兼中正獨言黃離蓋所麗得中就是正也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中重于正而可以該正故只曰黃離而傳亦只曰得中道泛就人事言

二象二黃離而得元吉者蓋以柔麗乎中得乎中道存心既善處事自然合安所以象為黃離而得元吉也

程傳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正在其中矣

三爻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為日昃之離乃盛極將衰之象也夫盛衰相仍理勢之常達者順理為樂任其自然可也若或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惟大耋是嗟亦何益哉適自速其斃耳能無凶乎占者戒之

程傳在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蒙引正韻八十曰耋耋至也

三象日昃之離者言盛極將衰之候不能常保其盛也徒憂何為乎

程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四爻後明將繼是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日正室以順而動徐以定之可也九四以剛迫之當任事之初更張急遽不以其漸突如其來如者則激而生變職為厲階災必逮身矣其請以火自焚者乎焚斯死死斯棄矣

語類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

四象九四突如其來如則激變以生禍不戢而自焚矣何所容其身乎

蒙引言无可久之理

五爻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立心未嘗不善然所居不正處事未能合安况

迫于二陽左右皆剛暴之人權將不免下移矣時當憂懼者也占者若能知其可懼常存憂懼之心出涕沱若戚嗟若焉則有以保其位而吉矣

南朝出涕戚嗟非真哭泣嗟嘆只是其言其憂懼耳所更沱者憂懼之形嗟者憂懼之聲南朝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詞安五之詞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五象以六居五中而不正而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者蓋能憂懼則危者使平有以麗乎王公之位而得安所以吉也

蒙引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此一何益麗王公也是出涕戚嗟以後事即所謂吉也南朝五本是王公而云若此即危者安其位之意正義五為王位連言公者便文以會韻耳

上九以陽居卦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用之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然渠魁不鐵非嘉也有從是治亦非嘉也惟折其首惡之人所執獲者非其誑誤之醜類占者如是則威振而刑不濫矣何咎

蒙引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為尚也

六二黃離无吉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恐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二五離

